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醉梦封印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一帘恶梦第十回

兰京

努尔哈赤的兴兵伐明七大恨已成历史云烟，兰京的鸳鸯蝴蝶七大梦也将在《醉梦封印》做个终结。为何要选“七”作为此一系列的集数呢？“七”在兰京的信仰中有特别的意义。上帝创造天地后在第七日安息，耶稣教导门徒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在死前说了七句话。布莱德彼特甚至主演过一部阐明圣经上人类七大罪的电影（中译：火线追缉令）。

不独宗教上处处充满“七”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遍布着这个数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有七色，战国有七雄，就连白雪公主身旁也有七个小矮人。中国神话中有七仙女，民间流传着七世夫妻的故事，救人一命更是胜造七级浮屠，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籍阿拉伯传奇英雄劳伦斯，亦以“智能七柱诗”作为回忆录之名。

咱们不说别人，就光以自家祖宗来论。

战国策记载：尧有九佐，舜有七友。汉书记有：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史记里的申包胥为了求救兵，在秦国大殿前哭了七天七夜，终于获得秦王支持。诸葛亮对孟获有着著名的七纵七擒，曹植除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外，另做有七哀诗。白居易也在长恨歌中谱出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深情哀切。一提到有情人，就不免想到七夕相会的牛郎织女。就算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每天也离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谈到做学问嘛，古早的国子监就管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这七学，若要培养一点艺术气息，还得懂得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这七音。

人除了有七窍，更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兰京最是不屑古代男子休妻的“七出”，就凭区区七种烂理由也敢把老婆给休了。女人的青春多宝贵呀，本草记载：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尚未人老色衰前，还得担心老公会不会犯七年之痒。

话说东晋有竹林七贤，春秋后汉大宋也有各朝的七贤。不只贤者好“七”，恶贼也爱“七”，光看明末流寇张献忠作的“七杀碑”就教人胆战心惊。汉朝枚乘作“七发”，后来的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崔瑗“七苏”、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都跟着仿效此类文体，合称七林。

台北有座七星山，台南有个七股乡，澎湖有个七美屿。近代史上有七七事变，外国史上有七月革命，而后立了七月王朝。平剧戏班里有七行七科，人生历练里则说人生七十才开始。

被许多电影、文学、绘画、神秘学等作为创意来源的，则是公诸于全世界已久的末日预言：启示录。对好奇的人而言，它的神秘就在于它的不可解。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拚命在猜测这项预言中的七灯七星、有着七个封印的书卷、七角七眼的羔羊、吹七号角的七位天使、七头上戴七冠冕的红龙、七灾七山七金碗等到底象征着什么，它隐喻着人类什么样的末日景象。

横跨两千年的秘密，穷极所有人类的智能，仍旧不可解，只能眼睁睁

的看它一一实现。

至于兰京为何要以这个数字作为此一系列的集数，(如梦令)的最后一梦究竟是封印住了什么，或是从此开启了什么，与前人的大智能相较，简直渺小得微不足道。

第一章

“两位姑娘大清早的上门找左北斗，有何贵干？”北斗神情冷淡地双手环胸，不爽的睥睨着门口的访客。

“大大大……大胆！”一名看似侍女的姑娘，红透着双颊英勇护主。“你你……竟敢在颐琳格格面前袒胸露背，该当何罪！”小侍女的慌乱与颐琳格格的冷艳平静，形成强烈对比。

“不好意思，我向来有早上打赤膊练功的习惯，只能怪两位来得不是时候。”这格格的脸色仿佛冰雕的，不知他若当场来个全裸画面，她脸上会不会有点姑娘家该有的羞怯。

“谁来找老六啊？”左家简陋的后院传来好奇的询问。

“啊，端王府的格格！”“什么？”一群练武练得浑身是汗的左家兄弟光裸着上身，急急冲出来看美女。

“就是她，上回当场打退老六提亲之礼的格格就是她！”十来个左家男人火速集合在门口，瞻仰这位冷艳格格的尊容，双眼闪烁着敬佩的璀璨光芒。面对一群肌肉累累的男人，小侍女吓得差点口吐白沫。

向来嘻皮笑脸的北斗始终充满敌意的瞪视访客。面对他半年前上门提亲、却悍然赶他出府的女人，他实在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我要你的镖局替我保一样货，左北斗。”绝艳的姿容没有半点表情，连嗓音也是冷的。

“你这是在求我，还是在命令我？”这女人，连拜托别人帮忙的架子都摆得忒大。

“别忘了，你的北斗镖局是我端王府在背后撑起来的。”“放屁！北斗镖局靠的是实力和信誉。”关她端王府什么鸟事！

两人之间霎时爆出冷冽火花，相互对峙。

颐琳的冷睇中渐露讪笑，笑得极其轻蔑。“不愧是贫寒家族，下流话说得还真顺口。”所以说，人一旦贫，就免不了贱。

“我不但可以说下流话，还很精于干下流事。你要不要试试？”北斗额暴青筋地狠狠笑着，努力不把双手掐在她脖子上。

“不用试我也看得出来。我没空跟你闲扯，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务必将我交托给你的货由南方送回北京来，限你一个月之内办到。”“大小姐，我可是北斗镖局的总镖头，不是你家长工。”“如果你连这点任务都办不到，当我家长工还嫌不够格。”交代完毕，颐琳冷傲地转身上轿。

“就算我办得到，也懒得接你任何请托。”她这娘儿们甚至连个“请”字都没说。

“你会接的。”颐琳在轿门边斜睨冷笑。“否则百灵就得乖乖嫁给她七十岁的老头，白白糟蹋一辈子。”百灵是端王府里年方十六的小格格。

“百灵？你到底要我保的是什么货？”颐琳微眯胜利的双眸，观赏北斗焦躁的糗相。“我要你押送的货，正是百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简单的事，云南平郡王向咱们端王府提亲，为了与平郡王攀上关系，家族中一致决定由百灵出嫁，伺候那个一脚已经踏在棺材里的老色鬼。”“荒唐！”为了攀权附势，居然要把一名纯真少女嫁给几乎快翘辫子的老头。

“百灵的送嫁队伍已在昨天出发，我要你做的事，就是把她给追回来，送回北京。”“那平郡王那儿该怎么交代？”他把该送往云南的新娘截回北京，平郡王的人马岂会善罢甘休？“我来顶替这个新娘的位置。”“你？”他不敢相信，他竟然在颐琳眼中看到兴奋的光芒。颐琳虽然是百灵的小姑姑，也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平郡王指名要娶的是咱们家的女人，可没说嫁过去的非得是百灵不可。”她自信比百灵更具倾国倾城的姿色，平郡王绝对会拜倒在她的美貌之下。

“你就这么想嫁给一个糟老头？”“这个糟老头或许没有如你一般健美的体格和俊容，他却有你一辈子也赚不到的财富及地位。”她挑眉哼笑，话语淡如清风。

“虚荣的女人！”“是啊，我是虚荣，那也总比嫁给一个贫贱的男人来得幸福。”她倨傲地笑着拉上轿门。“百灵就交给你处理了。”这个妖女！

“哇！好酷的美女。”左家壮男们痴迷的目送远去的华丽轿影。“要是我的话，还没有勇气为了钱去娶个大我七十岁的老太婆咧。”“难怪老六的提亲会当场阵亡。”“你们吠够了没？”北斗没好气的踹着这几个欠揍的兄弟。“给我滚回后院练功去！”“喂喂喂，请不要化悲愤为力量，全都发泄在我们身上。”他们可是很娇弱的。

“老六，你真要押百灵回北京吗？”“我才懒得蹚他们端王府的浑水。”北斗甩辫上肩，回身踱往后院。

“是吗？你会眼睁睁的看着十六岁的少女嫁给大她七十岁的老色狼？更何况对方是你的百灵娃娃。”百灵娃娃，这个由北斗替她取的昵称，勾起他满怀愧疚的回忆。

这半年多来，他在梦中总会见到那天百灵备受打击的神情，像一副烙在脑海里无法磨灭的画面。

北斗，小姑姑虽然不喜欢你，退掉你的提亲，可是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好久了，从你开始承包我们端王府任务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在暗恋你了。

至今他仍可以感觉到百灵抓着他右臂急切告白的纤弱力量。如果他求亲失败那天没喝那么多酒就好了，如果他那天心情没那么恶劣就好了，如果……“老六，当初你伤了人家小姑娘的心，却一直没机会道歉，何不趁此帮她一回，算是补偿？”“对呀、对呀，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百灵那天在咱们

家门口一副要哭的可怜相，好惨哪。”“少女的心是很纤细的。”“搞不好她是被北斗伤了自尊，所以豁出去的干脆嫁个老头子。”北斗冷着俊脸，挑眉斜睨这群热心得有点反常的兄弟。

“你们是不是又在背后下注？”八成在赌他会不会亲自出马。

“哪有，我们是淳朴憨厚的小老百姓，怎么会做那种卑鄙的勾当！”大家眨着明晃晃的双眼，一脸无辜样。

北斗斜眼瞪得一群男人冷汗直下，终于不耐烦地叹口气。

“去跟副总镖头海叔说一声，我要准备人马出远门。”要他放着百灵的终身幸福不管，根本不可能。

“哈，看吧！我就说嘛，老六铁定会去，他只是在故作不屑而已。”九弟跳到半空又叫又笑。

“给钱、给钱，愿赌服输！”几个哥哥已经摆出流氓架式，开始向下注的老弟们讨价。

“不公平，都是你们在一旁怂恿，老六才会决定出马救人！”“废话少说，休想赖帐！”两派人马互相叫骂，指责变成推打、争吵变成狂吠，没人注意到北斗正鬼鬼祟祟的取走搁在一旁的部分赌金。

“啊！六哥，你……”“给我闭嘴。”他低声喊道，伸手制住小弟的嘴巴。

“这是你们欺骗我幼小心灵的赔偿金。”北斗贼兮兮的怀抱碎银回房里更衣，将它们塞入腰际之时忍不住得意地勾起嘴角。

终于可以见到百灵了！历经这半年多来内心的痛苦煎熬，他终于等到机会澄清提亲当时发生的严重误解——当时他上门求亲的对象不是颐琳，而是百灵！

春至江南，纸醉金迷的富庶扬州更显繁华热闹，大白天里茶馆就坐满一堆喝茶聊天的优闲百姓。

“客官，是您要找容贵姑娘吗？”掌柜的流着冷汗紧张笑道。

“淑儿，你看，楼下有人在玩杂耍！”小小的人儿惊喜的巴在栏边观望，上身几乎悬在栏外半空。

“小姐，掌柜的在问你话。”侍女淑儿看来与主子同年，严肃的神情与气魄却充满高高在上的权威感。

“什么事？”百灵回过一张娇美的小脸，无邪地朝掌柜的眨巴双眼。“我暂时不需要添茶伺候，你下去吧。”“啊？”被当作家仆的掌柜一时之间愣住了。

“小姐，这儿可不是家里，请注意你的措辞！”淑儿的冷斥立刻唤回百灵的警觉心，她连忙一整神色，抬起下巴装出淑女样。

“有什么事吗，掌柜的？”“客官，您昨儿个要我替您找的容贵姑娘有下落了，特来通知您一声。”“真的？她人在哪儿，你怎么不直接将她带来这儿？”百灵兴奋得没注意到淑儿不悦的暗咳。

“这……客官，容贵姑娘可是鼎鼎有名的女华佗，哪这么容易就能请到您跟前来。”这个小丫头，还使唤得真顺口，活像所有人生来就为了供她差遣似的。

“好吧，那就由我去找她。”“不成、不成！”掌柜的连忙阻止百灵动身离

去。“容贵姑娘此刻正在武馆里替人治疗，那地方不能任女人随意进出的！”
“为什么？容贵姑娘不也是女人？”为什么人家可以在武馆里，她就不行？
“小姐，人家是去那里替人疗伤，你去那里能做什么？”“我……”百灵顿时停住。她不能当着外人的面透露此行的任务。

“客官，您别急，我早替您和容贵姑娘报过信，请她在诊治之后抽个空，和您会面。

就约在傍晚的庙会口，您觉得怎样？”“庙会口？！”这么说来，她不但可以完成见容贵姑娘一面的使命，还能看看庙会的热闹。“办得很好，下去领赏吧。”下去哪里领赏？掌柜的尴尬地杵在原地，笑也不是，问也不是。

板着一张脸的淑儿皱起眉头，递了银两打发掉掌柜的以后才狠瞪百灵。“格格，如果你再不检点自己的言行，我马上就结束这趟扬州之行，押你往云南平郡王府！”“不用你押，我把信交给容贵姑娘后，自然就得到云南去。”难得的好心情，一下子坠入谷底。

“你逃离送嫁队伍溜到扬州来，就已经是桩蠢事。请你不要笨到还泄露了自己的身分，把楼子愈捅愈大，让我难收拾。”“我会小心的。”只是难能可贵的小小自由，让她很难控制自己的热切情绪。

“走了，回客栈去。”淑儿在桌上摆了锭文银，自顾自地转身走人。

“又回客栈？我们难得到扬州来，为什么不乘机走走看看？”却天天关在客房里看窗口，活像囚犯。“喂，淑儿！”百灵沿途追着淑儿叫唤，过往路人总忍不住望向双颊红艳的小姑娘，宛如精雕细琢的玉娃娃。

跑得气喘如牛之际，百灵愤而停下脚步，瞪着侍女的背影。

“快点跟上来！”淑儿侧头命令，步履依旧傲慢。

“要回去你一个人回去，我要四处逛逛。傍晚见过容贵姑娘，我再回客栈去。”“你在扯什么鬼话！”淑儿不悦地咬牙低咒。

“今天见过容贵姑娘后，我就得嫁往云南，从此老死在大宅子里。这是我最后见世面的机会，你一个人躲回客房去吧！”百灵撂完话也学淑儿那招，转身就走。

“你发什么神经！跟我回去！”这下子情势逆转，换成淑儿追叫百灵。

早知道她就不该护着百灵逃离送嫁队伍！

百灵在送嫁的漫漫行程中突然告诉她，要秘密前往扬州一趟，替哥哥送封重要的书信给容贵姑娘。淑儿怎么骂、怎么拦都阻止不了她，只能咬牙切齿地护着百灵溜到扬州来。

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白痴千金，只会惹麻烦！

“小姐，你回来！”路人中突然伸出一只手臂，替淑儿拦下了百灵。

“喂，是你和女华佗有约吧？”粗鄙男子笑道，露出一口烂牙。

“是啊，你们是……”百灵望着眼前一胖一瘦的两个男人。

“我们是武馆派来接你的人。”“小姐！”淑儿急喘地抓住百灵的肩。“跟我回客栈去。”“你们要接我去武馆？”“女华佗叫咱们带你过去。咱们武馆之前才和死对头大干一架，一屋子受伤的人害那娘儿们没法子抽身赴约，只好派我们过来接你到武馆去啦。”淑儿眯起双眸，审视着这两个可疑男子。

“是吗？”百灵眨巴着晶亮的大眼。这两人话是说得挺合情合理，可惜缺乏有力的依据。

“快点走吧，人家女华佗很忙的。”胖子懒散的催促着。

“这两人太粗鄙了，别听他们的话。”“嗯，那我们……”百灵还来不及

响应淑儿的耳语。就被他们粗鲁的咒骂声吓到。

“你他妈的去是不去？不去就明讲，少跟我拖拖拉拉！老子没空跟你站在路边闲扯！”“算了，走人了。早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什么好差事，回去跟女华佗说人家不肯来，我们请不动这两位大小姐。”胖子无所谓的拉着瘦子离去。

“王八蛋，那女华佗还跟老子说有什么重要的信要拿……耍老子玩嘛！”瘦子转身边吐口水边骂。

信！百灵立刻亮起双眼。

“等一下，容贵姑娘知道我要拿信给她？”“老子不知道啦！反正你甭想她会有闲情来见你，回你老家去吧！”两名男子脚步十分缓慢的作势离去。

“别去。”淑儿紧扣她的手腕。“你把信交给他们带回去就行。”“可是哥哥特地嘱咐我，一定得亲手把信交给容贵姑娘，亲眼看她收下。”对方特地派人来请她走一趟，要是不去可能会得罪人家，那她还有机会把信函呈上去吗？“若这封信真有这么重要，百禄贝勒何不派厉害的角色亲自送来？”会交在这个笨格格手上的东西，铁定不会重要到哪去。

“我没办法跟你说明。”因为她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是哥哥交代我的事，我一定得办到。”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能对家人有所贡献。

“你别傻到——”“喂！你们等等，我跟你们去武馆见她！”那两名男子像早在等她召唤似的，马上冲回来。

“格格……小姐，我不准你去！”淑儿又急又气。

“那你能替我把容贵姑娘找来吗？”百灵肯定淑儿不能。“或者你愿意让我继续在扬州等着，直到她有空出来和我会面？”百灵是不介意多耗几天，但淑儿恐怕就没这么想得开。

混帐格格！鸡婆的低能少女！

淑儿忿忿不平的在心中痛骂数百回，却只能跟着百灵一起去。谁教她出身差，谁教她地位低，只能跟着百灵这幼稚的家伙，伺候她、照料她、保护她一辈子！

淑儿陷入满脑子抱怨的同时，百灵敏锐地觉察到情况有异。

“你们要去的是哪个武馆？”为何四周的环境如此脏乱？胡同一拐又一弯，幽暗又隐秽，偶尔可见醉倒在地的穷汉和疲惫苍黄的女人。

两名男子默不作声的快步走着，将她俩一前一后地包夹在其中，无处可退。

“喂，你们到底要带我们去哪？”淑儿这才感到不安，紧紧牵住百灵的小手。

“到了不就知道了。”他俩显然无意透露。

百灵回头看到身后那名瘦子狡狴的笑容时，立刻明白自己被骗了。却力图镇定，佯装没发觉有啥不对劲。

糟糕了，她实在不该在对方提及信件的刹那松了警戒。她不能让淑儿和她统统被困，一定要想出法子逃到胡同外求救。

“瞧，淑儿，南方的街坊和北方差别真大，连胡同都细密得像迷宫似的，真好玩！”“小姐！”淑儿几乎被她的白痴笑容气炸。

“可是北方的街道宽阔宽敞，倒显得此处有点拥挤狭小，大概是因为南方人口多的缘故吧。”她兴奋地合掌笑道，“今晚的庙会一定很有看头，我们得好好逛逛，回去说给家里的姊妹们听，她们一定会羡慕死了。”“小姐，别

再扯那些有的没的！”淑儿快她的迟钝逼疯之际，突然被她绊了一脚。

“啊，小心、小心！”百灵赶紧扶住跌跪在地的淑儿，却故意不让她站起来。镇定，千万要保持冷静，逃脱的机会就只在刹那间。“你还好吧，有没有摔疼膝盖？”“你放手，我自己会站起来！”淑儿完全看不懂百灵眨眼的暗示。

“蘑菇什么，快点滚哪！”跟在她俩后头的瘦子不耐烦地伸手抓淑儿起身，一支发钗的银光突然狠狠划过他的手掌。

瘦子的怒嚷引起前方胖子的注意，百灵趁其不备，拉着淑儿立刻拔腿逃跑。

“淑儿，快！”“臭娘儿们，敢跑！”受伤的瘦子伸手抓向淑儿的发辫，扯住她的脑袋。

“啊！格格、格格！”“放开淑儿！”百灵一急，拿着发钗用力刺往那只怪掌。

“我去你妈的！”前方的胖子追来，凶狠地擒住百灵的手腕，他同伴的掌上已然插着一支令他哇哇大叫的发钗。

“淑儿，快逃！快去外头找人帮忙！”她扭不开，手腕完全被箝得死紧，几乎粉碎。

淑儿连滚带爬的哭着狂奔，往不知名的方向窜逃。

“王八蛋……”受伤的瘦子咬牙拔出发钗，立刻重重甩了百灵一巴掌，击得她差点昏死。

“别打坏她的脸，这要卖钱的！快去追逃走的那一个！”“追？追个屁！老子要是追到了，非当场掐死她不可！至于这一个，”瘦子凶暴的拉起百灵的头。“等有钱的大爷替你开苞后，看我怎么教训你！”他在说什么？她听不懂，脑袋嗡嗡作响，眼前星花乱转。她左颊好痛，仿佛被刚才突来的一掌打得起火。

“算了、算了，就让那个丫头跑吧。反正漂亮的是这个，搞不好她还真像逃走的丫头嚷的，是个格格。”老鸨看到他俩今天骗到的货色，不乐歪才怪。

淑儿逃走了吧？她安全的逃出去求救了吧？“给我走！”瘦子粗鲁的拖着她前行，完全不顾她的难受。

“你们要带我去哪……”她感觉到发肿的口腔内带有血腥味。

“老子要送你到千人压、万人睡的妓院！让你天天接客、伺候变态大爷们，非把你搞到死不可！”瘦子的恶毒恐吓果然吓白了她的脸色。

完了，一切都完了！才不过转眼间，她的人生就全毁了。

她从没想过外头的世界如此危险。以前在府中听人谈起的掳人事件，她只当作故事，听听就算，从没想过事情会真实地发生在她身上。

“放手！你们快放手！”本能性的求生意志与恐惧让她狂野地反抗着，却依旧被拖到某间宅子的后院小门里，任她嘶吼扭动，他们也毫不松手。

老鸨一见百灵，当然是绝对的满意，以两百两银子向胖子、瘦子买下她后，立刻将她押入上房梳妆打扮，决定今晚就公开向有钱大爷们出售她的初夜，底价一千两，让他们去竞价。

“过了今夜，我就不信你还有脸出去当良家妇女！”老鸨满脸爪痕地狼狈一笑。这个该死的千金大小姐，挣扎起来活像只疯猫。“从今以后，我这儿可就有着赚钱的珍宝，不怕扬州第一的名号落不到我手里！”“把我的衣服还

给我！”百灵气红了双眼，哭嚷着。

“妈妈，小心！”三名女子连忙抓住百灵几乎撕掉老鸨笑脸的双手。“这丫头凶悍得要命，客人不给她吓跑才怪！”“有的男人就爱这种调调。”老鸨示意大伙各自回去忙去。“小祖宗，你就乖乖歇会儿吧，妈妈我傍晚会过来亲自照料你。”“站住！把衣服还我，你们快把东西还我！”百灵愤恨地捶打着锁上的门，气得猛掉泪。

这些下流的女人竟然扒光她的衣服，给她穿上薄如蝉翼的宫装，让她想跑也不敢跑。

重要的是，哥哥交付给她的重要信件就藏在原来的衣袍里层，现在全沦入不知情的老鸨手里。

怎么办？老鸨会卖了她的衣服还是送给别的娼妇？最可怕的莫过于她想不出逃走的方法。难道她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只有一人独处的房间，百灵再也无法佯装坚强地失声痛哭。

为什么会这样？她们甚至连能让她自杀的东西都没留下，只能蜷缩在门边祈祷自己赶快死掉。这个世界太可怕了，难道连一点正义和公理也没有？光天化日之下，她居然就被人拐骗到妓院。

极度的焦虑与恐惧下，百灵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等到门外热闹的笑骂声惊醒她时，已是入夜时分。

她怎么睡着了？在她还来不及选择要撞墙还是咬舌之际，一阵低俗的喧闹声已朝这个房间的方向逼近。

“不行，不能自尽！”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她胡乱抹掉眼泪，跑到桌边奋力扛起椅凳。“士可杀，不可辱！我宁可跟你们拚了，也绝不死在这种下流地方！”她愤然大喊，以咆哮的声量增强自己的勇气。只不过，她的两腿已在剧烈打颤。

“那是姑娘的闺房，要付钱才能进去的。”老鸨的尖嚷沿着二楼走廊逐渐逼近。

“大爷，您猴急什么嘛！”一窝莺莺燕燕娇柔乱叫。

“人在哪里？”粗暴的嗓门连同房门一扇扇被踹开的巨响疾速接近，百灵扛着椅凳的手被吓得一片湿冷。

“哎呀，人家还没穿衣服，干嘛乱开门！”隔壁房里的女声暧昧高扬。

“你们到底把人藏在哪儿？”骇人的怒吼连同百灵的房门一同爆破，一把凳子顿时砸往侵入者身上。

“去死吧！我跟你拚了！”原本要砸到对方头上的椅凳由于距离估量错误，只打到对方结实的胸膛上，当场被一只巨掌挥砸在地。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家伙，休想我会同流合污！我打死你们，下流胚子！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百灵闭着眼睛就一阵乱爪突击，疯狂地又抓又嚷。

“喂！你——”“没有王法的卑鄙小人，你们竟敢当街拐骗，以后全都不好死！”“百灵！你睁开眼睛看清楚点！”一阵悍然怒喝自她头顶传来。

她最先意识到的是被紧紧箝住的双腕，以及听来有几分熟悉的嗓音，等到她勇敢地缓缓张开泪眼时，用力眨了好几次，错愕的看向一脸乱七八糟爪痕的容颜。

“北斗？”她居然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梦到他——一个狠心拒绝她纯情告白的男人。

“你总算看明白了。”北斗大难不死的叹了口气。

“你是北斗吗？”她是不是绝望过度，误把嫖客当初恋情人？“你吓傻了脑袋是不是？”他受不了的笑着拍拍百灵的脸蛋。“除了天上的北斗之外，地上还会有哪个北斗？”他原本还想调侃两句，却在瞟到她的衣着之际，瞠目结舌。

百灵穿着一身雪色衣裳，飘逸淡雅，但纤薄的轻纱透明得像晨雾，完全暴露出她滑腻的肌肤与玲珑的曲线。过去他所看到的百灵，总是包埋在厚重精绣的锦袍里，现在他可亲眼见识到她的丰满傲人，也清楚地看到两团玉乳上细嫩的粉红色蓓蕾，令他困难地咽了下喉头的饥渴。

尤其是她那双不可思议的美腿……北斗终于被自己强烈的生理反应震回神智，力图镇定。

“好了，跟我回去吧，你的小侍女快急疯了。”他正打算牵着她离去，回过头来眼前的浩大阵容让他立刻将百灵压入他怀里。

“北斗！”干嘛突然这样？她的鼻子紧紧贴着他的胸口，闷得她又推又打的不住反抗。

“别转身。”他不介意让自己饱览百灵的香艳模样，但是无法容许别的男人和他一同观赏。“我可是很小心眼的！”“你在说什么啊……”无法转身的百灵只好转头，吓得下巴差点掉到地上。

门外廊上除了双手叉腰的老鸨外，十来个手拿武器的恶汉全都摆着一副杀人架式，其中五、六个还眼带淫意的猛盯着她若隐若现的翘臀。

“北斗，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不要乱动！”他咬牙收紧环在她腰上的铁臂。

“可是他们有刀，你却什么东西都没带！”她不小心被拐入妓院已经很惨了，要是还演变出一场血腥厮杀，那就完了！

“我不必带刀，有手有脚就够了。”感觉到百灵顶在胸膛下方的小巧乳头，他亢奋得几乎爆炸。“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再扭动，也别再回头看他们。”“可是……”她虽然很担心北斗的安危，但他过分轻柔的低语令她不自觉地瑟缩听命。

难道北斗一点都不怕吗？“这位大爷，看来您找到中意的姑娘了。”老鸨勾起嘴角，冷睇北斗的粗布衣料。

“但您可付得起这姑娘的价码？”北斗随手弹了两文钱到老鸨身上。“不用找了。”老鸨气煞了！

“王八蛋，看老娘如何扒你的皮！”老鸨一声尖吼，十余名打手同时举刀砍向北斗，吆喝声震撼整间上房。

北斗轻盈一蹬，单手抓住屋上横梁便抱着百灵腾上半空，两脚翻上猛然一踹，便踢破屋顶杀出生路。

“给我追！把我的摇钱树追回来！”打手们笨拙的一一爬上屋顶，在屋瓦密集的房顶上疯狂追击。

“把隔壁赌坊的人手也给我调来！快去通知县太爷，叫他派人支持，否则他别想再免费嫖我这儿的姑娘！”老鸨愤然一拳捶在桌上。三千两，原本预计会竞价到三千两以上的货色竟被人给抢走了！“通知下面的人，把那个叫北斗的底细给我查出来，老娘要狠狠地伺候到底！”

第二章

“不愧是端王府的人，什么都要挑顶尖的，就连麻烦也爱惹最棘手的。”
“如果你觉得救我……很麻烦的话，”百灵不断被崎岖山路绊住脚。“我们可以就此分道扬镳。等一下，我的鞋里又进石子了。”走在昏暗山路前头的北斗，努力把情势的紧迫转为平和的叹息。百灵才从妓院中获救，没必要再拿现实状况去惊吓她。

“弄好了吗，娃娃？要不要顺便补个妆？”这是北斗以前最常对她使用的宠溺笑语，像是在逗弄心爱的小女人。但在惨痛的告白事件后，她才发觉这原来全是错觉。

“我弄好了，我们走吧。”虽然脚板已经走得又肿又痛，她是打死也不会叫一声的。

如果是小姑姑颐琳在此，一定就是这种冷静的反应。

北斗盯着她勇往直前的背影，不予置评地大步跟上去。

“再忍一下，等我们到了可以借宿的人家，我再替你编双草鞋。”他知道她脚痛？！一股莫名的感觉涌上她心头。

“我们为什么要往山里跑？”“因为城里全是四处搜寻我们的人。”若他知道那间天香楼是后台强硬的妓院，绝不会用如此鲁莽的手段救百灵出来。“我已经向北斗镖局在附近的分局传信过了，明天一早我的人手自会前来接应，支持我们返回北京。”“回北京？我应该去的是云南平郡王府吧。”

“你不必去了，新娘人选已经改由你小姑姑顶替。”七老八十的色狼配虚荣冷傲的新娘，他真想送块“超级绝配”的匾额去祝贺。

“为什么改由小姑姑出嫁？”“小孩子不要多问。”一桶冷水当头泼下，让百灵再也没有心思开口。穿在她身上的北斗的外衣，彷彿突然失去保暖功能，让她由头顶凉到了脚底。

不知在黑夜中走了多久，她连脚底的痛觉都无所反应了。

小孩子！向北斗告白那日，伤她最深的正是这三个字，可是他所说的也的确是事实。

只有小孩子才会挑在最不适当的场合告白，也只有小孩子会傻不愣登的被骗到妓院去。

“百灵。”她警戒地回看他一眼。

“怎么了？在不高兴什么？”“我是在担心啦！”她努力把情绪转变得好象真有这么一回事。“刚才追捕我们的阵容那么浩大，我很怀疑跑到山里来就真的比较安全。”他以一种几乎透视到她内心深处的眼光看着她，盯得她焦躁不安。“或许他们真会追到山区来，但野林的地形会比城镇对我更有利。”“喔。”她很想问为什么，但不敢。只有小孩子才会打破沙锅问到底。“淑儿还好吗？”“好得不得了。”北斗毫不掩饰自己的嘲弄。“端王府不光是主子们擅长耍威风，就连侍女也很有使唤他人的天分。”她不自在地笑笑，猜得出来淑儿大概用了什么口气“命令”北斗来救人。“我没想到你会突然出现在江南，刚刚见到你的时候还以为我眼花了。”他刚刚见到百灵时眼睛也花了，只不过和她的理由不太一样。

“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往清江浦去。”他轻拉百灵偏往右侧山路。“小心树枝。扬州不是我的地盘，清江浦却有北斗镖局在南方的重要分局，可以安全护送你回北京。”“谢谢，我暂时还不能离开扬州。”北斗皱起眉头呻吟。“我

说娃娃，现在不是游山玩水、浏览风景的好时机。”“我又不是为了玩才想留在扬州！”“是啊、是啊。”当他追上前往云南的送嫁队伍，却发现新娘和侍女早已偷偷溜往扬州时，气得直想狠狠打她屁股一顿。

“我说的是真的！”他那是什口气！“我哥哥百祯有封重要的信要我一定得亲自送到扬州来，不然我才不会溜离送嫁队伍，也不会被骗到妓院去！”“是吗？”当他借着月光看见前头的废屋时，无奈地垂头叹气。“那么你应该已经把信交到对方手里了吧？”他之前在百灵那身几近全裸的薄裳底下，可没见到有什么重要的信。

“信还在我的衣袍里，可是我的衣袍被妓院老鸨脱去了，我得把信拿回来才行。”她突然热切而有神的望向他。

不妙！“我们今晚就在这破房子将就一宿吧。本来我以为可以向山里人家借宿，看来我们走得太偏僻了，只能暂留在这间空屋里。”“北斗，你也知道，我家的人老把我当太爱作梦的小白痴看待，只有百祯哥哥对我最好。他会在我出嫁前私下委托我这件事，代表这封信一定是他与对方不欲人知的秘密。

我得尽快把信取回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还好，这房子还满干净的。”他在黑漆漆的屋内东看西看，就是不看百灵闪闪发亮的期待眼眸。

“那间妓院里头的人实在太厉害，也太狡猾，光凭我恐怕没办法取回那封信，得找个人帮我才行。”而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他！北斗在心里暗吼。“你先找个地方休息，我去生火。”长袍借给百灵当外衣的北斗，穿着单薄的中衣逃了这么一大段路，依旧冷出了一身鸡皮疙瘩。仲春的夜晚森林，不会把人冻死，却可以把人冻病。

“百祯哥哥要我送信的对象，是个叫容贵的姑娘，我到这儿来之后，才发现她是扬州鼎鼎有名的女华佗。”她一直兴奋地自言自语。“我猜，那封信很可能是百祯哥哥要给她的情书。”情书用飞鸽送就行，哪轮得到一位格格插手！他狠狠地击着打火石，拒绝理会她明显的求助暗示。

“这封信一定很重要，重要到得提防飞鸽被劫的地步。要不是我嫁往云南，沿途顺路，百祯哥哥很可能就会找你的镖局替他护送这封信。”想都别想！他早已决定这辈子绝不再替端王府做任何事。要不是这次的委托事关百灵终生幸福，就算端王府全家跪在他跟前哀求，他也不屑答应帮他们忙。

“北斗，君子有成人之美。你不觉得你应该”“这干粮很硬，别用门牙咬，侧着啃。”他塞了块干粮到她手里。

这是食物吗？这是可以吃的石头吧？“我从小就吃这个长大，才练就出一嘴大钢牙。”看百灵瞪着那块干粮的惊愕神情，他愈啃愈开心。回北京后干脆把她带到左家过几天清贫日子，让她彻彻底底开个眼界。

她开始好奇的啃一啃、用力的啃一啃、不信邪的左边啃过换右边啃，最后气急败坏地对着干粮大骂：“你耍我，这明明就是石头嘛！”北斗忍不住发噱，笑着咳了满嘴巴残屑。渐渐的，百灵也跟着笑，她一点也不觉得难堪。每次看到北斗因她而笑，她就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开心。

如果换作是小姑姑颐琳在这儿，他会这样笑她，还是为她娇贵的贝齿心疼？“又怎么了？”北斗不解地看她突然垮下来的笑容。

“你怎么会想来带我回北京？之前小姑姑退了你的求亲时，你不是说从此再也不管我家的事、不保我家的货、不受我家的托吗？”她嗫嚅地说，看着前方的小火堆。

恼人的问题。北斗无力地靠在墙板上叹息。

过去他和百灵相处时的气氛，从没像现在这么尴尬。当他的北斗镖局还承揽端王府一切委托的时候，每回进府都会看见她兴奋的笑脸，热切的问着他行走大江南北的事迹，崇拜的望着他自负自豪的神情，期待的幻想着有一天能与他同行。

她和端王府那些明明非得仰赖他不可、却又鄙视他贫穷出身的王爷贝勒格格们不同。

在她眼中，他仿佛是个英雄，贫穷也被她升华为一种光荣。

那时候他真的很喜欢和她在一起。

谁知一个要命的误解，竟让他的求婚变成一场他与端王府誓不两立的决裂。他该怎么告诉百灵他那时求婚的对象是她？他该怎么解释她的小姑姑颐琳有多自以为是，以为他是在向她求婚而盛气凌人地回绝，还顺道狠狠地数落他的不是？颐琳怎能说他左家全是一群穷鬼？她怎能说他的北斗镖局是偷吃她端王府粮食长大的米虫？她怎能说他苦心经营的镖局只是穷酸玩意儿？是，他想娶端王府格格为妻是有点痴心妄想、自抬身价、牛粪也敢配鲜花。是，他这么做看起来的确像是想藉裙带关系攀权附势、跻身上流阶层。是，他可能是个狡猾的投机分子，拥有端王府最仰赖的镖局，便以此作为结亲的筹码。是，他下流、贫寒、无耻、卑贱、狡诈、危险……但他妈的颐琳有什么资格指着他的鼻子臭骂这些？他是打算向百灵求婚，又不是向她求婚，她骂得那么起劲干什么？更惨的是，求亲当时百灵不在场，没有人站在他那方给他机会澄清误解。面对端王府一窝人孤军奋战后，他回家就狠狠地狂饮，决定痛痛快快醉死一场再彻彻底底重新振作，从此切断和端王府的一切关系，自个儿的天下自个儿打！

好死不死，百灵在得知他向颐琳求亲被拒、成天烂醉如泥之后，竟英勇地跑到他家向他告白，鼓励他振作。

北斗，小姑姑虽然不喜欢你，可是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好久了！

她几乎是在当场向他求亲了。可惜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一看见上门来访的是那王八端王府的人，刹那间一切新仇旧恨突然爆发出来，骂得她狗血淋头。

你滚！滚回你他妈的端王府去，别像牛皮糖似的死黏着我不放！老子没空陪小孩子玩游戏，回家找你妈去！

我早受够了你家一屋子王八蛋！老子再落魄、再卑贱，也轮不到端王府的丫头片子来施舍同情！

滚出去！

她破碎的神情像把刀似的，夜夜刻着他的心。他曾试着上门道歉，但端王府的人早把她送到偏僻的远亲家静思悔过，与世隔绝。半年后，他听到关于百灵的消息竟是她要嫁给大她七十岁的老不修。

“是小姑姑告诉你我出嫁的事吧。”“嗯……呃？”才从沉思中跳出来的北斗，一脸茫然。

“不用装了。除了小姑姑，我家是没人能请得动你出马救人。”她谅解地笑了笑。

“是喔。她要是会‘请’我救人，猪都能在天上飞了。”“我想你对小姑姑有些成见。”虽然讲起小姑姑她就伤心，但还是得替自家人说说好话。“小姑姑其实人很好，光是她自愿顶替我嫁到平郡王府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她为

我的幸福牺牲多大。”“你该去看看大夫了。”脑筋有问题！“听着，百灵，我不想再听到关于那女人的事，你也别再跟我提起她。”“你果然还是很介意小姑姑退婚的事。”“错！我介意的是你这半年的行踪。”他以左肘撑着身子，半躺在地上深瞅她。

“你这该死的小东西，半年以来到底躲到哪去了？”浑历的呢喃夹杂着浓浓的不舍与宠溺。

“我没有躲你啊。我只是到亲戚家……静养，不是，是探望！”她故作顽皮地晃着食指。

“探望了半年都不见人影？”他专注的眼神让她更加局促不安。

“为了让你后悔拒绝我的告白，我当然要待久一点啊。”她祈祷自己活泼的模样看起来别太僵硬。“怎么样，你这段时间有没有特别想念我的缠功和聒噪？”“娃娃，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好吗？半年多不见，我不想一见面就浪费时间互相逃避问题。”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姿态，灵巧地坐在她身旁凝视她。

“嗯，我也这么觉得。虽然小姑姑拒绝你提亲的事带给你很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希望你早日振作，重新站起来。”“你在说什么？”北斗眯起双眸。

“我想谈的是我们之间的事，你扯那个女人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什么事？”她赶紧装糊涂。

“你向我告白的事。”他犀利地盯着她拙劣的演技。

“喔，那个啊。”她哈了一声。“你果然很在意我那天说的话。”“我是很在意！”他严厉的视线变得分外执着。

“嗯，我相信你的确会很在意。”她淘气的神情慢慢显露诚恳。“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心肠软、又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所以我想你很可能会对我的告白产生误解。”“误解？”除了他求亲对象被人搞错的误解之外，还有什么误解？

“其实……”她不自在地清清喉咙。加油一点，别像个小孩子似的笨拙！“其实我那天的告白，只是为了激励你而已，你别太认真。”“我很认真，而且是非常认真。你最好给我把话说清楚！”他庞大的身躯几乎遮住所有火光，蛮悍地叉腰盘坐在她跟前。

“我……那天会跑去你家说那些话，是因为怕你太消沉。小姑姑虽然不喜欢你，但你仍然是个很棒的男人，你要有自信。”“我当然有自信！”他本来就是一流的男子汉。“你该不会想告诉我，当时说什么喜欢我、从第一眼见到我时就已经在暗恋我的话，全是在胡说八道？”“没有！我说的是真的！”该死，别太激动地又闹笑话。“我是喜欢你，但……那是一种……像喜欢哥哥似的手……手足之情。”讲出来了，她终于把准备了半年多的说辞讲出来了！

“手足之情？”这是什么烂借口？“对呀，你不觉得我们以前感情好得就像亲兄妹一样吗？”“不觉得。”她的笑容立刻垮成一团尴尬。“啊，也对啦，你已经有一个妹妹了。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却像一位好哥哥，很让人信赖，也很容易让人喜欢。”北斗一直深瞅着她手足无措的窘相，沉默良久。

“你就是用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的吗？”她这半年来到底是如何熬过？

“我没有安慰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她拒绝再被难过的心情打败，忽然转而振奋，“好啦，现在把话讲开了，我们之间终于明朗多了，不然之前的气氛怪闷的。”“娃娃，半年前我酒后的胡言乱语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别这么认真嘛。事情过去就算了，而且我也没有很在意。”她笑着拍拍他的

肩头，小手却突然被厚实的巨掌紧紧抓住。

“对不起，我当时说的全是醉话、气话、疯话。”“你……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其实我那天早就知道你心情不好，当然不会把那些话放在心上。”只不过碎掉一颗心、哭了整整半年而已。

“我是被颐琳那张恶毒的嘴巴气昏头，才会烂醉成那副德行。事实上，我当时真正要求婚的对象是你。”狭小的废屋内像是闪爆了一阵骇人雷电，百灵瞪着大眼哑口无言，北斗则紧握着她的右手盯着她不放，空气中凝满震撼的气息。

“你说什么？”她简直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

“我当时要求婚的对象是你，不是颐琳。”百灵的反应完全在他意料之外。她不是喜极而泣，也不是感动不已的投进他怀里，而是甩他一记清脆响亮的巴掌。要不是听到自己脸颊上传来的声响，北斗还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居然对我讲这种话！”她气得跺脚起身，浑身发抖。

“我……讲了哪种话？”他讲实话而已啊。

“你可以嘲笑我、不屑我、气我、讨厌我，这些我全都可以接受。可是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我！”“我同情你？”“你以为现在改口说你当时想娶的是我，我就会开心吗？你觉得既然小姑姑不要你，那捡我这个剩下的将就一点也无妨，是不是？”“什么叫作剩下的？”他也火大的站起身。他原本想娶的就是百灵，哪有什么剩下的！

“你因为被小姑姑甩了而移情别恋，我没意见，反正你也早该成家，凭你的条件也不怕没人爱。可是你怎么能拿我当递补的对象？”“递补？我

“你再怎么觉得对不起我，也用不着以这种方式表示歉意！”她用手抹掉眼泪继续开炮。“我用不着你同情，而且我也不觉得告白被你拒绝有什么了不起。”“等一下，你听我……”“至少我们都对彼此坦诚真实的感觉。我是真的喜欢你，而你也真的很讨厌我死缠烂打的黏着你。大家把话讲明白，彼此心里都痛快，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干嘛还要编什么原本是向我求亲的谎话！”“好好好。别哭，娃娃。”“告白归告白，又不会影响我们原有的关系，我们做不成情侣，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做个朋友、称兄道弟。而且我那时会说我喜欢你是希望你振作一点，别因为被甩了就伤心成那副德行。”虽然她被甩时的惨况也好不到哪去。

“我知道。”“我了解你对半年前拒绝我的事有多介意，但是道过歉就算了，我不也说没关系了吗？”“对。”“你这个人……就是责任感太重。”真糟糕，哭到鼻塞了。“就算你狠心伤了我的一片好意，也用不着向我求亲以示负责。”“嗯。”他把她拉至怀里，掀起衣角擦着她的小鼻子。

“你的衣服会被我弄脏的。”她可怜兮兮的嗝了一声。

“没关系。”“笨蛋北斗，超级烂好人……”居然连她的狼狈也不嫌弃。

“乖，哭够了吗？”“嗯。”她又用力的擤了一声。丢死人了，与他的冷静相比，她还真像个无理取闹的小孩子。“你真不该再提起过去的事，那实在太令人难堪了。”“再难堪也不会比聘礼被人当场丢到大门外来得严重吧。”他在他的怀抱里愣了一下。她听说过这件事，小姑姑当时做得的确有点过分，害北斗成为豪门间与街坊上的笑柄。

“我们两个真是半斤八两。”都被人甩得很惨。她忍不住咯咯笑。

“是啊。”他在她头顶上无力地深深叹息。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说谎、逃避的百灵理直气壮，说实话的他反而挨巴掌。

“其实我们还是好朋友，和以前一样，对不对？”她乖乖地随着他坐靠在墙板上，任他搂在怀里拍抚。

“你怎么说怎么对。”还是暂时别挖她的伤口吧，现在说什么都扭转不了她的误解。

“只是别跟我扯这是什么狗屁手足之情！”他可从来没想过向自己的妹妹求亲，也从没把妹妹当作每夜梦里的激情佳人。

“我当你妹妹不好吗？”她仰着小脸朝他的下巴问。

“不好。”“那朋友呢？”他的迟疑几乎害她窒息得昏死过去。“勉强可以接受。”“那就好。”她松了一口气，又埋头到他胸怀里磨蹭。“我们真是对难兄难弟，别人是没办法体会我们被人甩的感觉的。”什么难兄难弟，说他们是一对苦命鸳鸯不是更恰当！

“北斗，说真的，我好高兴再见到你。”虽然她早已决定要断了这场苦苦单恋，却断不了对他的深深思念。

“我也是。”想这样搂着她柔软的身子想了不只半年了。他几乎是在端王府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想把这个娃娃拐回家私藏。

“北斗，你会不会冷？”她一边问，一边皱着小脸打个大呵欠。

“你会冷吗？”他轻轻搂紧像小猫咪似的百灵。

“不会，你像火炉一样。我是怕你……着凉……”她的眼睛快张不开了。

“不用担心我。”他勾起嘴角，以脸颊摩挲着她的额头。“为什么半年前你家人要把你送到老远的亲戚家去？你只是跑来向我告白而已，事情有严重到非把你送走不可吗？”“因为留书被看见了。”“什么留书？”“你好吵喔……”她揉着眼睛，又打个呵欠。“我跑去找你之前在家里留了一封信，写了我要跟你一辈子、再也不回去、请大家见谅之类的话，结果告白失败回家后，就发现家人都被那封信气炸了……”“你当时……打算要私奔到我家？！”等了半天不见百灵响应，他慌张地摇晃她，“别睡！娃娃，你先把事情讲清楚！”北斗错愕地瞪着已经不省人事的百灵，半晌发不出一个声音来。

这是什么跟什么！他和百灵像是一对展臂奔向彼此怀抱的情侣，却因为缺乏默契而擦身错过，摔得两人灰头土脸。他们早在半年前就该共结连理、永浴爱河，夙夜匪懈的增产报国，共享热情洋溢的幸福生活。

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局面？大清早，废屋内外就站满了北斗镖局派来的人。屋内的人争执不断，屋外的人则抢着黏在门口窗边看戏，盛况空前，宛如争睹佛陀降临人世。

“没有什么条件好讲，我现在就要押你回北京！”“我跟你也没什么好商量，我就是要到扬州城里送妥信件，才会回京！”“请你搞清楚状况，娃娃。你有什么本事闯到妓院里要回你衣袍内的信？别说是闯到妓院去，恐怕你才刚踏进扬州城，就被老鸨的走狗们列队欢迎，架回院里做生意。”“别在我面前晃手指！”百灵小猫咪剽悍地挥开北斗大黑熊的巨掌。“城里很危险怎么样？老鸨的走狗们无处不在又怎么样？他们全都是没有王法的卑鄙小人，我为什么要怕他们？我为什么要躲避他们？该是那些邪恶分子看了我就感到羞愧才对。”“你以为你是观世音菩萨，每个人一见到你就会痛哭流涕、改邪归正？”光凭她昨夜那身妖娆艳姿，就足以让圣人变禽兽、佛祖变淫魔。

“你太缺乏面对恶势力的勇气了。”亏她一直把他当英雅好汉看待。

“你倒挺有挑战公权力的蠢劲。”他眯起眼眸，嘴角勾得快抽搐。“扬州的县太爷可是那家妓院的靠山，恐怕你还来不及伸张正义，就被抓进他房里

就地接客。”“你好恶心，干嘛讲得这么下流？”害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没本事在下流的社会混，就乖乖跟我回北京。比起你哥哥那封神秘兮兮的鸟信，我们俩的问题才是最该解决的急件！”“你说再多也没用，我答应帮忙，就一定会帮到底。就算扬州城里全是凶神恶煞我也不怕！”“你还好他的大掌及时在她胸前煞住，否则她现在早被他揪着衣襟拎在半空。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啊？”他的咬牙切齿使得笑容看来分外狰狞。

“我不厉害，可是你很厉害。”不祥的预感突然横扫他脑海。“你可别把主意打在我身上。”他严肃地偏头瞪她。

她不但不怕，反而神勇无比、兴奋异常。

“北斗，行侠仗义不正是英雄风范吗？我只是顺路给人带封信而已，居然也会被毒瘤人渣缠上。这种是非颠倒、恶霸当道的社会，正需要一位英雄出来主持公道。”“你如果戏唱够了，就请快快闭嘴。老子现在只想尽速押你回北京，不想节外生枝。”“可是北斗，想想那些没我这么幸运的女孩。如果没有你及时挺身救我，我可能早就像其它被拐骗的女孩一样掉入火坑。”换她激切地伸手揪住他的衣襟，逼得他不得不弯下身来洗耳恭听。

“大小姐，你太抬举我了。老子可不是你想的那种英雄！”真不可思议，近看百灵的粉脸，居然细致得毫无瑕疵，水嫩嫩得令人想咬一口。

“你是！你一直以来就是个英雄！否则北斗镖局哪会在短短数年间成为黑白两道的传奇！”“娃娃，拍马屁的招数对我没效的。”表面上看来是没效，但他心里早被她哄得一阵酥麻，有说不出的得意。

“我恐怕没那么好的口才去拍马屁，所以我只会说实话而已。”来硬的显然不行，那就改用软的吧。“北斗，我需要你，你就破例帮我一次好吗？”她需要他！这声稚嫩的倾诉在他脑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娃娃不施指粉的娇颜霎时变得艳丽万分，晶红的丰润小唇，随着话语蠕动着挑逗的唇形，像在对她发出甜蜜的召唤——我需要你。

长久以来的相思，让他陷入饥渴的狂野幻想中。

他也很需要她，非常迫切的需要！在还未上端王府提亲之前，他就已经在为她“守身如玉”，终结他璀璨淫浪的帝王生涯。提亲失败这半年多来，他更是对所有女人了无性趣。就在他几乎开始冥想宇宙人生大道理、体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时候，与百灵的香艳相逢，完全唤醒了在他体内沉睡已久的雄狮。

“没有你我真的办不到！北斗。”娇弱的恳求与她昨夜妖娆的身影融为一体，在他脑中热烈翻腾。

没有他，她真的办不到……北斗面色凝重的努力咽下喉头热火。

“而且我已经决定，为达目的，我会不择手段。”一定要从妓院夺回信件。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几乎无法承受脑中百灵对他“不择手段”的豪放画面。

“当然。对于自己亲口承诺过的事，我有责任去实现。”她答应要把信交到容贵姑娘手里，就一定得办到。“这是信誉问题。”“性欲问题。”北斗已兀自硬如钢铁、热血沸腾。

这不是他的妄想！百灵需要他，正如他对她的渴望一样浓烈。

“但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没有你的协助，我……一样也能靠我自己去做。”只是她没多大自信能单枪匹马地闯入妓院，再平安逃脱。

“你说什么？”北斗凶猛地箝住她的双肩。“靠你自己去‘做’？”他

已经完全丧失理性。

“是……是啊。”北斗怎么了？眼神严厉又专注，怪吓人的。

“这怎么成！”如果连这么基本的热切需求都得靠她自己解决，那他这个男人是用来干嘛的！

爱一个女人，就要由里到外，无论生理心理都要体贴到、照顾到，这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表现，大丈夫的职责与义务。更何况他已经决定一回北京就将她拖往左家，不惜以抢婚的方式得到她。现在提前一步“克尽夫职”，有何不可？！

“娃娃，这一切交给我就行！我虽然不太想自夸我的能力，但我保证能让你满意！”“真的？！”她的热切反应几乎令他原地爆炸，箝住她纤弱双肩的大掌已在兴奋地颤抖。他喜欢热情的女人，就像娃娃这样。

“我相信你一定办得到的，北斗。”妓院里那些三脚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有他在，夺回信函只是迟早的问题。“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虽然这对你来说实在是额外的负担，但你的正义感绝不会让你坐视不管。”他就是这么一个江湖好汉！

“这跟我的正义感无关。”只跟爱与性欲有关。“来人，立刻快马到扬州客栈订上房！”“总……总镖头？”整群凶神恶煞貌的镖师当下傻眼。

“订房？”百灵眨了好几次眼，才赫然明白。“啊，对，我们的确得待在扬州好一阵子，等一切都彻底解决了才能回北京。”她都忘了，取回信件是一件事，把信转交到容贵姑娘手上又是一回事。其中时间的耗费，的确不是单单一天就能搞定。“北斗，你设想得真周到。那我们的一切行动就全听你的。”她兴高采烈地与北斗共乘一驹，往扬州飞驰而去。高昂的斗志让她无暇注意一直顶在她身后的异物，双眸灿烂地迎向“春光明媚”的扬州。

第三章

扬州城福贵客栈等到北斗发觉百灵拜托他帮忙的事和他所认为的大大不同时，脸颊早已贴上一记香辣五爪印。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总镖头，你要节哀顺变。”“想死的话，你再吠一句试试看！”北斗冷眼扫视笑容歹毒的镖局高手大胡子豪哥。

“交代你的事查清楚了没有？”“还没。这个叫容贵的女华佗行踪飘忽不定，恐怕不太容易抓到确切的下落。”“那间妓院呢？”“天香楼嘛，背景出奇的硬，要是正面拚上了，只会两败俱伤，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嗯。”北斗坐在上房扶栏边上，睥睨二楼之下热闹的街坊。“娃娃呢？”“跟她的侍女还在楼下用餐。我看她昨儿个八成被饿惨了，连馒头梅干这种菜色她都照吞不误。”想到一个格格频频壹到的德行，豪哥笑得好不凉快。

“少在那儿幸灾乐祸。”他对属下的脸色可就没那么和蔼可亲。“我警告你，对娃娃给我客气点，她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宝贝，少在她面前摆出山贼本色。”“我哪敢啊！”光凭她是总镖头的女人就够让人退避三舍。“不过你在扬州耽搁下来的事，海叔铁定很不爽，他好不容易替你抢到了护送一百五十万两黄金的差事，等着你回京处理，这下子”“北斗，你为什么威胁掌柜

的不可以让我另订一间房？”百灵的强烈控诉连同房门一并爆开。

“没事干嘛再订一间，你钱多啊？”他没好气地瞟她一眼。

“我是钱多，当然负担得起！”跟他同住一间房，象话吗？“你他妈的最好别在我面前拿端王府的银两献宝，我也不准你再用家里带出来的一文钱。”他的食指杀气十足地指向她眉心。

“为什么？钱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用？而且你破例帮我们端王府找回信件，又要送我回京，我还想重重的酬谢。”“你搞清楚，我不是在帮端王府，我是在帮你。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老子才不管端王府的鸟事！”放肆！面对格格，说话竟敢如此无礼！”跟着百灵进房的淑儿高声怒喝。

“总镖头说话，轮得到你来啰唆吗？”肥壮凶狠的豪哥瞪大铜铃眼，瞪得淑儿微微却步。

“我……这是在提醒你们该有的规矩。”“好了，先别闹！”百灵不耐烦的神情倒让豪哥暗暗吃惊。这小丫头不是胆子大就是头脑有问题，被他“疤面阎王”瞪到了居然不惊也不怕。

“北斗，你不让我订房的原因，难道就只为了省钱？”她才不信。

他跳下扶栏，巨山一般地矗立在她跟前，压迫感十足。

“夫妻本来就该同床共枕，不是吗？”“什么夫妻！”一股燥热轰地冲上她脸颊。“你还在跟我扯昨晚聊的闲话？”“那不是闲话。”是她不愿接受他半年前确实是向她求婚的事实。

“现在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想如何才能由妓院成功取回信件。”可是她脸红得像个刚被求亲的小姑娘。

“我正是在和你谈这件事。”“什么？”“我们若不是夫妻，那是什么关系？一个未出阁的格格和一票替她追回信件的镖师？这么奇特的组合，别说是天香楼的狗贼们，就连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对劲。”“你是为了掩人耳目才这么做？”她心里才刚飞起的小小雀跃突然重重摔落地。

“所以你最好别再做这种姑娘似的装扮，黄脸婆就该有黄脸婆的德行。”

“啊……是啊。”她努力把心中的失落转成爽朗的笑容。“我这样的确不像已婚妇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老鸨的人马注意到。北斗，还是你比较敏锐。”真是的，北斗所谓的“夫妻”只是伪装身分的计策而已，她居然听到这两个字就乐得晕头转向，搞不清状况。

“为了让大伙行动方便，咱们不妨假扮成客居在外的有钱夫妻，既可乘机取得信件，又可避免引人注目。”他坏坏地盯着她一切神情。

“好！我……我会全力配合你的计画，一举夺回信件。”她举起小拳头加重决心。

加油！既然半年前就已下定决心对他断念，现在就要彻底杜绝儿女私情，好好扮演霹雳搭档的角色。

“格格！你不可以跟男人同在一室过夜！”“我又没说我会单独和他住这间房，你当然得跟着我一起来。北斗会在这里守护我们的安全，对不对？”她的笑容引来他一阵暗咳。娃娃也未免过分把他英雄化，他只是个普通男人而已，有着很普通的阴险与欲望。

“总镖头，衣服买来了。”一名小头锐面的镖师捧着衣服冲进来。“照你吩咐的，我到当铺里把看起来像有钱大爷的行头全带过来了。”一屋子人同时皱起了眉头，只有豪哥颇感满意的点点头。

“嗯，很有派头。”豪哥的赞美差点让北斗去撞墙。

“这叫什么派头！有人会穿这种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的衣服在街上晃吗？我又不是要到街上卖艺或扮七爷八爷！”“可是总镖头——”“你不用可是！”北斗懊恼地踱到扶栏边扭腰而立，光是背影就充满暴怒之气。

说实在的，要他手下这群大老粗去挑上流衣物，本来就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当着百灵的面出糗。他才正享受自己在百灵心中的英雄形象，没想到这笨手下一搅和，害他英雄当场变狗熊。

王八蛋！

“我看这一件不错，感觉满好的。”百灵从俗丽刺目的衣堆中拉出靛蓝绣面袍。

“颜色不错，做工也好。北斗，你看！”她拿着长袍兴奋地跑到他面前。他故作不爽地瞟她一眼，她脸上并没有他预期的嘲笑或轻视。

“试试看嘛！”她拎着衣服的小手顶顶他的臂膀。

“这种脏脏暗暗的颜色好看吗？”豪哥扁着一嘴大胡子，不以为然。

“闭上你的狗嘴！”北斗的低咒立即挽救百灵的尴尬。

“你试穿看看，如果还是觉得不满意，我去布庄亲自替你挑件颜色合适的衣裳。”“不用，我就喜欢你挑的这件。你来帮我套上。”在他热切的注视和亲昵的气氛下，她差点把整件长袍套反了。

“啊，扣不上！”她替北斗扣到胸侧才发觉衣服太小。“怎么会这样？肩膀和袍子的长度都刚好啊。”“不行，这件衣服的主人八成是书生。我穿这件衣服双臂根本不能灵活运用，一动就要绷了。”他边叹气边挥动手肘，看得百灵两颊飞红。

北斗的体格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比，这两天被他拥在怀中的记忆就足以证明。他看起来就是个很有安全感的男子汉，可是和她在一起时从不会摆出像她阿玛或哥哥那样的男人架式，总是当她是宝贝似的呵护着。

怎么办？虽然她已经决定不再做个单恋的傻子，她却仍好痴迷于他的一切。

与他分离的这半年来，她无可救药的一直思念着他。她不只一次告诫自己，这个伤她心的男人不值得留恋，要快快忘掉。可是他的好那么多、那么强烈，他的坏却只有一件：不屑娶她这种小孩子。她恨不起来，只是绝望而已。

“娃娃？”“啊，我……替你拿去布庄改大一点，顺便替你挑件马褂吧！”拜托、拜托，别让他看出她一时失神地在想什么。

“格格，这种衣服只能改小，没法子改大。”淑儿冷傲地点破她的无知。

“那就干脆重挑一件好了。”百灵手忙脚乱地抱起整堆衣服，招呼着那名镖师。

“你带我去那家当铺，我们拿这些衣服跟他退换别件，这次由我来挑，保证北斗不会再開骂。”镖师踌躇地瞄向北斗，看到他点头才顺着百灵的意思出门带路。

“对了，北斗——”她正想回头追问细节，就被他的火热视线打断注意力，手中的衣物七零八落掉满地。

“娃娃。”他刻意缓步走近她低喃，加重她的慌乱。

“你不用捡，我自己来就行。”笨死了笨死了笨死了，连几件衣服都拿不好，谁教她还是无法学会在北斗的凝视下保持镇定。

“我看就把这些衣服退给当铺抵换其它东西，你替我去布庄做几套新衣

吧。”“我替你去……”“做新衣。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由妻子替丈夫打点一切行头。”果然不出他所料，百灵立刻浮现陶陶然的幸福晕眩。

“没错！”她用力咳了一声，抓回差点飘浮的神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扮演夫妻的角色。我想问一下你准备出入哪些场合。”“场合？”“你只说你要伪装成有钱的大爷，却没讲清楚你要出入的场合，像出门游玩有游玩的装扮，跟人洽谈有谈要事的装扮，要……”“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开心地双手环胸，观赏她故作精明的模样。“我想买这些衣服的目的是嫖妓！”她傻傻地瞪着他，一脸反应不过来的神情教他看了好乐。

“你说你要扮成有钱大爷去……”“嫖妓！”他替百灵虚弱的字句下了强劲的结尾。“这只是去天香楼搜回信件的障眼法，不过乘机去风流一下又何妨。男人嘛，满脑子都在想什么，你是知道的。”他笑着朝她眨了下左眼。

“不知道，我也懒得知道！”她突然莫名其妙地生起闷气。“我去布庄了，你好好准备你的事，我们分头进行。”她说完就走。

“娃娃，”他轻拉她的手臂。“你在不高兴？”“我哪有不高兴！”她强悍地瞪回去。

北斗神秘兮兮地盯着她，渐渐露出得意的笑容。“你不喜欢我寻花问柳。”“你别胡说八道！”讨厌，他为什么老是猜得这么准？他是不是会读心术？“你要风流是你的自由，而且食色性也，这是很正常的事。我又不是小孩子，哪会斤斤计较这些！”“说得好！”可惜对他不具说服力。“但是你心里在乎，对不对？”她觉得自己突然像只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逃的小老鼠。

“还说什么你对我只是手足之情，只是友谊，看你这副德行，明明就是个在吃醋的老婆。”他贴近她的耳畔暗笑低语。

“我只是……在尽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她硬是在他箝制之下退开两步。

“夫妻之间贵在坦诚，你是不是也该演好这一点？”他手臂轻轻一收，又将她拉近身前。

“我一直都……很坦诚。”好险，舌头差点打结。

“那就是你这半年来仍旧痴恋着我的意思了。”“见鬼了，谁会痴恋你！”可惜她的表情完全如他所料，一副被人掀了底的慌张困窘。

“格格，注意你的措辞！”淑儿气得在廊上大喊。“你到底要不要去当铺及布庄？”“我说中了你的心事，对不对？”他勾回她的手臂，不让她借机溜掉。看到自己在娃娃心中的影响仍那么强烈，北斗笑得好满足。

“拜托你行行好，别再当着大伙的面臭美。你说得顺口，我听得恶心！”最讨厌的莫过于他那副懒洋洋的媚笑。

“很好，你没否认，就代表我说对了。既然你爱慕我，我也仍旧喜欢你，咱们就不必再介意以前的误会，努力完成半年前该做的事吧。”“什么事？”她真是恨透自己该死的好奇心，害她一直被北斗吊着玩。

“成亲。”一股热血急遽冲上脑门，她想也不想地挥掌过去。“啪”地一声，不是她击中那张粗犷的俊脸，而是被有力的巨掌及时擒住她手腕的声响。

“娃娃，男人的脸不能任女人随便打。”他邪恶地笑着将百灵的小手贴在唇边，以火润的舌舔洗着她掌中的细致，以示惩罚。

“你干什么？脏死了。”这种突来的触电感觉吓得她哇哇大叫。

“都已经是结发夫妻了，还怕什么？！”他根本不用门里门外被吓傻的外人，得意地含吮百灵纤细的手指。

“谁跟你是夫妻，那只是演戏！除非是我这辈子跟定的夫君，否则谁也

不准如此非礼我！”“好，那咱们别演了，就来真的吧。”他开心地拉她入内房。

之前各说各话的荒唐闹剧虽是一场误会，但他对百灵的渴望却是真的。他们的确仍爱着彼此，就用行动来弥补这半年来的蹉跎吧！

“总镖头！”豪哥吓坏了。

“北斗，你放手！”他简直疯了。百灵的小拳头拚命攻击他背后，他似乎从昨夜之后就对她异常性致勃勃。她昨晚在昏睡前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他受到刺激？“你想对格格做什么？”淑儿火速杀过来拉人狂喊。

“我们要做什么，轮得到你来啰唆？”北斗一个示意清场的斜睇，看得豪哥和门外镖师冷汗直流。

“总镖头，这……”他们这趟不是单纯地护送格格回京吗？怎么演变成强抢闺女的局面？“别怕，娃娃，我会很温柔的。”拖了半年多的误解和两地相思，终于轻松俐落地了结了。从此可以恢复往日甜蜜的美好时光……“北斗！”百灵吼出“三娘教子”似的威严，吓呆了正在作春秋大梦的幸福男人。

太过分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就算他不是匹好马，她也没兴趣当棵回头草。如果他当初热烈求亲的对象是她，她愿意马上成为他的人，偏偏他看上的是小姑姑，枉费她多年来的爱慕，现在却想回头捡她当床伴！

“你打算用多少银子买我的初夜？”她冷静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银子？”买她？北斗的脸皱得有够难看。“你在说什么？”“格格！”淑儿几乎咬断牙根、气得跳脚。她待会儿非把百灵的嘴巴狠狠洗干净不可！

“你到底想用多少银子买我？说出个价啊。”“你又不是妓女！”“说我不是妓女却拿我当妓女来用，想上就上，你以为我会让你便宜行事？”“娃娃”

“就算是妓女也好歹有个底价，那我算什么？一个曾经跟你告白过的女人，就贱价到这种地步？只要你芳心寂寞的时候就勾勾手指带上床去，宁可要人家的身体，却践踏人家的心？”“我没”“你没兴趣向我这种小孩子求亲，却不代表你就没兴趣拿我当消遣的工具。要娶回家当老婆的是一种人，任你随手玩玩打发时间的又是一种人，我就属于后者，对不对？”“我根本不是这个意”“就算要玩，好歹你得出个价！人家妓女卖身也有价码，那我呢？我曾把整个人送到你面前，你都不屑收，现在居然想捡你丢掉不要的东西回来用！”“你不是什么我丢掉不要的”“别以为我不要脸的跑到你家向你告白过，就愿意无耻到底的为你免费服务，连上床也没关系！有本事你就开个价，让我看看我在你心中究竟值几两。”她愤然将手中衣服全甩到地上，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脸上的泪珠。

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样？明明百灵爱的是他，他爱的也是百灵，刚才不都讲明白了吗？现在应该可以重新回到彼此爱慕的时光，完成他俩曾经错失的姻缘啊。

“娃娃，你把事情”“你说！只要你说出个价，就算只有几文钱，我都愿意立刻跟你上床。”好歹让她知道自己在她心中有多贱价。

“你他妈的干嘛把自己讲得那么烂！”他终于爆发压抑已久的怒气。“我跟你说过那是一场误会，我从来没有意思要你那座冰山小姑姑，是颐琳看到我扛着聘礼上门就以为我是去向她求婚。我当时原本想娶的是你，既然你现在喜欢的仍是我，那咱们立刻成亲有什么不对！”他已经老大不小了，这半年来也够寂寞。得知心头挂念的宝贝仍旧痴心不渝地爱着他，他何必再拖磨？

“别以为事过境迁，现在随口胡诌个对你有利的说法我就会相信！我的确如

你所说的是个小孩子，但我不会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三言两语的很容易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左北斗行走江湖的铁则就是绝不诳骗，是你宁可相信流言也不肯听我一句实话。”“那不是流言，全是我家人亲眼看见、亲口转述的。”他还敢狡辩？！

“你既然信得过家人，为何信不过我？我们甚至是早该在半年前就成为夫妻的人，我还算不上是你的家人吗？”他当时布置好当新房用的院落至今仍完整留着。

“你算什么家人！我从来没听你对我说过一句示意的话，是我先跑到你家向你表明心意。结果是谁把我赶出大门？是谁当场叫我滚？”“娃娃……”所有怒气凝为重重一叹。看到她哭得乱七八糟的模样、嘶声怒喊，他的心都揪成一堆了，还能发什么脾气？“我那时说的是醉话。”“对，你说的是醉话，这半年来我每日每夜也深刻的记着另一句话，那就是‘酒后吐真言’！”北斗像是脑门突然被人钉入一桩，错愕不及反应。

“如果你是抱着这种便宜心态才帮我这件事，你可以就此罢手了。要从妓院取回信件，我一个人也办得到！”她转身立刻冲出上房，淑儿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神追上去。

吩咐镖师跟紧她们后，他颓然坐在床边，脑袋一片空白。

不过是一场小小误会，为何会在她心中留下那么大的伤疤？除了那次的阴错阳差，他们之间的一切不都和以前一样吗？不，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总镖头……”看北斗埋首于双掌内的颓废相，豪哥贼贼地盯着他猛瞧，观赏他难得一见的虚弱惨况。

猝不及防的，一只大脚踏在豪哥不知死活的肥脸上。大脚的主人正气得握紧拳头，怒目瞪向远方。

“他妈的王八蛋颐琳，最好永远都别让老子再碰到你。否则我当场扒你的皮！”要她替这场乱局付出付价！

北斗愤恨地朝天狂吼，完全忘了在他脚下几乎被踏成肉饼的豪哥。

相较于扬州城内其它的客栈，玉笙客栈就显得清幽雅致多了。这座湖畔客栈常是文人雅士休憩聚集之所，偶尔丝竹悠扬，偶尔吟诗对唱，一室风雅。

“我去你妈的混帐元卿，到底女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鬼东西！”一声巨响，二楼雅室的房门霍然被踹开。

“我的天哪……”优闲坐在椅上喝茶读诗的俊美贝勒爷，给北斗这一咆哮，整杯茶全倒在书本上。“我今早才悄悄抵达扬州，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有水路的地方就有我的耳目，有山路的地方就有我的心腹。就算你钻到土里去，我也照样把你挖出来！”北斗狠击桌面，一屁股坐下。

“谢谢。让你羡慕我到这种地步，真是不好意思。”元卿懒散地把书交给侍从，擦拭溅湿的衣服。

闪电一般的黑影倏地揪住元卿的衣襟，北斗森寒的怒容几乎贴在他脸上。“老子今天已经够呕了，如果你想死，别客气，这种皮痒玩笑你可以继续开下去！”“不要这么粗暴，人家会害怕。”元卿故作欲迎还拒状。

一看北斗那副浑身快起鸡皮疙瘩的模样，元卿笑得好不邪恶。

“如果不是为了娃娃的事，我才懒得理你。”“喔，你刺伤了我的心。”元卿凄然捂住胸口，仿佛被人一箭穿心。“还以为你是因为我思念过深才特地跑来找我，没想到又是为了那个女的。”“什么那个女的，你嘴巴给我小心点，少污辱娃娃！”“干什么呀？北斗，都已经是二十七岁的老男人了，还这么狂热地玩‘娃娃’。”不是元卿贝勒嘴巴毒辣，而是北斗求亲受挫的这半年来，几乎三天两头的向他吐苦水、倒垃圾，他不被溺死也快被逼疯了。难得逮到北斗衰弱的良辰吉日，他不乘机狠狠作贱北斗一番，哪对得起自己半年来含恨承受的疲劳轰炸。

友情虽可贵，但害他精神受损的这笔帐依旧要讨。

“我不懂，明明我和娃娃两人一直相爱着，为什么会在感情正要揭晓的时刻彼此错过？而且这个错还延续到现在，改也改不回来！”“很显然的，你们八字不合。”“我只是说了一次醉话，难道就得内疚一辈子，永远不能跟她复合？”北斗激动地挥舞手势，自说自话。“娃娃根本还爱恋着我，那为什么不直接投入我的怀抱，共结连理皆大欢喜？我真搞不懂女人，这么简单的事干嘛硬要想得那么复杂！我说好说歹、软硬皆来，她就是不肯跟我破镜重圆。”“那就圆镜重破吧。”元卿闲适地吩咐下人上茗茶小点，来盏熏香。

“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幸福美满吗？”北斗凶狠的眯起双眸。

“大爷，您有话应该去对百灵格格吠，用您坚苦卓绝的赤诚挚爱去感化她那顽劣的芳心，何苦将您的谆谆教诲浪费在我身上？您说得令我再感动，我也不可能嫁给您啊。”元卿莫可奈何地斜眼冷笑。

“嗯……”北斗突然一反常态地深思起来。“用我的赤诚挚爱去感化她……有道理！”“我拜托你，北斗。”元卿无力一叹。“别再管那些杂七杂八的感情琐事，想想你的镖局吧。”“我的镖局稳当得很，不劳费心。”“京里一百五十万两黄金的红货正等着你处理，清江浦分局的漕帮兄弟也在等你的指令，多少人在抢着要你北斗镖局护货，你却放下正事忙着跟一个娃娃搅和。”“钱我可以再赚，事业随时可以重新起头，但我不能不来救娃娃。事关她终生幸福，我无法放着不管。”“真是感人肺腑。”猪脑袋一个！

北斗在十年前进入一个破镖局做镖师，凭着他的先前人脉、勇猛武艺，以及周旋黑白两道的能耐，几乎快挂掉的破镖局竟成了大事业，总局生意热络、气派恢弘，连连设分局，吃遍大江南北。之后他顶下镖局，改号“北斗”。此外还掌握了清江浦这个集盐、漕、河三途于一隅的运口，天下的权势与财富形同在他脚下。

可惜他懒得伸手拿，却在这里忙着玩娃娃。

“好，就等我替娃娃办妥容贵姑娘的事后，立刻展开绝地大反击！”绝对要一举攻陷百灵的心。

桌子差点被北斗钢铁般的决心一掌给劈了。

“哪里的容贵姑娘？歌妓还是舞娘？”元卿斯文的脸上扬起暧昧笑容。

“我去你妈的就只对这种话题有兴趣！”对朋友的悲怆恋曲就只会猛泼冷水、打瞌睡。

“呃，小心字眼。”他善良地轻晃食指。“上流人家的女娃儿最禁不起下流话的刺激。你在我面前说说无妨，但别在小姑娘面前耍流氓。”“啊，老毛病了。”北斗结结实实地赏自己一大掌。他的百灵可是纤细娇贵的宝贝，千万粗暴不得。“就算会打掉大牙，也非得把这毛病戒掉不可！”“嗯，很久没

听你说笑话了。请继续。”他告诫北斗多少次了都改不过来，现在竟突然妄想缔造“爱的奇迹”。

“对了，元卿，既然你人在江南，帮我探查一下这个容贵姑娘是不是上流社会的人。

我的手下完全探不到这号人物的底细，我想她可能是——”“总镖头，我可找到你了！”看护百灵与淑儿的镖师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急喘。

“是你？”北斗起身向他身后一瞥，并没有百灵的踪影。“怎么回事，我要你看着的人呢？”“闯进天香楼那间妓院去了！”北斗一拳直接击中镖师的脸颊，他当场跌滚在地，脸唇扭曲肿胀。

“总镖头，我有拚命拦阻过，我发誓！”镖师赶紧爬起身，顾不得满口鼻的血迹，奋力向北斗的背影哀号。“是格格硬要往妓院方向走去，才走到半路就撞见老鸨的打手们。我忙着一人打十人，实在救不了……”北斗已如箭一般飞驰远去，不见人影。

“总镖头！”

第四章

“哟，我可逮回你了，小祖宗。”天香楼老鸨眼带金光地得意奸笑。摇钱树回来啰。

“你搞清楚，我是自动上门来，不是被你这群笨手下抓到的！”只不过现在左右两臂都被打手们架着，有点狼狈。

“都是你，笨格格！”淑儿也被架在后方，愤怒地咒骂着。

“我不管你是自个儿想开了要回来，还是被他们逮到架回来，反正这次你是跑不了了。”老鸨打了个手势，立刻招来两名肥壮如山的恶汉。“通知黄员外，他要的姑娘到了。只要四千五百两带到，这小祖宗马上就让他开苞。”“慢着！”百灵硬装一副强悍样，手心却一片冷汗。“要我接客可以，但我坚持要穿我当初被拐来的衣服！”“这儿有你谈条件的余地吗？”才转过身的老鸨回她一记冷眼，阴狠骇人。

“妓女接客有什么稀奇，格格卖身才叫不可思议！”这句话倒给老鸨一个灵感。

“还有，四千五百两算什么价码！平郡王府光是娶我的聘金就一万两，本格格我是绝不贱卖的！”老鸨眼中金光由“千”字闪变为“万”字，整个人快飘上云端，脚不着地。

“可我死也不会穿你这妓院的烂布衫，除非你能找到比我原来那套更象样的衣料！”不可能找到的。她的衣服是上等缙丝绣袍，精工细致，色泽贵丽，哪是一般人摸得到的。

“你倒挺会摆架子啊？”老鸨奸笑地走近她。“生意还没做，就先挑剔起来了。”“大笔银子要赚不赚随你便！”这个方法一定成，一定能取回藏在暗袋内的信。

“老娘是爱钱，但有一样却绝对不爱。”一道狠光掠过她眼眸。“那就是：被人使唤！来人，把她押上楼去，里里外外都派人仔细看着。”老鸨一声怒喝，百灵立即被押往二楼，任她如何抗辩都无用。

“你有本事就替我打扮回原来的格格样，否则再怎么妆点也不过是个便宜货！你要是敢让我穿那些烂布衫，我保证会先抓烂客人的脸、砸破他的头、拔光他的发、踩扁他的——”“够了，格格，没人会听你的。”淑儿绝望地瘫坐房内椅上，视而不见地看着在房内站岗的肥壮恶汉们。

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百灵惨白着脸，拳头搁在怎么敲也敲不开的门板上颤抖。老鸨不是该替她换上她的衣裳，再把她关在房里等客人吗？然后她就可以利用刚才在药铺买的药粉，照着北斗上次逃亡的方法弄破屋顶逃走，不是吗？为何事情和她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愚蠢的女人，竟然因为跟男人一时呕气而做这种笨事！”淑儿操着满语愤恨低咒。

“你可以不必跟着我来的。”这样反而令百灵愧疚。

“我不跟你来，脑袋还保得住吗？”淑儿气得以满语破口大骂。“主子要下地狱，下人哪能不从？你不怕死、不要命，却不想想我要不要活！”“对不起。”拜托别再骂了，她今天受的折磨已经够多了。

“你把原因给我讲明白，我就不信百衲贝勒的信有多重要，重要到你连危险都不顾，命也不要！”“那是哥哥第一次诚恳地请托我，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平时兄姊向来很少理她，只是冷淡的各管各的事。“我感觉到这是一封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信，也只有我有机会替他亲手送给容贵姑娘。”“就这样？就为了这种无聊的手足之情而冒大险？”她不信！她们一直以满语交谈着。

“淑儿，我们避掉了云南平郡王这场婚事，避得了下一场吗？”这次虽然不用嫁给老头子，并不代表下次就会嫁给比较好的对象。“阿玛只会把我再配给他想结交的权势之家，也许还是得嫁个老头，或是疯子，或是白痴。”淑儿沉默不语。百灵的未来就是她的未来，主子前途悲惨的话，她这陪嫁的又有什么好处好享。

“我不知道百衲哥哥和容贵姑娘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他将要和别的格格成亲是绝对的事实。这封信很可能就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封情书。”“一封情书根本犯不着这么冒险地护送，弄丢了再写一封不就得了！”“如果他们是相约要私奔或殉情呢？”淑儿顿时哑口无言。果真如此，那这封信的遗失可能造成一人失踪或一人独死的惨剧。容贵姑娘的命值多少她不知道，百衲贝勒的命可是无价之宝！

“事情……没那么严重吧。”“或许，因为这一切全都只是猜测。但我会尽我所能为他们之间的恋情做最后联系。”“你简直无聊！”既然全是猜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臭格格，居然唬她！

“你不觉得这项使命很美吗？淑儿。”事到如今，她也只能苦笑自嘲。“我们这一生虽然没有享受浪漫恋情的机会，却有能力帮助别人完成恋曲。这封信就像是我们的梦。”“你有病！”她最受不了百灵的莫过于这点。“我看你是想当红娘想疯了。”“我们实现不了梦想，可以藉此实现在别人身上，促成美事一桩，这不是很棒吗？”“放屁！”淑儿一句话打破百灵充满期望的笑容。“那个北斗不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吗？找他完成你的浪漫恋情不就结了！”还寄望在别人身上干嘛！

“不可能的。”虽然她心里也抱着小小的期待。“他不爱我。只因为他想找个老婆，我又曾经向他告白过，应该很好上手，所以才会成为他的目标。”“能成为他的目标就不错了，这世上哪有什么爱！”野心也未免太大。

“我不要。若是让我自由选择，我一定要选个把我放在心中最重要部分

的男人！”她从小在家人心中就只是角落的一粒小灰尘，她努力地想在家人面前获得肯定、赢得注意，却仍旧被人忽略，只有被当作联姻道具时才具有存在价值。如果人生可以由她决定，她绝对要嫁一个爱她、看重她的男人。

“现在可好，拿我们俩的命跟你的大头梦同归于尽，觉得满意了吗？”“我可以救你出去，淑儿。”但要两个人都一起逃脱成功就有点困难。

“我不需要你救，我只希望你别再害我，老把我拖下水！”“吵什么？！”守在房内的恶汉突然咒骂。“别以为叽叽喳喳讲老子听不懂的满州话，老子就不知道你们打的鬼主意！”“我没打什么鬼主意，只是想换下这身皱衣服而已。”百灵由袖中掏出一锭银子。

“你能替我拿上次被老鸨拿走的衣袍来吗？”“何必换衣服。你嫌衣服皱，脱光不就得了。老子不介意！”“有钱不赚，你脑子有毛病吗？”百灵恼火地把银子拍在桌上。

“你不是要换衣服？那快脱呀，咱们看饱了之后再替你拿衣服来，如何？”另一名恶汉淫邪笑道。

“下流……”如果是在自己府里，非教侍卫把他们打到全身骨折不可。“脱就脱，本格格倒要看你们俩有没有本事看到最后！”“格格！”她还真的当众解起衣扣了。

“哟，来真的。”恶汉们双眼发亮。

“我受够了！自从来到扬州，没一件事是顺心的，连下人都一个个不听命令，无礼犯上！”百灵霍地拉开锦袍，暴露雪白的中衣。

“格格，你疯啦！快把衣服穿上去！”淑儿七手八脚地拚命阻止。

“你不要拦我！”“穿回去！”淑儿怒吼。“你不要每次情绪一激动就做傻事！你有没有脑子？懂不懂得羞耻？”“你拦她做什么？老子看好戏，你挡什么路！”两名恶汉不爽地上前拉人。

“别碰我！你们这种粗鄙家伙别碰我！”淑儿吼得比产妇还凄厉。

“淑儿，闪开！”百灵一喝，淑儿立即弯下身子让她将袍子甩往两名恶汉头上。原本夹藏在衣领下的药粉给百灵一抖，呛得恶汉们涕泪直流。

“他妈的王八蛋！你们……哇啾！”一个通天大喷嚏打得他满脸通红，咳个不停。

“喂！来人”两名恶汉还来不及召唤支持，立刻被脑后击来的花凳砸得天旋地转，瘫软在地。

“成功！”百灵乐得原地蹦蹦跳。

“快把衣服穿回去！”淑儿憋着气把衣上的药粉抖干净，扔进百灵手里。

“淑儿，你怎么知道我的诡计？”而且还搭配得天衣无缝，好象早已事先排练过。

“上回已经被你唬过一次了，这回还会猜不到吗？”她没好气地干脆亲手狠狠地把百灵塞进衣袍里。“快点弄好，我们拿了信就快跑。”本以为悄悄开门后会看见守卫的保镖，没想到外廊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远处的一楼大厅倒是热闹烘烘。

“运气真好。”百灵蹑手蹑脚地和淑儿溜出房外。“我们随便抓个女人以银子利诱，叫她把衣服还给我。如果她不买本格格的帐”“我早准备好了。”淑儿倨傲地把由恶汉手上抢来的大刀架在百灵的脖子上。“你啰唆够了吗，格格？”“喔，够了。”她很识相地赶紧行动，完全没注意到大厅内翻腾的怒火。

“又是你。上回抢走了我做生意的工具，现在还想老戏重演一次？”老鸨这回摆的阵仗可大了，楼上楼下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打手。

北斗面容肃杀地傲立大厅中，身后的三名中年镖师全不安地瞄着他手里握的长布条。

“女人，你做你的生意，我无权干涉。你拐骗良家妇女、逼良为娼，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反正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惹到我就成。但是这回你可把我惹毛了。”“哟，说得你好象有多大本领。”老鸨哈了一声。“我早摸清你的底了，北斗镖局的总镖头。”“是吗？这就叫摸清我的底了？”北斗冷冷勾起一边嘴角，浑身散发令人战栗的压迫感，连空气也为之凝结。

“上回你妨碍老娘做生意，这回岂能轻易放过你。”老鸨一弹指，全部打手拔刀出鞘。“别说是不把人交给你了，今儿个要我放你活着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事！”“我最后一次声明，把百灵交出来，一切好谈。如果你仍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北斗语气温和得近乎反常。

“总镖头，有话好好说，别冲动！”镖师们比北斗还激动。

大事不好了。如果总镖头是张牙舞爪地来讨人，那还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他沉下脾气、异常冷静，事情就严重了。

“你最好认清你是站在什么人的地盘、跟什么人说话！来人，给我上！”老鸨一喝，楼下急着抢功的打手立刻飞扑上去，却才跨近北斗没两步，就被他骇人的气势吓僵了架式。

“好，你已经用完我给你的机会了，那么咱们就开始算总帐吧。”北斗平静地卸下手中握的长布条，展露禁闭了十年的秘宝。

“不，总镖头！别这样！”完了，一切都完了，北斗是真的豁出去了。

布条整捆落地后，一把沉重硕大的带鞘长刀赫然出现。刀鞘乌亮繁复，雕着一条猛龙蟠踞星宿。刀还未出鞘，一股浓烈的杀气就已辐射而出，让人发寒。

“十年不曾喂它，想来它一定饿坏了。”北斗轻盈地横举刀身，如同多年不见的老友似的凝视着。

“这……这是什么东西？”老鸨不自觉地退两步。就算她没武功，也感觉到大刀肃杀的阴冷灵气。

“刀。”它曾经是北斗手臂的一部分，人刀合一，情感气脉相融。“可惜这十年来我没好好供养，委屈它了。”“供养？”老鸨僵硬地笑笑。“又不是神佛，需要每日献上鲜花素果吗？”“刀不是这种养法。”他终于调回视线，盯准老鸨。“它不能用花果和爱心来养，而是靠鲜血和杀气！”一道冷冽的银光自鞘中抽出，刹那间仿佛奔射出一声令人心惊胆战的尖吼，共鸣震撼着整座大厅。

那不是人类的声音，而是凝结在刀上的灵气。

“七……七星蟠龙……”打手们之中有几个混过大场面的，终于认出这把眼熟家伙的来历。

“不错，好眼力。”阴狠的冷光在北斗咧开的笑齿上闪现。“还记得十年前威震武林的下一句吗？”也算在江湖中打过滚的老鸨被突然唤醒的记忆吓破胆。她想起来，只是没想到自己惹上的会是这么个大麻烦。

“七星蟠龙，狂刀北斗！”“对，我就是狂刀北斗。托你的福，封刀十年的功德现在全给你毁了。”“来……来人，给我上！统统一起上！”老鸨疯了似的狂喊。要是不快抢得先机，等他动手可就完了。

顿时大厅内厮杀狂喝交错，二、三十人如苍蝇般同时攻向北斗又杀又吼，老鸨双腿发软地拚命往后退，不忘对搀扶她的人赶紧下令“快……快把姑娘带下来，我们全靠她保命了！”“人在哪里？”一只巨掌将老鸨拎在空中，咆哮道。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老鸨吓得涕泗纵横。“我不知道您就是当年虎霸山的狂刀北斗，小的知错了！”她原以为北斗这家伙只是个普通镖局的小角色，哪知道他和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少年山贼是同一人。消失了十年的狠角色，居然被她糊涂撞上了！

北斗一手揪着老鸨，单手单刀打得全场人倒地哇哇叫。

“您喜欢的姑娘我马上带到，我已经派人去带她来了。”她合掌哭嚷，拚命哀求。

“什么我喜欢的姑娘，她是我老婆！”他吼得老鸨几乎耳膜爆破。

“小的该死，小的有眼无珠，请北斗大爷饶命！”“要算帐不是吗？我们一笔笔的好好算吧！”咬牙切齿的北斗格外狰狞。“你找人拐骗良家妇女，实在欠揍，还好死不死的拐到我老婆身上来，吓坏我的宝贝。光这一点，你就该被我碎尸万断！”“大爷，别这样，我发誓我绝没动姑奶奶她一根寒毛。”“我拿她当手里捧的宝，你却拿她当做生意的料，还滥用衙门的门道派人追捕她！

你知不知道她昨夜逃得多辛苦、饿得有多惨？如果我当时没及时赶到，让她的清白毁在这里，你以为我会让你四肢健全的活下去吗？”“我错了、我错了！”老鸨当年被卖时都没现在哭得凄厉。“北斗大爷宅心仁厚，请高抬贵手，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姑奶奶她那么个温柔可爱的小女人，一定不愿意见到血腥暴力。大爷饶命哪！”一听到百灵，他的暴戾登时软化一半。

她的确是个软心肠的丫头，可能根本没想到他若依江湖规矩教训这帮人，惨况会如何。但总不能期待他以爱心及宽容对这群废物晓以大义吧。

“看在百灵的份上，我饶你不……”“不……不好了，那个格格和侍女……不见了！”传话的小厮突然被北斗冲近的身躯逼退好几步，跌坐楼梯上。

“不见了？”“我……我找不到她们两人，姑娘们说……是往后山逃走了……”小厮给北斗瞪得当场失禁。“大……大爷饶命……”“逃走！”北斗气得一掌重重狠击在桌上，吓破大伙的胆量。“我这不就来救她了，还逃什么逃！”“总镖头，我们去追就行了，您不必亲自……”镖师们还没说完，北斗已如箭一般朝门外马背飞身而去，并撂下狠话，“把这座妓院给我拆了！”“天哪！北斗大爷……”老鸨如丧考妣地喊着。“这是我一辈子挣来的心血，不能拆啊！”北斗猛然回眼的杀人表情，吓得老鸨后悔刚才的嘶吼。

“如果百灵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光是拆这妓院，我还会连你的骨头也一根根拆了！”

风驰雷掣的快马飞蹄，在火红的日落艳影中更显焦急。

饭桶！他养的那群镖师除了几个当年同是虎霸山山贼的好兄弟外，其余的全是饭桶，连看顾个格格也不会！这次逮回百灵之后，休想他会放她在视线外自由活动。

“百灵！”逆风中阵阵怒吼震荡，落日已开始融入山头。

以她们可能的逃亡路径及乱草痕迹，八成有人出了什么分头逃开的鬼

主意。这招对追捕她们的坏人很有效，对赶来救她们的恩人则异常头大。

他非得赶在天黑之前循着微弱的线索追回两人，否则日落后的荒山野岭比妓院安全不到哪去。

一抹鲜丽的色彩在树林中掠过，北斗立刻拉马掉头。

“百灵！是我，别再躲了！”偏偏她就是闪来闪去，不肯听话，硬要惹毛他。

“我是北斗啊，你还躲什么！”气得他额暴青筋，加速奔过去，伸手捞人。

“啊！别碰我！”突然被他由背后抱上马背的娇躯奋力挣扎，一道冷光出其不意地挥过他胸膛。

他没料到百灵会吓成这样，更没料到她手中会握着一把烂刀。虽然敏锐的反射能力让他躲过一劫，突来的错愕却还是让他愣了一下，衣裳被刀子划破。

“是……是你。”烂刀由纤瘦的手中掉到马背下。“我……我还以为是妓院来追捕我们的人……”惊慌之下，她只顾着死命跑，根本没在听来人的呼叫。

“为什么会是你？”北斗皱眉瞪视被他抱到马上的淑儿。“这不是百灵的衣服吗？”“这是我们才从妓院抢回的衣服，里头藏的信格格抽走了，由我穿出来诱敌”“百灵在哪里？”“你吼什么？”不死也给他吓掉半条命。

“我们只是朝反方向各自跑，我怎么知道她现在会躲到哪去！”反方向！他转手将淑儿放下马，立刻掉头。

“喂！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我下来？你总不能教我从这里自己走回去吧！我可是格格的贴身侍女，你该有的礼貌”一个手掌大小的油纸包由马上扔进淑儿手里。

“立刻生火，把这包东西也扔到火里烧，我的人马看到烟火信号就会赶来救你。千万别离开火堆，有野兽靠近就用火吓走它们，听到没有！”北斗最后一句的重喝吓住淑儿，魄力十足的权威感吓得她忘了发飙。

马匹倏地载北斗奔往另一个方向，狂野的马蹄声一如他慌乱的心跳。

“百灵！”人在哪里？逐渐转暗的天色让他看不清草丛痕迹。她是往树林那里转走了，还是朝前面的乱草堆逃逸？“娃娃，我是北斗，我来救你了！”火盘似的夕阳完全融进山后，天空布满灿烂晚霞，迎接黑夜来临。

凭一个小姑娘的脚力，她跑不远的。可是人呢？为什么完全见不到踪影？她也真会乱逃，这种完全没路的山野也敢跑，怎么不想想要是碰到野兽该怎么办！

“娃娃，你在哪里？”再不出来他要杀人了！

“北斗……”一句细小的呼唤自他后方传来。

“娃娃？”他不会听错了吧？北斗放缓马步，慢慢朝一丛浓密的草堆处走近，前方远处似乎有隐约的流水声。“娃娃，你在哪里？再出个声好吗？”他等得心脏都快急跳出口，才听到轻微的颤抖细嗓。

“北斗……我在这里。”树上！他猛然抬头，果然看见一个娇小的身影攀在树干上。他还来不及放心，就被枝桠边吞吐舌头的花蛇刷白了脸色。

他终于知道百灵为什么不敢大声响应他，连忙轻巧翻身下马，抓起一颗小石头。

“娃娃，别怕，这种蛇只是看起来可怕而已。”才怪！可是她然紧张地和花蛇对峙许久，四肢虚软、神经紧绷。“我以前常在山里对付这种蛇。只要

你不动，它就会以为你是死的。”“真……真的……”她怕得连声音都没有了。

“你听我的口令。我叫你跳的时候，就直接放手掉下来，我会接住你。”就在她泪眼汪汪转头往下望的刹那，花蛇发动快如闪电的突袭，窜向百灵；一个飞石却以更猛迅的速度击穿它的脑门，当场毙命。

“啊啊 啊！”百灵一个失神，整个人由树上提前摔落，吓得北斗赶紧跨前伸手。

“完了！”当他接住百灵身子的刹那，立刻明白大事不妙。他是安全救到了心肝宝贝没错，却也一脚踩在没有底的草丛堆上——因为这整堆草丛全蔓生在悬崖边上，底下是万丈断壁。

“北斗！”两人坠落的瞬间，他以身子和双臂紧紧将她搂在怀中，翻滑而落。

一阵碎石沙土由他们跌滚的方向霍然扬起，令他无法辨视可以攀住的东西，只能豁出去地一路滚到底。

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天。似乎从他决定押百灵回京后，麻烦就源源不断。难道真如好友元卿所说，他和百灵八字不合？“北斗，你怎么了？北斗！”一团团轻软紫貂扑打在脸上的感觉真好，被人这样一声声呼唤的滋味也挺不错的。

活了这么大把岁数，除了兄弟朋友间的粗鲁吆喝、花街柳巷的娇声嗲语，难得享受这么细嫩贴心的呼唤。

“快点醒醒，你是不是撞到头了？北斗！”胸口上仿佛有两只小手抓着他拚命摇。真是……好想笑。这么一点点力道，替他搔痒都嫌太虚弱，可是这份甜蜜却是他最眷恋的回忆。

以前出入端王府押货时，总会有个小人儿就这样拉着他的衣袖，追问他许许多多的事情。小小的脸蛋、细细的声音、兴奋的眼神……他不知有多少次想将这甜美的小人儿吞吃入腹，或偷偷藏在衣袖里带走。

可惜她实在太小了，一个大男人对十一、二岁的娃娃一见钟情也未免太可笑。倒霉的是，他竟然持续可笑了这么多年，痴心地等她长大，好把她娶回家。

奇怪，他又不是没女人爱。大江南北的红牌妖姬都曾为了争他大打出手，多少艳妇对他频送秋波，更不乏暗恋他的黄花闺女藉诗信传情。为何他都无动于衷，却对一个娃娃如此执着？他八成上辈子造了很多孽，干了一堆坏事，所以这辈子才会如此遭天诅咒……嘴边的清水与额上的冰凉感抓回了他的思绪，开始闪动睫毛想要睁眼。

“北斗！你有没有好点？”兴奋的小手轻拍他的脸庞。

“水……”再给一些吧。

“你起来一点再喝，不然都从嘴角流出来了。”一双小手把他的头抬靠起来，灌他清水。“还要吗？”北斗眨眨仍有星花在转的双眼，先是看见只剩一层薄光的晚霞，继而发现自己的脑袋居然正靠在百灵怀中。

啊，死而无憾。

“北斗！”怎么又昏过去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说话啊。”他一定是抱着她滚落山谷之际撞到头了。

他全身上下都是被石砾擦破的痕迹，看了就教她内疚。

“北斗，你先待在这里，我去替你找人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救人要紧。她以衣袖抹了抹双眼，立刻起身，右手却突然被一股霸道的力量箝住。

“北斗？”他不是昏过去了吗？居然闭着双眼也能抓住她的正确位置。

“不要走……”虚弱的低吟听了教人不得不同情。

“我只是去找人救你，很快就会回来。”百灵焦急地用敷在他额上的湿衣袖擦擦他脸上的刮伤。“你看，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抱着我一路滚到这河谷来，难怪你人都摔昏了。”可是她却毫发无伤。

他依旧闭着双眼，一副音容宛在的死相。

“北斗？”他握住她的力气那么大，应该没事吧。

“娃娃……我想，该是向你道歉的时候了。”就算先前滑落山谷的意外没吓到她，他这句话也足以把她吓死了。

“你说什么？什么叫该是道歉的时候？”他是不是摔坏脑子了？还是……

“你别装死，北斗。真要断气的人，不可能还有这么大的力气抓着我的手。”北斗无力地凄然一笑，让她颇有罪恶感。她真不该把话讲得这么毒。

“我不会死。”感觉到掌中小手的微微颤抖，他实在舍不得逗得太过火。

“只是……身子无法动了。”因为他懒得动。

“会不会是摔出内伤了？”她慌张地检视瘫躺在河岸边的庞大身躯。“虽然你手脚没断，可是膝盖脚踝、手肘手背都磨破了。我本想扶你下山、又怕万一伤及内脏。”“娃娃，我没事。”可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好疲弱。百灵急问：“真的吗？你别跟我逞英雄。”“我只是想向你道歉，没力气逞英雄。”“谁教你要多管闲事的来救我。”她按捺住自己无聊的同情心。“我们明明已经分道扬镳，各管各的事就好，你干嘛还跑到这儿来。”“够了，娃娃。”他合上疲惫的双眼，叹口气。“你知道我根本不可能放着你的安危不管，就别再拿这种事情跟我吵。”她懊恼的瞥他一眼，他似乎真的伤到元气。“你还好吗？”“很累而已。”“喔。”那还是别在他耳旁啰哩叭唆好了。她静静地坐在他身侧，放好他额上的湿布。

“娃娃，我们之间的事。”“天黑了，要不要生个火？”一阵寂静之后，北斗在黑暗中闪着晶亮的双眸。“今晚月光够亮，不必生火了。”“喔。”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外加北斗令人坐立难安的视线。“你会不会饿？”“不会，但你到底要逃避我的话题到几时？”她蜷坐在地上的两只小脚差点打结。她真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气恼，怎么她每次苦心安排的把戏总会被他轻易识破？“好……好吧，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可没什么耐性听你啰唆。”她不是没耐性，而是害怕。对于北斗甩了她的那段往事她碰都不敢碰，一碰心就痛，他却老爱拿她最想逃避的过往和她谈。搞什么嘛，就这么想看她的狼狈相吗？“我只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不该伤了你的心。”刹那间，她的神情和脑袋一样空白。

“你在说什么？”在月光照耀下的北斗，俊脸温柔得令人心悸。

“从现在起，我不会再为半年前的事多说一句辩驳。你伤心了这么多个日子，确实是我害的，我欠你一个道歉。”“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她把视线自北斗脸上移开，否则几乎没法子集中注意力说话。“我虽然有向你告白的自由，却没有阻止你中意别人的权利。你并没有欠我什么。”“如果我开始中意你了呢？”“你不是开始中意我，而是开始想捡便宜。”而她这个曾大胆向他示爱的笨家伙，当然再便宜不过。

“难道因为我曾向别人求亲，就不能重新喜欢上另一个人吗？”“你可以喜欢的对象太多了，不必挑我。”除了叹气，他还是只能叹气。“我以为我为你付出的这一切多少能打动你，看来只是白费心机。”“你帮忙我的这些

事……我很感激。”“我不需要你的感激。”他很清楚百灵良心此刻正面临多大的煎熬，就让她继续煎熬下去吧。他为她受了这么多委屈，礼尚往来一下是应该的。

“我很抱歉把你卷入这么麻烦的事，所以才说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吧。你不必为我费心，我也不想欠你人情。”“关于你要送信的那个容贵姑娘，我有点头绪了。”“真的！”她马上忘了嘴边划清界线的宣言。

“你如果没有特殊的门道，很难找到她。因为她只跟特定的权贵人士来往，一般老百姓只闻其名，不见其人。”“那我该怎么找到她？”北斗太厉害了，居然几个时辰之内就查到这些内情。

“我已经拜托一位正在江南的朋友替我打听。毕竟我的人脉只在一般阶层，上流圈子里的消息就不怎么灵光，大概明、后天才能给你回答。”“谢谢，这真是太好了。我在扬州问了足足三天，打探到的都没有你多。那这封信就可以早点。”“好了，我该讲的事都讲完了，让我休息一下吧。”合上双眼，他又摆出一副凄凉的死相。

“北斗……”怎么连个道谢的机会也不肯给呢？他声明过不会收她的钱，也不需要她的感谢，却拚死拚活的帮她这么多，为的是是什么？真的是因为他喜欢她的缘故吗？不争气的心脏居然在这个念头下狂跳得一塌糊涂……北斗不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吗？找他完成你的浪漫恋情不就结了！

是啊，连淑儿都这么说，她还在逃避什么？可能是怕自己的心陷入更深的痴恋之中吧，她实在禁不起北斗再一次的拒绝。

“北斗……”振作一点，嗓子别抖得这么厉害好吗？“你帮……帮我这么多忙，真的是因为你喜……喜喜欢我吗？”他居然像早在等她开口似的霍然睁眼，咧开致命的性感笑容。

“娃娃，不可能有其它理由的。”

第五章

满天星斗之下，清溪上点点波光闪烁。日晚风清的潺潺河岸旁，一男一女正陷入荒野大对决之中。

“娃娃，你是打算和我狠狠打一架吗？”号称浑身动弹不得的重伤男人悠闲躺着，双臂慵懒地枕在脑后。

“哪……哪有。”坐在他身旁的娇躯却僵硬得有如钢铁顽石。

“你好象进入备战状态的勇士。你在怕什么？怕我等一下会改口说刚才的话全是唬你的？”“你真的在唬我吗？”她惊吓的神情仿佛突然被他砍了一刀。

“当然不是，我这个人说话做事全是认真的。”他愉快地聆听百灵偷偷松了口气的声音。“把信件送到容贵姑娘手上回北京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只能等候家人另外为我安排的新夫婿。”这就是现实。

“干嘛口气这么悲惨？他们不管再怎么安排，好歹也会找个有钱有势的夫家让你安享天年吧。”“我才不希罕那些钱财和权势，豪门里的真实世界我看多了，也看透了。”北斗扬起满足的嘴角。百灵还是没变，就连她家人向来最耻笑她的这一点仍保留着。

“不要钱、不要权，那你到底想嫁什么样的男人？”“我想……如果我有选择的权利，就嫁个只爱我一人的对象。”她将下巴靠在曲起的双膝上。“我不想嫁像我阿玛和哥哥们一样的男人，只把女人当工具，让不一样的女人发挥各种不同的用途。有的是换得地位、或结合势力、或金钱、或泄欲、或无聊时的调剂。”“端王府的男人条件太好了，当然有风流的本钱。”“所以我最讨厌这种男人。虽然大家都笑我太过天真，妄想着那些不值钱的小情小爱。可是与其和人做对冷面怨偶，我宁可和心爱的人做对贫贱夫妻。”“贫贱夫妻的生活可是一点都不浪漫的喔，穷到极限时搞不好只能啃石头。”“我不在乎。只要两人能同甘共苦走一生，再艰困的日子我也撑得下去。”“嗯。”北斗沉默地仰望星空许久。“经过以上的综合分析，似乎我就是唯一符合你理想夫君条件的人选。”“你……你少恶心了！”居然讲得这么理所当然。“别以为你声明自己喜欢我，就可以得寸进尺的作你的大头梦！”她羞得脸蛋都要炸掉。因为他答对了。

“可是娃娃，现实中的贫贱夫妻并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悲惨壮烈。”他改以一手撑头，侧躺着凝视她。

“不是吗？”但她很向往这种充满爱情的凄美世界耶。

他真是服了百灵这颗浪漫的脑袋。

“你恐怕不太清楚幸福夫妻的真谛。”他悠哉地笑看百灵一脸狐疑的模样。“有一种东西，是浓情蜜意到极限时不可少的。”“什么？”她没有很好奇啦，只是有点想知道答案而已。

“例如……”北斗流露诚恳的奸笑，轻轻抚揉起她的小手。

“你干什么！”讨厌，一不小心又被他箝住。他难道不晓得他的碰触很灼人吗？“感觉到了吗？”看她慌乱成这副德行，幸福美满的时刻不远矣。呵呵！

“感觉个头，快放手！”她的另一团紫貂小拳头拚命攻击他的铁掌。

“娃娃，你还不明白吗？你的心跳和体温已经告诉你答案了。”老天！光是握着她柔软的小手他就开始有反应。

“答案？什么答案？”她的双眼早被他的危险笑容迷花了，脑袋一片糊烂。

“渴望亲近心上人的感觉啊。你想，情人间的绵绵情话都是怎么说的，嗯？”他几乎是鼻尖对鼻尖地朝她炽热呢喃。

她根本不知道北斗在说什么，只觉得他双唇蠕动的方式好性感。她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注视他的嘴唇，曲线优美得不可思议，艳厚的下唇更常勾起魅惑十足的角度，迷人的浑厚嗓音也流转自这两片唇之间……“想尝尝看吗？”看她一副好奇小猫咪的痴迷样，不等她回答，他就主动吻上去。

真是……人间美味！他渴望舔吮这柔润红唇太多年了，久得令他一时收不住贪婪的胃口，愈吻愈狂野。

在他探舌进入他们的吻中时，百灵愕然瞪大双眼，还来不及撤退，就被他的铁臂由颈项一勾，整个人跌趴在他平躺的身上，逃离不了他过分专注的火热侵袭。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她颤抖地闭紧双眼死抓着他的衣襟，一不小心，他胸口上被刀划破的布料被撕扯得更敞开。

“别急，娃娃！”他痛苦地在她唇上低喃。听见她扯破他衣料的刹那，他差点爆炸。

“我们一步步慢慢来好吗？”“我没有！是你的衣服本来就”她的唇形正好迎上他另一波野蛮攻击。

他邪气地吻着她，深深含吮她甜美丰润的下唇，调戏她羞怯的舌，刻意要她销魂。

纵横艳妓美女间的风流帝王，竟然栽在这个小娃娃手中。为她守身如玉、为她茶饭不思、为她卖命奔波，还被她点起了前所未有的欲火。

“你这个要命的小混蛋！”他一边在她嘴里咕哝，一边狠狠加重双手力道。将她柔软的身躯压陷在他的肉体中。

“唔！”她的肺快被他压爆了。但她的双拳似乎不具攻击力，反而极富煽动性。

她快昏过去了！既要应付他放肆火辣的深吻，又想快快逃离蛮横压在她臀上的怪手，根本分不出心思去阻挠正在拉掀她腰际衣裳的巨掌。

“娃娃，我等你等得好久，太久了……”他的嘶哑全融在她的耳垂上，尽情品味着她的柔嫩，享受她丰满双乳隔着衣衫压贴在他胸膛上的触感。她臀部的曲线实在过分完美，与他炽烈的勃起在各自的衣裳下亲昵相抵。

该死！他没想到竟会在这种地方引爆两人的火花，他实在不希望百灵的第一次如此克难。不过时势造英雄，他照样有办法让她完全忽略外在因素。

“北斗！”她突然双手环胸地大喊。

他居然把她的上身衣衫一口气自腰际全拉至腋下，以他的双掌来遮掩她胸脯暴露的窘况。

“真是太完美了……”他沉醉地仰躺在地、闭眸叹息，以双手浏览她动人的曲线。

这就是那天透明薄裳下的玉乳，这就是他垂涎已久的粉红色蓓蕾，在他指头挑弄下逐渐成熟的甜美果实。

“北斗，快住手！”她紧闭双眼埋首在他颈窝哀号。她快被一波波触电感击毙了，却又衷心希望他别真的停手。这份陌生感觉实在太奇妙，既害怕、又渴望，俨然让她变成了矛盾的怪物。

“北斗……我觉得我……好奇怪。”“可是这感觉并不讨厌，对吗？”北斗呵呵笑着将她自胸膛上推起，好让他抬起头来含住柔嫩的蓓蕾，深深吸吮。

她错愕地抽息着，搁在他衣襟上的双手完全失去反抗的力气。此时她才发现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相对的，北斗对她的了解极为透彻，好整以暇地玩弄着她的每一项脆弱感觉。

“如果你之前没有自妓院逃走，乖乖等我去救你，我们就不会沦落到在这种地方厮磨。”他嘴巴上说是沦落，心里却欢畅得像森林里快乐的野兽，以唇舌品尝着、兜转着她的乳头，前前后后地挑逗着，刺激得让她蜷起脚趾不住哆嗦。

“够了，北斗……我觉得够了。”这种诡异的游戏再继续玩下去，只怕她会融成一摊泥。

“别怕。”也别想逃。“瞧你吓的，好象我在欺负你似的。”他得意地舔着她溢出眼眶的水珠。

“什么好象，你本来就是啊！”他的含泪控诉在他突来的轻吻下赫然中断。

“不要冤枉好人。”他歹毒的笑着以舌尖继续挑弄另一颗蓓蕾。

她娇弱的轻喘带给他前所未有的亢奋，他第一次体验到全然的奔放与

激切的渴望。

只有百灵能引起这股神秘的狂潮，仿佛他的一切全因她而鲜活、勇猛。

“不能每次都只有我一个人饱受折磨。”天晓得这半年来他为了百灵承受多少次欲求不满的疼痛。“让我们发挥同甘共苦的精神吧。”他的大手俐落地由她的小腹滑入下裳之内。

“北斗，不可以！从来没有人”“我知道，我是第一个。”也会是她这辈子的唯一一个。

“等一下”她的抗议赶不上他手指的突袭速度，在她还来不及搞懂他的意图之前，甜蜜的核心就遭他占领，开始玩起折磨人的游戏。

“真是……”他沙哑地轻轻笑起，对她最脆弱的女性部位进行探索。“有个热情如火的妻子是多少男人的梦想，没想到我竟然会是美梦成真的一个。”

“我没有！我哪有……”百灵被他放肆的爱抚吓得倒抽口气，无法自制地握紧拳头，闷声颤抖。

“你有，你甚至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他的低喃充满成就感与占有欲，手指更加邪恶地撩拨着、画圈揉转着，享受她在他怀中的抽搐。“我要彻底把你带坏，娃娃。”她搞不懂自己到底怎么了，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只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某处特别执着的戏弄，揪着她每一根快崩断的神经。

“北斗……”她连嗓音都快粉碎了，怎么办？这是他见过百灵最令他销魂的一面。红艳的脸，不知所措的水汪汪大眼，一声声无助的轻唤几乎击溃他自我克制的美意。

他没有把坏女人变好的伟大志愿，只有让好女人变坏的野心。因为这就是他今生唯一的宝贝、最想要的女人。

“北斗！”连续的莫名紧绷实在让她难以承受，竭力在残存的意识中求救。

“飞吧，娃娃。我会在这里接住你，让你自己飞出去吧。”他大胆的手指豁出去地凌虐她纤弱的感官，将她的意识推出控制边缘外。

一阵突来的痉挛让她猛然抓紧北斗的衣襟，灵魂深处的震荡正要呼出口的刹那，被他急速翻身起来的势子吓得跌坐在地。

“快站起来！”北斗粗鲁的低吼让她一片茫然的愣住，眨巴了数次双眼仍平稳不了紊乱的气息，只能傻傻地被他拉起身子。

怎么回事？她急喘地慢慢凝聚昏花的焦点。

“北斗？”她没想到自己回过神来看到的第一眼，会是他不耐烦地匆忙替她整理衣衫的模样。

一股闪电般的羞愧与挫折感劈进她的心头，冲往眼眶四周。

“王八蛋！”他愈是急，愈塞不好她的衣服。

“我……我自己来。”她抖着手拉好衣裳，由天堂突然掉到地狱去的震撼太强烈，让她无法掩饰神情的凄惨。

她在做什么？她到底忝不知耻地放任自己跟北斗做了什么？“娃娃，先别哭！我们得赶紧躲”“总镖头！果然是总镖头，我们找到人了！”不远处的一声叫嚷，立即引起四周响应的呼喝，霎时一、二十把火炬全往他们的位置靠近。百灵看了当场傻眼，这才明白北斗方才焦急的原因。

“该死……”来不及了。北斗懊恼地将脸埋入双掌中。

“格格！找到格格了吗？”淑儿的声音由远处一路跑过来。“两人都还好吗？有没有受伤？格格她”淑儿跑到一半，就和大伙愣在相同的地方，错愕地瞪着搜救人马围着的焦点。

浑身衣衫擦痕累累的北斗皱着眉头，昂然伫立，显然没啥大碍。缩着双肩站在他身侧的百灵，才是众人目瞪口呆的关键。她身上没什么伤，衣衫却一副来不及理好的凌乱，秀发飞散，红艳的双唇显然才遭人狂野欺凌过。加上先前微微涌上的泪意，让她看来备受屈辱、楚楚可怜，标准的落难美女样。

大家什么话都没说，心里却有了一致的可怕推论。

“左北斗！你……你你你……”淑儿气得当场岔气，火速奔到百灵身边将她紧紧搂进怀里。“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对格格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啊？什么禽兽不如的事，居然让淑儿痛哭成这样？百灵反而呆呆地愣在她怀中。

“为什么？总镖头。”几个地位较高的镖师简直不敢相信。总镖头喜欢百灵格格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但从没想到光明磊落的北斗会乘机欺负一个弱女子。

“总镖头，这……这该怎么办？”坏了一个格格的清白，事情可搞大了。

“你说！你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淑儿扯嗓怒吼。“人家要你把格格押送回京，是送一个未出阁的闺女回府。你现在却对她做这种事，要我怎么回去说明？”“直接说我以暴力强占百灵不就行了。”反正楼子是捅定了，他也懒得辩解。

“你休想草草了事！这件事我绝对要向王爷呈报，要你还格格一个公道！”淑儿疯了似的又哭又叫。

“随你便。”北斗拍拍身上的尘土，看也没看淑儿一眼。“如果你是为了百灵才这么激动，我会很赞赏你的忠心耿耿。可惜你只是在为自己危殆的前途担忧，就别哭得那么惨烈。”还好意思说自己在替百灵讨回公道，呸！

“左北斗，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如此放肆！你……”“注意你的措辞，丫头。”北斗警告的伸出食指，气势凶猛如剑尖。“我会包容百灵任何事，但我不会包容她身旁狐假虎威的家伙。你最好早点了解你是在对什么人说话，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你这个……”在他慑人的冷睇下，淑儿根本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格格的事……”“随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吼得众人为之一跳，不敢出声。

他受够了。每次做什么事不是被人误解就是被人冤枉，就连难得的浪漫夜晚也被人搞砸成一出强暴悲剧。他这辈子八成是和幸福二字无缘了，一路衰到底！

“慢着，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出人意料的，开骂的竟是娇弱可怜的小格格。

“别担心，这件事我会负起全责的。”北斗爱怜的语气和先前的魔鬼咆哮截然不同。

“反正我本来就决定要娶你。”只是理由比他预期的难堪得多。

“你负什么责？你强占我什么？我明明仍是完璧之身，你干嘛摆出一副已经霸王硬上弓的模样？”居然还顺着大家乱猜的方向屈就下去。

“完璧？！”全体人员齐声大合唱。

“娃娃！”讲的这是什么话呀，他都替她不好意思了。“你不明白的事，别大声嚷嚷。”“我哪有不明白！”她恼火地推开在她耳畔咬牙低语的北斗。“我在被送出阁的前一天，额娘和嬷嬷就已经把男女之事交代得一清二楚。”只是透过北斗的行动方知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知道并不等于感觉到。

“那左北斗是强暴未遂啰？”淑儿的人生仿佛出现一线曙光。

“什么强暴！他才没有那么做！我们”“够了，娃娃。请你别再详细解释下去了。”北斗垂头无力地横掌盖住她的嘴巴。

“事情总得说清楚啊，怎能任人胡说八道，破坏你的名声？”她激烈地在他掌下咕哝抗议。

“乖，这件事我来处理就行。”虽然她的正义感过分天真，但她为他挺身而出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你还笑！”现在应该要发火才对。她拉开他的大掌冲着镖师们开炮。“你们把北斗看成什么人了？一起行走江湖打拚天下的伙伴，居然一点信任也不肯给。北斗是趁人之危的小人吗？他会使这么卑鄙的手段吗？”“你讲这什么话？你还算是个格格吗？”不知羞耻！淑儿气得忍无可忍。“刚才发现你们的状况就已经证明他对你不规矩，你居然还帮这暴力侵犯的恶徒说话！”“他哪有使用暴力？有谁亲眼看到他强迫我了？”别自以为是的把下流联想当事实。

“好了，娃娃……”“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你早就变成他暴力强占下的牺牲者。是我们来得巧，刚好挽救你的清白！”“就算你们没有及时赶到，我也不”一只大掌紧紧盖住下文。

“剩下的事由我来解决。你再讲下去，只会让强暴变成诱奸而已。”他轻轻笑着在她惊愕的小脸旁低语。

“你还敢对格格无礼！”淑儿狠手一抓，拉开百灵远离色魔。“从现在起，我绝不会让你再靠近格格一步！”“可是北斗他是浴”一个始料不及的巴掌赫然打在她脸上。不痛，却令她呆愣得反应不过来。

“你！”北斗箭步飞来，几乎当场抓碎淑儿的罪魁祸首“手”。

“你居然有脸替他讲话。你这不叫无知，而叫无耻！”“把她给我带下去！”北斗对恨泪满眶的淑儿毫不怜惜，直接推往属下身上。

“等一下，别这样！”百灵反而慌了。

“一个下女居然三番两次犯上，你不教训她就罢了，可是不能纵容她到无法无天的地步！”竟敢伸手打他的宝贝。

“她不是无法无天，她只是气坏了。”也是怕坏了。

“娃娃不计较你的无礼犯上，并不代表我也不计较！”他指着淑儿痛斥。

“既然那么讲究身分又身为下人，就摆出个下人该有的样子给我看！”她居然敢打娃娃，而且还是当着他的面打！

“总镖头，冷静！”镖师们赶紧拉住北斗暴怒的身势。

“要我摆出称职的下人模样，行！先叫格格让我看看她有哪一点像个主子！任性无知、不知轻重我都忍了，但我受不了一个自私妄为的人拿我的人生开玩笑！”“我没有自私妄为，淑儿，我”“你敢说你没有！”要不是左右有人拉住她，淑儿恐怕冲到百灵面前又来一顿打。

“为了送你那封什么鬼信，我们差点没命，现在你还和这左北斗搅和不清。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有了万一，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回去复命？还是干脆先自杀谢罪，省得回去被毒打一顿再赐死？”“不会有这种事的，我会护着你！”百灵对天发誓。

“你连你自己都管不好，还有什么脸讲这种话！”“总镖头！”大伙突然奋力抓紧北斗，却抵不过他冲向淑儿的蛮力，全被拖过去。

“你不必等着回端王府复命，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惩罚你！”他受够了！

“北斗，放开淑儿！”百灵慌乱的狂抓狂叫。“你这样拎着她，她会窒息的。快放手！”“除了百灵之外，端王府一家子全是王八蛋，没想到连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下人也一样。”他咬牙切齿地燃烧着隐忍已久的怒火。“若百灵要找人伺候，也不差你一个！”“不要，北斗！别欺负我姊姊！”就在北斗要将淑儿重重甩往地上时，百灵的尖嚷中止了他的惩戒。

“你的什么？”“放她下来，我不准你对我姊姊这样！”她气得两眼一泡泪，扭腰对峙他跟前。

北斗一松手，淑儿立刻由空中重重摔坐在地，痛得鬼吼鬼叫。

“为了一个下人撒这种谎，值得吗？”“我哪有撒谎，淑儿本来就是我姊姊，同父异母的姊姊！”她边扶淑儿起身边愤然大吼。

北斗无力地叹息。“我的老天，你的老毛病怎么还是改不掉？”百灵这毛病，他太清楚了。

端王府里，姑姑嫂嫂们养腻了不要的小宠物，去她房里就可以找到；王爷福晋们不再喜欢的奇花异草，全被她捡来养在自己的院落里，欣欣向荣得乱七八糟；府里若遣散老弱的下人，她就会参一脚，替他们争取优渥的报酬；若有小仆或奴婢遭到毒打重罚，就会看见她跑去讨伐主子的惨无人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是变本加厉。

哥哥们在外始乱终弃的女人和野种，凡是跑来向王府求救的，她绝对有求必应。父亲在府内调戏过的侍女有冤无处伸，找她就行了。

难怪整个王府的人都巴不得赶紧把百灵嫁出去，省得她老在发扬正义公理，让原本随便就可打发掉的小事化大，大事化为难以收拾的乱局。

“你好管闲事的热血也沸腾得太过火了吧。”这是她的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

“我从不好管闲事，只是做我该做的事。”“这个淑女又是你那潇洒阿玛哪儿留的种？”真是儿女满天下。

“不要讲得那么低级好不好？”害她脸红得一塌糊涂。“淑儿的母亲是府里的厨房婢女，身分太低。去年她过世时我不得不赶紧将淑儿收为贴身侍女，否则她被撵出去在街头乞讨还得了！”“人各有命，不用你插手，她也会找到法子活下去。”“我必须为她做点事。我阿玛的风流帐，总得有人还。”“要还也轮不到你还，鸡婆的小家伙。”他恶狠狠地捏着她的双颊。呵呵，好可爱。

“与其坐着等那些花心男人良心发现，不如我自己直接动手。”“你也未免替你家男人收太多烂摊子。”光是他目前看到的，一个是她父亲的孽种淑儿，一个是连封情书也得托她摆平的哥哥，此外的其余烂帐，他懒得算了。

“好了，动身回客栈，牵马过来！”“格格，你不可以和他亲近！”淑儿马上阻止她骑上北斗的爱驹。

“你省省吧。”百灵是骑在马身上，又不是骑在他身上，穷担心个什么劲儿。“你们两个上马去，镖师们会护送你们回客栈。”“你要去哪？”看北斗骑上镖师的马掉头往另一个方向，百灵立刻发慌。

“人家才不告诉你呢。”他得意地嘻嘻一笑，驾马远去，消失森林里。

“北斗！”他身上都是擦伤，不先好好上药，居然还东跑西跑。

“别理他！”淑儿一把怒火地驾驭马缰，将百灵搁在身后。“那只强暴未遂的禽兽，八成是绕回妓院去发泄精力。”狗改不了吃屎。

“别这样说他，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他救的是你，不是我们。”淑儿不信落难者换作别人，北斗还会这么舍生忘死地拚命搭救。

“你对北斗的态度真的太过分了，淑儿。你这样对我，我无所谓，可是北斗是我们的恩人，不是下人，不要颐指气使地对他发飙。”北斗从一开始就在容忍淑儿，要不是方才淑儿冲动地甩了她一巴掌，他的怒气也不会猛然爆发。

“格格，我希望你以后讲话与行动之前能想一想，你的安危会牵动到另一条人命。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我舍不得把它葬送在你的鲁莽之下。”“我知道，我也一直都很”“她说得没错。”向来看淑儿不顺眼的豪哥，对她的这句话颇感赞同。“格格，你要做好人、冒大险，可以，但别再拖咱们总镖头下水。光为了把你从妓院救出来，他就已经闯下大祸了。”他驾马护行在侧，一脸臭相。

“闯祸？”北斗之前有去妓院找她？“咱们瞒了十年的秘密，奋斗了十年的清白生意，恐怕是保不住喽。”“什么秘密？”“你自己去问总镖头吧。”他才懒得跟娘儿们啰唆。

“北斗到底瞒了我什么？他人又跑到哪”她被豪哥倏然警戒的眼神与噤声手势愣住，愕然看着镖师们驾马过来围护着她，拔刀出鞘声此起彼落。

怎么回事？“什么人？”豪哥宏亮的咆哮，在深幽的黑林中引起震荡。

“格……格格，抱紧我，省得你一慌就摔下马去。”“喔。”百灵神情镇定的乖乖抱住淑儿，才发现淑儿抖得好厉害。“没事的，淑儿，这些镖师会护好我们。”“你闭嘴！”淑儿还百灵的耳语一句低咒。

那里确实有人，诡异的存在感强烈得让人无法忽视。每个人都鲜明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却看不到任何身影。

“豪哥。”镖师们有不祥之感。

“摆阵！”豪哥一声令下，众镖师立刻拉开攻击阵式，一触即发。“走遍大江南北，什么怪事咱们都碰过了，没什么好怕！”“你放心，我相信你会好好保护我们。”百灵明白豪哥怒吼的用意。看来他人老粗，心思却不老粗，这时还会想到要安抚小姑娘们。

淑儿却抖得让身下马匹开始慌乱。

“格格……前面……”众人瞄准的方向，自黑暗中逐渐浮现模糊的身影。

“百灵格格是吗？”黑暗中的隐约轮廓发出低柔的呼唤。

“啊？”是针对她来的？“你是谁？”“你不是一直都在找我吗？”对方的声音轻忽幽远，仿佛融在月夜清风里。

“我找你？”她甚至连对方的声音都没听过。“我没有找任何人啊，我来此只是为……”一个顿悟犀利地穿透她脑门。“你是容贵姑娘？！”随着云后月光的显现，纤长的身形逐渐清晰，一位优雅佳人正在众刀尖所指的中心亭亭伫立。

“找我有何贵干？百灵格格。”所有人全瞪着双眼，哑口无言。千方百计打听不出底细的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自动出现。

“你真的是女华佗容贵姑娘吗？”“不可以下马，格格！”换成淑儿死命抱紧她。

“我是。百灵格格，为何找我？”冷艳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有淡淡忧愁。

“你这娘儿们到底是人是鬼？”豪哥火了。她干嘛半途突然跳出来挡路吓人？“不准无礼！”百灵一喝，令大伙傻眼。“容贵姑娘，如有冒犯，请你

见谅。我来此处是为了带封信给你，这是我二哥百祯亲手交托给我的使命。”她由袖里抽出密藏的信函，容贵却一动也不动。

“呃……淑儿，你放开我一下，我去把信交给她。”“不可以，我不会让你下马的！”百灵为难地挣扎一下，没用。“那……豪哥，麻烦你把这封信拿过去。”“不必了，百灵格格，我不会收的。”低沉的温婉嗓音微含冷漠，愁眉深锁。

“为什么？”她辛辛苦苦送信来，可没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我不会再收百祯贝勒给的任何东西，你也别再四处托人探听我，回去吧。”“这是百祯哥哥诚心托我带给你的，请你好歹也看看。”容贵姑娘和哥哥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摩擦？还是她送得太慢，让他们俩产生误解？“请你转告百祯贝勒，我们已经一刀两断、毫无瓜葛。”飘逸的身影又渐渐隐没黑暗中。

“等一下！容贵姑娘。”“回去。”众人已看不清她的身影，只闻清晰的叮咛。“别再打扰我的生活。”“可是容贵姑娘……”之前一直凝结的沉重气流突然消散。“容贵姑娘！”“走了。”连豪哥也松了口气。“哪里来的家伙，不人不鬼的。”“等等，豪哥！”百灵赶紧阻止他整装上路。“快留住容贵姑娘，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她人都已经跑了，追也没用。”他下令镖师们继续前行。

“我东西却还没交给她呀。”怎么办？“人家都已经说不收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她应该还在这附近，豪哥，你快帮我追上去，让我跟她好好谈。”那样深沉的哀愁并不寻常，而且她直觉的肯定，让她哀愁的主因是百祯哥哥。

“上路、上路，别跟我啰唆。”烦死人了。

“可是我……那是什么？”当她身下马儿走过方才容贵姑娘所站的位置时，有某种冷光闪烁。

“格格！”淑儿差点气疯。百灵居然也不交代一声地胡乱跳下马背，吓得她赶紧勒住马缰，后头队伍差点撞成一堆。

“你们看，这应该是容贵姑娘掉下的东西。”百灵兴奋地举起地上的东西，吓得镖师们脸色惨白。

“格格，快把东西放下，快！”豪哥都慌了。

“为什么？一把小匕首而已。”不过上面有些白白的霜。

“别碰它，格格。”豪哥惊声尖叫。

“这上面有点脏。”“我来替你处理。我这儿有块布，交给我吧。”天哪！她可千万别用手去摸。刀上的粉霜剧毒要是给她碰到了，他回去就等着被北斗砍脑袋。

“好吧，麻烦你了。”就在豪哥快接过匕首时，刀柄上的烙印拉回她的注意力。

“咦？这是什么花纹？”“格格！”豪哥几乎被她吓得浑身抽筋。

“你看，豪哥，这儿有个花纹。”十分独特的烙痕，说不定是找到容贵姑娘的线索。

“姑奶奶，我求求你，快把刀给我。”他快下跪哀求了。刀上的毒霜只要几粒，足以毒死一匹巨马，更何况是这把宛如由雪里抽出的粉白匕首。

豪哥怎么吓成这样？“你认得这个花纹吗？”“不认得，可是总镖头认得。把刀交给我吧。”“北斗认得？”她立刻士气大振。

“他南来北往的押过许多不同道上委托的货，绝对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花纹，他这方面厉害得很。”她要他招什么都行，只要……“你快把刀给我吧。”“好，我们马上回去等北斗！”她正想豪气地将匕首交到豪哥手上，不料一递一承的时间没抓准，匕首倏地翻转而下，插向百灵脚掌。

“格格！”众人齐声狂吼，豪哥的心跳当场中止。

“哇，好险。”她盯着两脚之间的匕首吁了口气。“还好没划破我的鞋，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双……呃，豪哥，你怎么了？豪哥？”豪哥已经瘫软在地，昏死过去。

第六章

“我忘了警告豪哥，跟你在一起时要小心点。”阳光灿烂的美好早晨，北斗坐在客栈上房里凉凉地感叹。

“跟我在一起……真的那么晦气吗？”百灵不觉得自己有那么“扫把”，不过在她周围的人的确灾难连连。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天生少根筋，该急、该怕的状况下旁人都吓歪了，你还不见得有反应。”可是他就是喜欢她埋头往前冲的专注与傻劲。

“你何不开门见山的直接说我笨？”“嗯，不错，你满有自知之明，还有的救。”他连忙笑着闪躲她的乱拳攻击。“好啦，别再嘟嘴呕气，小心我吻你。”

“不要乱开玩笑！”昨天那场乱七八糟的非礼事件，大家虽然在北斗的威胁恐吓下决定息事宁人，但尴尬的气氛依旧浓厚，只有这个钢铁脸皮的男人照样处变不惊，胡说八道。

“言归正传吧，你认得这把匕首的烙纹吗？”“认得，但你没有必要知道。”他轻松自在地把玩着清理过的干净匕首。

“为什么？”“你的目的只是把信交给人家而已，没必要过问太多对方的私事。”透过这把烙纹及元卿给他的最新情报，他已经知道容贵姑娘的底。

甚至，他有点后悔自己知道得太多。

“你好冷酷。”原来他也和其它人一样。

“我冷酷？”他一路上一直替她处理拉里拉杂的琐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她居然还他一副失望相。“你的送信历险记不是已经大功告成了吗？”还有什么好嫌的？“送信归送信，难道你都不关心‘人’的问题吗？”“很抱歉，我贱人贱志，从没有当救世菩萨的野心。”“可是我们应该对别人有基本的关怀。不能因为自个儿丰衣足食、幸福美满，就可以不管他人苦难。”“你自己的门前雪都扫不干净，还妄想多管别人的瓦上霜？”他懒懒支手撑颞，靠在桌上挖耳朵。

“就算你说得没错，容贵姑娘却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她会那么消沉哀怨，一定和我哥百禛脱不了关系。”“你只要把信送到就好，这些售后服务可以免了。”“所以我说你冷酷，一点都不体谅别人的脆弱。”“我也很脆弱啊，那你为什么不来多多体谅我？”就只顾着别人的事。

“容贵姑娘是女孩子，你一个大男人怎能跟人家比！”他老爱跟她讨同情，简直任性得像个小男孩。

“娃娃，我实在不想打破你的美梦，可是容贵姑娘恐怕没你想的脆弱。”

他沉下脸色，转动手中匕首。

“是喔。”她才不信咧。

“如果把江湖上的事粗略划分，光明正大的勉强称作白道，相反的则称为黑道。”这种事讲得愈简单愈好，省得她愈听愈迷糊。“容贵姑娘就是属于黑道方面的人物。”匕首咚地一声，被他甩手钉在木桌上，宛如墓碑。

“她不是女华佗吗？”救人济世的人怎会扯上江湖恩怨？“障眼法。”

“那……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身分？”他微点的脑袋让她的心跌落谷底。这个世上怎么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把戏，坦然而单纯地活着不是比较好吗？“所以你的送信任务就到此结束，下台一鞠躬吧。”反正对方也没有收件的兴趣。

她垂头沉默许久，静静思索。

“我还是不能就此放手，必须要和容贵姑娘再谈谈。”“我拜托你……”唉！何不将这份热情用在他身上？“你干嘛非蹚别人的浑水不可？”“你不懂，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能就此草草了结。”“我的直觉也告诉我，再鸡婆下去咱们两个都会完蛋。”不如快快回京，赶紧成亲。

“我就是讨厌男人这种自私心态！”一股新仇旧恨的怨气全猛然拍在桌面上。“每个男人都只会想自己的事，从不关心别人。有事没事到处惹个麻烦或花天酒地，自己快乐逍遥，却不管后头留给女人的苦恼。我受够了！”“娃娃……”天哪，又来了。

“你们这种男人的做事风格讲好听叫理性，讲得不好听叫无情。就算要办妥一件事情也该明白，除了‘事’之外，还有个‘情’字。送信给人家的确是很重要的正事，但是怎能对容贵姑娘的心情完全不闻不问？”“喂，别把我扯进”“我阿玛就是这样，我叔伯、哥哥们这样，没想到你也这样！”这比知道容贵姑娘并非正派的事，更教她美梦破碎。“为什么容贵姑娘不肯收信？为什么她不想再跟百衲哥哥有任何联系？我每个哥哥都是花心大‘嫖’虫，只有二哥百衲称得上是君子，为什么还会让容贵姑娘对他那么绝望？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没错。”“我不是多管闲事，而是看太多无情男人为多情女人带来的折磨。我阿玛绝对不知道他的一时风流，为淑儿的母亲带来多大的痛苦。我哥哥们正侧福晋一堆，侍妾奴婢一群，都没想过这么多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厮杀缠斗得多激烈。”“的确。”“我受够了男人这种自私心态，什么事都只考虑自己。他觉得事情处理得很妥当，就自以为别人也会觉得很妥当。”“我了解。”“一个女人付出了身心，为的只会是钱、是头衔吗？伤了一个女人的感情，用金银珠宝或一句道歉就弥补得了吗？”“恐怕不行。”“对，这就是我不能放着容贵姑娘不管的原因！因为女人的伤痛，只有女人懂！”这种共鸣，正来自女性的直觉。

“说得好。来，喝茶。”她气喘吁吁地一把抢过他的恭敬奉茶。真是的，一面对北斗，她就很容易莫名失控。

“那咱们就找容贵姑娘出来，一次把话说清楚吧。”“呃？”她被北斗突然转变的态度呛到，连咳好几口。咱们？“你要帮我？”“难道你打算一个人行动？”“你不怕惹上麻烦吗？豪哥昨晚才说你为了替我摆平妓院的事，闯下大祸了。”“他唬你的。”待会儿非剥了豪哥的皮不可。

“你骗人。”她知道，就算天塌在他身上，他也会扛着笑说没啥大不了。

“对，我是在骗你。可是事情没豪哥那肥猪想象的惨，我应付得来。”百灵尴尬地转着掌中茶杯。刚刚才对他怒气冲天的，现在却被他三言两语暖了心窝，真没用。

可是这份被他呵护的骄宠感觉，实在甜蜜得令人难以抗拒。

“容贵姑娘的事解决了，现在谈谈另一个女人的伤痛如何？”他撑肘倾身靠近她，专注而认真地凝视着。

“哪……哪个女人？”他勾起一边嘴角，意味深长地观赏她的差劲演技。

“你身为女人，比较了解女人的心态。告诉我，一个男人该如何赢回他不小心弄碎的女人芳心？”“那实在……太难了，不如趁早放弃，把心力投注在全新的对象比较好。”“如果那个男人十分固执而且恋旧呢？”他眯起性感的双眸，仿佛真的很困扰。

她又开始心跳不规律了，连带的使双掌中的杯子转得更起劲。他都不知道他这副模样对她的心脏有多大的杀伤力。

“别再自作多情、浪费心力了。你以为……随便打破女人芳心之后，只要道个歉，就能让受害者欢喜地重回元凶怀中？”“那该怎么办？”他有自信靠做爱重获女人的心，但不认为这种方式适用于她身上。

“我可以不惜一切地换回那颗芳心，却老觉得我付出的所有心血似乎都很廉价，不够格去打动对方。”“胡说，这哪里廉价了！”她微微恼怒。

“你不能怪我有这种想法，毕竟我不是个出身高尚的贵公子，对方却是娇贵的格格。”他一面苦笑，一面以手指缠绕着她耳边的细辫玩。

“身分不是问题，我也从没有轻视过你！”“可是你却不屑我为你付出的一切。”他可怜兮兮地笑看她嗔怒的红颜。

“我才没有不屑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她！“我很感激你帮我的这些忙，也很高兴这些日子来有你同行，但我绝对不会再对任何男人付出感情了。”她在半年前已经被伤得够彻底，若再被北斗伤一次，她不确定自己还有余力将破碎的心片片拾起。

“不再付出感情了？”他的胸口微微抽紧。

“这世界上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有一大堆更具意义的事可做。与其为感情沉沦、成天感伤，我还宁可把时间花在帮助别人的事上。”把梦想寄托在别人身上就好，她照样可以获得满足。

“小小救世菩萨于焉诞生。”北斗无力一叹。难怪她对别人的恋情格外热心。

“所以你别再跟我谈什么往日情怀，我只想专心一意在正经事上。我需要的会是理性，而不是感情。”“的确，感情是很容易坏事的东西。”他冷然坐起身子，双手环胸、神情淡漠。

“因此我们要就事论事，不带私人感情地俐落处理正事。这才是我最想达到的目标。”“没错。”他严肃地点头，内心窃喜。

她说“我们”，显示着她在无形中对他的信任与依赖。这项认知带给他无比的满足感及希望，他仍有机会夺回她的芳心。

好，就照她的游戏规则来，反正他绝对是最后的赢家。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详谈一下行动细节。”北斗冷静的公式化神色令她为之一震。这就是北斗办正事时的气魄？和他平常待她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种天生令人慑服的威猛。

“好，我们从哪里着手？”看见百灵兴奋而崇拜的晶灿双眸，他神情倨傲地缓缓将双腿转至桌面下，掩护他过分诚实的生理反应。

“先来谈谈这个容贵姑娘的身分。”他犀利地凝视插在桌面的匕首。“虽然女华佗只是她掩护身分的名目，但她确实有替人行医的纪录，特别是在上

流圈子里，女华佗对那些豪门贵妇而言可是天大的珍宝。”“这我了解，大夫若是男人，总有许多不便。”“因此要查出她的行踪方法有二。一是让你混进某座王府顶替她要医治的对象；二是声势浩大地公然四处找她，让她再度现身警告你。不过我劝你别这么做。”因为这把匕首正是她刻意留下的讯息，意思是若再嚣张地到处搜寻她，这把匕首就会插在多事者身上。

“我也觉得这样不好。她不希望我们打扰她的生活，还是选择比较低调的方式处理吧。”好歹也尊重一下人家的意愿。

“那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等一下，北斗。”她连忙抓住他亟欲起身的衣袖。“我要怎么混进人家的王府里？”“这是我该负责的部分，你不必干涉。你只要负责和她把事情谈妥，一切就大功告成。”他摆出一副总镖头的臭屁架式。

“没问题。”和他携手搭档的感觉令她热血沸腾。

“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改变装束。一副黄花闺女的模样，在外行动时很容易遭人侧目，惹来麻烦。”“我会注意的。”这点他好象曾经提过。

“很好。”他满意的微扬嘴角。“看来我们会是一对合作无间的搭档。”他的手指意味不明地滑过她的粉颊，让她浑身一颤。

这个是……某种表示默契的举止吧，可是她感觉一股燥热已冲上脑门。糟糕，她八成开始脸红了。声称公事绝不夹带私情的人，居然率先违规！

“你没有抹粉。”“呃？啊……对。”她赶紧整肃神色，道貌岸然地昂首。

“我没有抹粉的习惯，不过有必要的話，我也不排斥。”“那就好，既然我们原先设定的身分是夫妻，你就不能带有太明显的少女气质，特别是我们俩一道行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哪里探听她的动向？”“武馆。”他宠溺的满足她每一项好奇。“就是你初到扬州探到她所在的位置。那和她以往出入的上流场合完全不同，可能有问题。”“对，没错！”好棒，真有参与感。

“盼了这么多年的冒险行动，这回总算给你逮着一偿夙愿的机会了，嗯？”真想捏她水嫩的脸蛋一把，拉回她快飞上天去的思绪。

“你还记得？”那是她几年前初识北斗时说过的梦话，他居然还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她半年前英勇的告白。他的大手趁势转向她的脑后，将她的小脸压近他。“先演练一下吧。”她还没搞懂要演练什么，就被他甜蜜的深吻侵袭。

每次和北斗贴近时，就会特别体会到他的魁梧庞大。他总能双臂一搂，就将她完全囚入温柔的牢笼，任他恣意吻弄。

不对，她应该要很冷淡的应付这项演练，或震惊于他这种占她便宜的非礼行为。可是……唉！连她也无法解释自己的双手为何会圈在他的颈项后，踮着几乎腾空的小脚与他亲昵相拥。

他居然还记得那年一个十一岁小女孩对他倾吐的美梦，他居然没有笑她，还把它当真。

“这么细致……”他的唇徘徊在她嘴上，彷彿想一口咬下，却又万分不舍。“像你这么娇贵的娃娃，为什么老喜欢玩些冒险犯难的事？”像是自问自答似的，不等她的响应，北斗便继续回到她唇中挑逗，饮尽她的轻吟。

强烈的热气及力量紧紧环绕着她，以一种要融化她的火力狂烧着。为何她一点被冒犯的感觉都没有、也没有抗拒的念头？“你喜欢吗？”他一边轻咬着她柔嫩的下唇。一边沙哑低笑。“还是另一种方式你比较能接受？”他开心地玩着自言自语的游戏，大掌猛一使劲，将她更加揉入怀里，迎接他

另一波狂野的蹂躏。这一次的吻更具侵略性，充满官能的火热。他蛮横地强迫她柔润的唇舌对他做出相同响应，与他一同燃烧、纠缠，要她和他一同喘息。

“你为什么这么甜，嗯？”他惩戒似的以齿吮扯着她的耳垂，亲昵得令人战栗。

“北斗……”她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在哀求还是在呻吟，只觉得自己快被他充满男性魅力的吐息溺毙，沉沦在他的轻声呢喃里……“格格！”一阵破门而入的巨响，让北斗倏地放松已被他紧抱悬空的娇躯，两人气息混乱地靠在一起。

“又是你。”北斗懊恼地真想拔刀宰人。

“我才出去买点东西，你们居然……格格，你竟敢……”淑儿手上的包袱几乎被她绞成菜干。

“别……别大惊小怪，我们这是在演戏！”“演戏？”北斗挑眉嚷得比淑儿还高亢。

“我和北斗已经商量好对策，以夫妻的身分出外行动。这次一定要顺利把信交给容贵姑娘，然后立即回京。”要命，她的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喘，一点也不够冷傲。

“够了！我不想听你的荒谬借口，一切闹剧到此结束。”淑儿毫不掩饰自己的狂妄霸道。“左北斗，你的伎俩完了，因为百祺贝勒已经率领送嫁队伍由云南赶来这儿。”“小哥来了？”百灵当场吓呆。“他……他怎么会知道我偷偷跑到扬州来？”淑儿还来不及耀武扬威一番，就被一只大掌霍然格开，一名俊美倨傲的贵公子冷然伫立门口。

“我可找到你了，百灵。”百灵错愕地抓住身旁的北斗力图镇定。她的冒险行动就要中止了，她不要！

北斗懒散地瞥视端王府派出来随行送嫁的家伙。亏他是个文武双全的贝勒爷，新娘半路偷跑到扬州来寻人送信，他隔了这么多天才追上来。

“百祺小弟，好歹淑儿也是给你通风报信的功臣，你那样粗鲁推人未免太过分。”“谁是你小弟！”十七、八岁的百祺血气方刚，最不能容人污辱他的尊贵身分。

“嘴巴放干净点，在本贝勒面前，没你嚣张的余地！”“好！”北斗还以热烈鼓掌，高声喝采。“唱得好极了，再来一段儿！”“放肆！”百祺立即抽出短鞭，杀向北斗。

“不要这样！小哥，他是跟你开玩笑的。”百灵赶紧伸手护在北斗身前。

“你这白痴，被人耍得团团转还替对方说话。给我闪开！”他要打烂北斗那张嘴，再处置正事。

“不准！我从以前就告诉过你不能乱打人！”死丫头！“来人，把左北斗那痞子给我拿下！”百祺一喝，候在门外的大批侍卫立刻涌入上房。

“哇，好壮观。”北斗挑眉吹了声口哨。

“小哥，你……”百灵吓得目瞪口呆。“你带这么多侍卫来干嘛？”要押她回去也犯不着摆这么大的排场吧。

“左北斗，你强抢平郡王府新娘，还曾企图非礼，不论我端王府或平郡王府，都不会轻易放过你。动手！”百祺一声令下，大批侍卫蜂拥而上。

“小哥，你乱讲，他才没有抢新娘，是我自己跑到扬州来的！”她拚命拉着侍卫们强架北斗的阵式。“你们统统放手，我不许你们对北斗这样！”“别

碍事，蠢东西！”百祺狠手一抓，猛然扳过百灵的右臂，痛得她哇哇叫。

“小哥，放手！你弄痛我了！”一直凉凉任人处置的北斗忽然火气爆发，一个俐落动作打退押着他的左右侍卫，火速击往百祺肘后麻筋，震得他的手臂赫然弹放，痛到动弹不得。

“小老弟，你这就太过分了。”北斗的低语寒气十足。

“混帐东西！”百祺整条手臂麻刺得令他咬牙切齿。

“你们全都退下，我不许你们乱抓人！”可惜没人肯听百灵小格格的严厉指令，全都进入备战状态。“北斗才没有拐走我，是小姑姑派他来接我回北京时没见到我的人，才一路找到扬州来。”当时百祺和整批送嫁队伍正因新娘失踪而乱成一团，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找乱窜。

“胡说八道！”该死！左北斗刚才也不过轻轻一点，为何手臂到现在还是痛得几乎碎掉？“这是事实。”北斗按着百灵的肩头紧压在身旁。“你小姑姑颐琳还是亲自上左家大门委托我办这件事。她要我带百灵回京，由她顶替嫁给平郡王那老头子。”“还敢狡辩！小姑姑人在北京，哪有什么顶替百灵嫁往云南去的事。这分明是你的脱罪之辞！”“颐琳没嫁到云南去？”北斗愕然刷白脸色。

“北斗，”这下子换百灵迷糊了。“你不是说我不必嫁往云南，新娘改由小姑姑顶替吗？”“颐琳确实是这样交代我。”“这从头到尾都是你左北斗耍的花招！”感觉手臂逐渐恢复正常，百祺立即傲气震云霄。“我看啊，由小姑姑改嫁之事为假，半途强抢新娘才是真！你还有什么好否认？！”“我……”北斗原本亟欲开口的势子，突然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被颐琳耍了，她居然这样设计陷害他！

说什么新娘人选改由她顶替，要他亲自护送百灵回北京，原来全是骗局。情势演变至此，他俨然成了强掳百灵逃逸的恶徒。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百灵坚决地大喊。

“你不管什么事都觉得其中一定有误会！”百祺受够了这个白痴么妹的怪癖。

“北斗不会说谎。他从一开始来救我就声明是受小姑姑委托，而且这几日来一直全心护卫我的安全，直到返抵北京为止。”“要送你回北京，怎会送到扬州来？”这根本不顺路，分明是他预定窝藏人质的地点。

“那是二哥百祯他托我……”啊！不能讲，二哥交代过送信之事千万不能给家人知道。

“你再掰啊！”“我没有在掰故事，是我有很重要的事非来扬州一趟不可。”“你还有脸替这家伙脱罪！”“北斗才没有罪，你凭什么咬定他是挟持我而不是在护送我？”“护送？”百祺冷哼。“第一，若他真要护送你回北京，根本不必绕到扬州这儿来。

况且他要护送你回京，可以跟咱们送嫁的人马直说，何必偷偷掳人潜逃！”“不是的，是我自己先偷溜……”“第二，既然说新娘人选将改由小姑姑取代，那小姑姑人呢？她怎么还没嫁往云南，反而闲闲坐在家中喝茶看书？”“你又怎么知道小姑姑正在家里喝茶看书？”“从你失踪那天，我就一边赶往云南、一边派快马回京禀报。由京师传回来的消息还错得了吗？”

“可……可是……”“第三，你说左北斗是‘护送’你回北京，我却听说你差点给他污了清白，毁了名声，这叫哪门子护送？”“那个是……”这下她可体会到什么叫百口莫辩。

“不管他有没有玷污你，这件事回京后阿玛会处理。现在，”百祺朝北斗残酷一笑。

“我得先处置这名衣冠禽兽才行。”北斗仰头，无奈一叹。

“北斗……”百灵轻扯他的衣袖。

“我就知道，端王府的委托是一项也接不得的。”突来的尴尬与愧疚猛然袭上心头，她甚至连抬起头来的勇气也没有。

“我谅你也编不出什么借口了！”他知道么妹爱慕北斗，替他脱罪情有可原，坏是坏在这痞子身上。“来人，即刻拿下，五花大绑！”他要先抽烂北斗的皮。

“我不准你们动他！”百灵拔起桌上的匕首，往自己脖子上架。

“你干什么？”百祺顿时方寸大乱。

北斗晾在一旁环胸轻叹。

“小哥，你什么都不听我说，事情统统靠推测，只顾着耍威风，都不管有没有冤枉别人！”“把刀放下！”明知对百灵吼是没用的，但他已经慌得没其它法子可想。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却一点也不相信我！”“我做事全靠真凭实据，而且条理分明，不可能冤枉到任何人！”“那算什么真凭实据，还不都是别人传报给你的二手消息。我亲口告诉你的事实你却不信！”她气呼呼地红着眼睛打断百祺反驳的架式。“你有亲口问小姑姑顶替出嫁的事吗？你有亲口问她委托北斗押我回去的事吗？”“好，闹得差不多了，收手吧。”北斗优闲地踱向百灵。

“不要！”“你要。”他快手一闪，百灵手中的匕首就被他收入袖中。“下次别再拿自己开玩笑，会吓坏我的。”百灵一时无法回神，呆呆看着空无一物的小手，望望一脸宠溺笑容的北斗。

百祺脸色铁青地松了口气，愈看北斗懒散的神情愈火大。

“左北斗，你有本事就一人做事一人当，别拿百灵当你的挡箭牌！”“他哪有拿我”“娃娃，听话，后面的事交给我就行。”他轻轻一搂，就牢牢制住她激愤的身子。

“百祺老弟，我的确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你尽管放胆缉拿吧。”百祺正想喝令众人围攻，却被北斗随“但是”一同指过来的手指吓到，僵退两步。

“我目前有其它任务在身，必须先行了结才能陪你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所以你再耐心等等吧，委屈你了。”他笑容可掬地边朝窗栏靠近边告辞。

“慢着！你别想跑！”“我又不是你孙子。”叫他别跑就不跑？他不屑地撇撇嘴角。

“来人”“小哥！”被北斗扛在肩上的愤怒佳人咬紧牙关，任两眼水花乱转。“我讨厌你。”

“我从现在开始，彻彻底底的讨厌你！”“百灵？”百祺呆愣住了。平常蠢笨无邪的么妹，一个成天只会管闲事、作大梦的小丫头，竟会满含怨怼地对他说这种话。

“你们从来没有为我着想，只会拿我当工具利用。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妹妹，我也有感情、也有自己的意愿？”“你扯这个干什么？”“我根本不想嫁给平郡王，根本不希罕他家的荣华富贵，却没有人肯听我说，甚至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帮我！”她捶着北斗的肩头，朝百祺痛哭大骂。

“事情是阿玛安排的，就算我想帮你也”“你不但不帮我，现在连相

信我一句都做不到。算我白痴，刚才还费尽心思地跟你解释那么多。你根本没拿我当妹妹看，我只是你负责押送到云南的货而已。”“胡说！我从来”
“北斗，我们走！”她抓着他的肩膀凄厉地哭喊。

“喳。”北斗撑在栏上轻盈一翻，两人便跃往栏外两层楼下的热闹市街上，在人群中消失踪影。

“贝勒爷！”百祺沉默了一会儿。“不用追了。”他从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哥哥，也没注意过百灵心里在想什么。她除了天真、热心过头、动不动就长篇大论抒发歪理，还有哪些性情，他不清楚。为了省麻烦，手足间的困扰大家常常看到当作没看到，自行解决去。他几乎不记得百灵在出嫁前的求助与抗议，他的确只管“送货”到云南而已。

“百祺贝勒……”淑儿恭敬地候在他身旁。

“跟上去，百灵不会放着你不管。追到她和左北斗的行踪，立即回禀。”他冷冷交代，神情仍在沉思中。

淑儿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俊美的侧面，忍不住开口，“您别太介意格格说的话。格格到现在都还在痴迷那个左北斗，才会任性地袒护他。其实您是位很照顾妹妹的兄长，是她太不懂事”“我的事情轮得到你啰唆？”百祺狠瞪怒斥，吓得淑儿花容失色。

“我不是……我……奴婢该死！”她瞪着惊骇的大眼跪下。

“说话前想想自己的身分！”一个灶下奴婢出身的家伙也敢放肆。“滚！”
“奴婢知错，奴婢立刻追格格去！”淑儿几乎是抖着双腿仓皇退下，连泪也不敢流。

和百灵同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在百祺眼中却永远是个下人，一个给他安慰都不够资格的奴才。

第七章

百灵还不及投入北斗怀里全力哭泣，就因他前往的最新藏身地点而气嘟了小脸。

“哟哟哟，瞧这是什么人来啦。”“北斗！你什么时候到扬州来的，怎么没有第一个通知我？”“北斗真的来了吗……北斗！”扬州第一的高级妓院宝月坊，娇声嗲语喧闹成一团，全围在一个挟带“小孩”的魁梧身躯四周。

“你们收敛一点吧，别这么如狼似虎的，别人看了还以为我这儿的姑娘多饥渴呢。”一个丰姿绰约的贵妇雍容而至。

“啊……”北斗笑得好不风流。“许久不见，江南最美的妈妈依旧娇艳如昔。”“省省吧，我是不卖的，我只卖姑娘。”她优美的笑容中微含得意。“你每次一来，我这儿的姑娘就要争得头破血流。你不妨直接点想要哪几个，省得我这儿灾情惨重。”“找我，北斗。你几乎快一年都没来看我了。”“别忘了点我，否则你就没有扬州第一的名琴伺候喔。”“北斗，我好想你，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来？”被这群妖娆美女夹杀在其中的百灵差点气疯，狠狠掐了她腰上的铁臂一记。偏偏他皮粗肉厚，根本硬得掐不动。

“有些事我得先声明。”北斗举起一只手掌，大伙立即安静。“我身上没带银子”“我有，我替你出银子！”“我不收你钱，北斗！”“妈妈，你要

收他多少？我来付。”姑娘们爆出的激昂吵闹声再度因他的手势而静止。

“老实说，我不是来买姑娘，而是想借这儿避避风头。”“你又闯祸了。”妈妈爱怜地笑着摇头。

北斗可怜兮兮地撇撇嘴，以无辜的眼神认错，只差没摇摇尾巴讨人同情。

“你喔、你喔，天生就有被女人宠的本领。”妈妈咬牙轻拧那骗死人不偿命的俊容。

“进来吧，谁教我这妓院过去托你那么多的福。”“委屈妈妈了。”他以另一只手轻搂她的葫芦腰，温柔地在她耳畔低语，气煞身旁小人儿。

“放开我！”百灵终于发动顽劣的挣扎行动，拒绝当他左拥右抱的玩具。

“这是谁？”“是你妹妹吗？她不是才嫁人了？”“怎么这么瘦小？搞不好不是妹妹，是他私藏多年的女儿。”“谁是他女儿！”百灵气得快脑充血。“我们根本毫不相干，只是在一起搭档行事的伙伴而已。”“是吗？”北斗收紧搂着她的那只铁臂，满意地听见她微弱的一声低叫。“我真是老胡涂了，居然不知道我们根本毫不相干。”“北斗！”众家美女爆出不悦的娇骂声。任谁都不甘心看到他言行中流露的骄宠，一副占有欲旺盛的模样。

“她是谁？”大伙的口气中夹杂火药味。

“她就是我不能宠幸你们的原因。”他邪邪笑着将下巴搁在百灵头上，享受她徒劳无功的挣扎。

“什么？”众多女人凝集的妒火几乎冲破屋顶。“就是她？你以前嘴边老是叨念不停的那尊娃娃？”百灵突然愣住，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你……”他从以前就公然念着她？“你都叨念我什么？”“说你坏话。”果不其然，她气红了小脸又开始拳打脚踢，乐得他哈哈大笑。

“娃娃乖，我们这几天得暂时借住这里。我呢，先去打探门路、处理一些琐事。你呢，就好好地和一些漂亮姊姊在一起。嗯？”“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她又不是小孩子。

“好吧，那咱们换一种。”他将铁臂一转，便将她正面贴正面地拥在怀里。

“娃娃，我们必须避开你小哥一阵子，我出去打点事情时，好好待在这儿，别让我担心。”浓郁而沙哑的低嗓贴在她额上，边吻边呢喃。粗厚的五爪大掌亲昵地抚着她的背，揉着她的臀，将她娇小的身躯困在结实有力的长腿间，暧昧万分。

“你在干什么？”她羞得几乎原地爆炸，众家姑娘看得几乎想当场掐死她。

“快给你深情的夫君一个吻，祝我一路平安、早去早回。”他的唇爬贴在她颊边，一面吃豆腐一面等待。

“什么深情的夫君。”“呃呃。”他斜着犀冷的双眼。“你该不会忘了我们目前的身分吧。”啊！她一转眼就忘了他们掩护用的身分。可是就算她没成过亲，也知道一般夫妇不会在公开场合有亲密举动，北斗简直放肆得过火。

“这里人这么多，我怎么能……当场……”“说得也是。”他飞快地吻啄一下她的红唇。“好了，我们各自行动吧，晚上见。”“北斗！”她还没倒出满肚子的礼义廉耻训斥，他就潇潇洒洒地扬长而去。“等一下！”她拔腿追上去。别以为她那么好打发。

“知道你这么舍不得我真好。”他开心地束手就擒。

“别胡闹了！”她马上警觉地压低声量，拉他到门后角落里。“小哥误会

你的事要怎么解决？”“他误会我什么？”“说你从送嫁队伍中强掳我逃到此地的事啊。”“我本来就有这个念头啊。”他愉快地模仿着她的语气。

“正经一点，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他还笑。“这么严重的误解，你怎么都毫不解释，一点都不焦急？”她倒快急死了。

“你为什么认为那是误解？这么信任我？”两条健臂轻柔地搂上佳人的纤腰。

“你如果真是那种无耻之徒，就不会无怨无悔地一路保护我，还帮我这么多忙。”只要她开口，北斗几乎都会顺从她的意思去做。

“喔，我可没有无怨无悔。我怨死你了，也后悔得要命。”“北斗！”气恼的粉拳捶上他胸口，却在突来的一个笑意中改为甜蜜的相拥。“你这个笨蛋，一点也不懂得为自己着想的白痴。”“这是我听过最有创意的赞美。”他享受着埋在他胸膛上的咯咯笑意。

“刚才要是没有我极力为你洗刷冤情，你就完了！”看来他这个人，没有她的保护还是不行的。“对了，你可以替我把淑儿也带过来吗？”他挑眉一愣。“可以，但恐怕来的人会不只她一个。”“啊？”“好了，别烦恼那么多，一切交给我，你专心思索该和容贵姑娘商谈的事就行。”“北斗。”“嗯？”她很想开口，却不知道自己想跟他说什么。一种奇异的感觉不断在他们之间蔓延，而且她发现这感觉与日俱增，浓得令人无法忽视。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她愈来愈无法抗拒，只能任由它在他们每次相处的时候翻腾着、共鸣着、深深吸引着。

“你……要早点回来。”好白痴的一句话，还真像个道地的小妻子。

他看着她尴尬的窘相，咧开足以让人融化的笑容。

“我等你这句话等很久了。”“我这……这是在演戏而已。”她比手画脚地强调着。

北斗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着，眼神满是无比的纵容，拧拧她的脸蛋便转身离去。

他人一走，百灵立即沦陷女人妒火的战区中。方才妖媚温柔的姑娘们全卸下娇嗲的面具，露出雌性动物凶暴的真面孔。

百灵吓坏了，不光是她们翻脸如翻书的狠劲吓到她，北斗在女人堆中的魅力更令她备感惊讶。一窝女人全集中炮火攻击百灵，让她孤军奋战了整个下午。

“这算什么女人？又矮又扁又小的丑八怪，哪配得上北斗！”“我根本不想和他相配！我们在一起只是……”啊！扮演夫妻的事不能说破。

“北斗居然真的娶了他的娃娃……”有位姑娘哭得好伤心。“他不是只在说笑而已吗？为什么要为这种货色放弃我们？”这种货色？百灵力图镇定的脸皮开始青筋浮动。

“各位大姊，你们在我房里已经吵得够久了吧？可不可以请你们各自回房，让我好好休息一下？”“欸，这儿是我们的地盘，哪有‘你的房间’！”“那我出去。”再跟她们搅和下去，她会阵亡。

“你看、你看，这丫头简直任性！北斗才交代我们要好好留她在这儿，她却偏偏要走，分明是想让我们被北斗责骂嘛。”“这丫头心机怎么这么重！”

“你们闹够了吧，再怎么吵也不会改变事实！”百灵的自制力完全崩溃，发挥悍妇潜能。“北斗就是爱我，怎么样？就算你们温柔美丽、恶心巴拉、比我狡猾谄媚千百倍也没有用，他就是只想娶我！”“你胡说！”原本低泣的姑

娘突然变为恸号。

“别笑死人了，小丫头。你以为他这辈子会只要你一人？”“小孩子就是不懂事。”这些在风月场所混生活的女人没那么好吓唬。“你也不想想北斗是个多勇猛的男人，你一个人伺候得来吗？”“啊？”勇猛？伺候？是指北斗执行危险任务的悍劲吧。“我当然伺候得来。”不然怎么做他的搭档。

“是吗？”女人们开始眼神邪恶地兜在她周围审视。

“以前每夜都要三、四个女人服侍的风流帝王，凭你一人就应付得来？”百灵赫然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每夜……三、四个女人？”“你以为男人是什么样的动物？北斗娶你，就代表他对别的女人不再动心？”笑死人了。“是啦，他这一年多几乎没再来逍遥过，但他不会憋太久的，迟早会恢复以前的帝王性格。”“到时家里的冷板凳就留给你坐了，小丫头。”一阵尖媚的狂笑轰然扬起，全室的气氛高昂欢腾。

北斗到底玩过多少女人？他的真心到底存不存在？不行！她不能轻易地就被这群女人动摇。

“我相信各位大姊相当了解男人，但北斗不是一般的男人，加上他在我十一岁时就和我相识，我们之间的了解不输你们任何人。不管他过去有多少女人，今晚都只有我一个了。”“小妹妹，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大姊姊们笑容亲和得近似狰狞。

“咱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迷恋端王府小娃娃的事。是呀，这些年来他嘴里心里、人前人后挂记的都是你，可你一旦被他的手钓上手，他对你的兴趣也就宣告终结了。”百灵僵住了，张口结舌。

“这就是男人哪。”她们世故地贼笑着。

是啊，当她向北斗告白之前，他们俩一直欢欢喜喜地相处着，像是一对两情相悦的爱侣。这一切却毁在她的真情告白上，北斗甚至首次对她摆出嫌恶的表情，酒气冲天地赶她出去。因为他已经把她的心钓上手，所以不必再费心讨好她了？“小丫头，俗话说得好：买不如抢，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男人啊，愈是偷不到的东西就愈想要。”看着一窝艳妓狂妄的笑容，她的声音全梗在喉头，连反驳的力气也没有。

北斗为何会在自山崖救了她的那夜表明他喜欢她？他为何这一路上疼她、护她，就像以前一样地拿她当小宝贝？是不是因为……她向他声明了自己绝不再和他谈感情？男人哪，愈是偷不到的东西就愈想要。

“格格！”一个熟悉的叫唤，帮她拉回神智，稳住她无力的双脚。

“淑儿，你来了。”她僵得挤不出一丝笑容。

“哟，上门借别人的地方避风头，还自备丫鬟哪。真是享受。”姑娘们冷眼讪笑。

“滚！你们这些低三下四的女人，全给我滚出去！你们哪有资格跟格格共处一室，回你们的土窝里去！”淑儿几乎是拳打脚踢、外加杀人表情地撵人。

“你嚣张个什么劲儿！这儿可是……”“再跟我啰唆一个字，别怪我在左北斗耳旁把你讲成大烂污，让你从此在他眼前变成癞痢狗一只。滚！”淑儿凭着空前的火气与蛮力，终于把一堆妖女全清出去。

“砰”地一声摔门震响，全室寂静。

“淑儿……”百灵虚弱得正想找个人好好倾诉，还未跨出步子，就被突然冲撞到她怀里大哭的淑儿吓呆了。

“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淑儿趴在比她矮小的肩头上号咷大哭。

百灵又是惊愕又是感动，淑儿竟然这么为她抱不平。

“没关系的，淑儿，我不介意。”“你不介意，他介意啊！谁管你介意不介意！”她倾慕的对象又不是百灵。

“啊？”淑儿在说什么？“他”是指谁？“为什么他连正眼也不曾看我一眼？为何那么介意我的出身？我为他付出那么多，他为什么都不了解？”她恨透了自己母亲的卑微身分，让她在百祺的面前永远都是下人。

“呃……淑儿，别哭了。”百灵迷迷糊糊地拍抚着、安慰着，仍然搞不懂她在说什么。

“为什么男人都那么粗心，不明白他们随便一句话、一个态度，会教女人多么伤心？”淑儿一句话讲到了百灵心头，之前的委屈立即涌上双眸。

“淑儿，我再也不要谈感情、再也不要喜欢男人了。”偏偏她心里却很明白，自己停不了对北斗的爱。

“如果我做得到，我也不想再痴心下去。”爱一个永远瞧不起她的贝勒爷。

“淑儿！”“格格！”两个女孩“哇”地一声抱头痛哭，谁也不知道对方哭的对象是谁，只知道此时最需要个陪伴在身旁，一起为各自的臭男人伤心。

连续奔波数日的北斗，卯起全劲要一次搞定容贵姑娘这档麻烦事。她太过危险，百灵又太过天真，根本不懂得如何防备人，而且他也太过饥渴。再不快快带百灵回京城与他成亲，她随时有被他吞吃入腹的危机。

“好了，一切的安排全都进入尾声，明儿个我带你去拜访一下要潜入的豪邸主人，两天后你就可以见到容贵姑娘。”他疲惫地一屁股重重坐在椅上，观赏着百灵的双眸却依然晶粲有神。

老天！每天一回来就能看到心肝宝贝的感觉真好，这些天的灾难与晦气全都被她的影像消弭了。

一身少妇打扮的她看来依旧娇艳可人，平凡的衣料丝毫减损不了她的气质。若是拿套乞丐装给她穿上，看来也会一样高贵亮眼。

“北斗，你最近一直都在忙我的事，镖局怎么办？”“海叔会替我负责。”不然他要这个副总镖头做什么？“这样真的太麻烦你了。”她垂头沉思好一会儿。“这回委托你的事满复杂的，危险又多，外加我小哥的搅局，回京后该如何结算酬劳呢？”“娃娃？”他眯起警戒的双眼。“我说过别跟我谈钱的事。”帮自己老婆的忙，哪还用得着斤斤计较。

“不行。就算是亲兄弟，也得明算帐，还是公私分明比较妥当。”北斗当场冷下脸色瞪她，看得她僵在椅上如坐针毡。

她应该表现得很自然吧。这几天自己一个人练习了好多回，理性客观的神韵应该抓得满准的。

北斗闭了闭眼。“好吧，娃娃，我为这些天来没好好陪你的事道歉。因为太多麻烦有待处理，难免会疏忽了你。”“不是，我不是怪你！”她慌乱地摇着手。

“我知道藏身在妓院里太委屈你，但我已经尽力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既可藏身又出入方便的地点。”为了怕她住得太糟，还特地挑上扬州最精致风雅的宝月坊。

“我不是在怨这个，我一点也不委屈。”“那你在怨我什么？”他倏地睁开的犀利眼神直射入她心底。

北斗的敏锐让她握紧了双手。“我只是……”“好了，别装了，直接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她深呼吸一口气。“我不想欠你这个人情。”刹那间，她还以为自己的心紧张得忘了跳动，气氛为之一凝。

北斗努力让自己放松拳头，心里猛念大悲咒，控制怒火。别激动，女人本来就是反复无常的动物，换情绪就像变天气。但他还没享受到两人之前稍有进展的甜蜜，一切努力就全都回到原点。

“你这么想和我撇清关系，娃娃？”“也……不是，只是不太希望你把私人感情带进我们的公事中。”没有必要替她如此费心卖力却不收分文。

“能不能请你再详细解释一下？”他的口气温和得令人丧胆。

“你在我们坠崖的那天说，你会这么辛苦地不顾一切帮忙我，是因为喜欢我。”“没错。”“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这样会让我很困扰。”她双手愈绞愈紧。“因为我不喜欢你。”“喔。”他没发火？连一点惊讶也没有？“所以……我们之间还是保持单纯的主雇关系比较好。”沉默良久，他挑挑眉。“说穿了吗？可以轮到我了？”等她怯怯地点过头，他才开始慢慢发言。“好，我照你的方式来看这件事。倘若你以一般雇主的身分上门和我谈这次的委托事件，我会当场拒绝。因为我只做赚钱生意，不碰玩命游戏。”而她却让北斗三番两次遭逢灾难。

“再者，就算我无聊犯贱，接下了你的委托，我也不必亲自出马替你执行。”他严厉地看着她惊讶的表情，继续开炮。“我有手下，记得吗？一个总镖头是不会为一件小小委托现身的。”恐怕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这不是小小委托！”“就算它很伟大，我的镖师们中不乏高手，他们可以替你摆平问题。如果摆不平……”“怎样？”她问得很小声、很小心。

“我可以退回你的请托，赔钱了事。”他也答得很温和、很小心。“何况你的这项委托我分文未收，更有权利随时终结一切行动。”她可真的吓到了。“你……打算在这个时候停手？”“如果你逼我的话。”“我何时逼你了？我一直都在和你讲道理。”“我也在顺着你的道理解释状况给你听。如果你要跟我谈酬劳、谈主雇关系，我的结论是，我会立刻把事情交给手下处理，或是干脆就此中断这项委托。”“不行！”她慌张地提高声量。

“你放心，我的部下里多得是高手，委托给他们绝没问题。”“我不要！”

“或者要我推荐其它镖局的一流角色？”“我谁都不要，我只要你帮我！”“一个你急着想撇清关系又不喜欢的家伙？”“我没有要跟你撇清关系，也没有不喜欢你！”“却不屑欠我这份人情。”“我从来没有不屑你！”她气得放声尖叫。

“话是你自己刚才说的，我只是重复。”“我只说我不想欠你人情。”

“好。”他的食指如利刃一般指向她。“既然不想欠我人情，就找别人帮忙去，能替你解决问题的不独我一人。”“我不要别人帮我，我只要你！”“我不接不喜欢我的雇主委托的工作，我会亲自出马就已经是在卖人情，一个你连买都不想买的廉价人情。”“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没有不喜欢你，你也一点都不廉价！”“喔，意思是你喜欢我啰？”他不屑地哼笑。“我谢谢你了，为了要我帮忙而刻意倾心，真是委屈你。”“我才没有刻意喜欢你，就为了利用你替我办事，我从以前就已经在喜欢你。”“然后等事情了结后就顺便终止感情，所以现在才会坐在这里跟我算酬劳问题，省得我纠缠不清。”“我怕的是我在纠缠”

不清！我已经不想再为你流一滴泪、再伤一次心！”“终于搞懂了。”他拍桌吁了一口气，瘫身靠在椅背上。

“搞懂什么？”她眨巴着傻愣愣的大眼睛，呆望笑容不明的北斗。她刚刚辟哩啪啦地跟他吵啥，不是计画好要冷静地和他谈公私分明的问题吗？北斗又为什么突然不吵了？“绕了这么大半圈，原来你是怕事后你会离不开我。”百灵的脑袋轰然一炸，小脸涨红得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会让他说中的？她明明把心事藏得很好，什么也没透露，那他是怎么知道的？“离不开我有什么好怕的？”反正他也从没有放手的意思，任她逃也逃不了。

怎么会这样？“我……只想跟你谈公事……”他举起一只大掌。“那套说辞先保留着，我们待会再玩。现在，你老实把话讲清楚吧，为什么不敢承认你喜欢我？”“我承认过了。”她无力地瘫在桌边。

“好吧，我换一种说法。”他顺便也换了个姿势，半跪在她身旁仰望垂头丧气的小脸。“为什么不敢继续喜欢下去？”她沮丧地凝视这张不该看的笑脸。他实在俊美得过分危险，一看就知道最好快快躲远些。偏偏她笨得像只训练有素的小飞蛾，一见他这团火焰就会急急扑上去。找死的白痴！

“我怕到时候我会无法抽身。”好了，招了算了。不管她谄什么，北斗总有办法抓到关键。

“爱我爱到无法自拔，有什么不好？”她的眼神倏地露出怨毒。“你巴不得全天下的女人都爱你爱到无法自拔，是吗？”“小的不敢。”他乖乖举起双手投降。“我是个很清心寡欲的男人，这辈子只要一个女人的爱就够了。”“是喔，爱过一个再换一个，一辈子永无止境的换下去！”她狠狠地猛拍桌面。

“娃娃息怒。”他双掌温柔地包握住她的小手，省得拍肿成大馒头。“为什么不相信我此生只要你一人？你不是很信任我吗？”“我信任的是你的人格，不是你的风流性格！”“我已经不再风流很久了，这还不能证明我的真心吗？”“狗改不了吃屎，你总有一天会再犯！我不想在以后的某一天，亲眼看着你……你又……”现在她连说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哪能亲眼目睹那一天的到临。

“不会有那一天。”他认真地盯着气呼呼的百灵。“天下女人何其多，娃娃却只有一个。”“说得好听，我阿玛和哥哥们也用这招骗过不少女人，你可以省了。”“那你阿玛和哥哥们有痴迷一个女人到为她出生入死的地步吗？或者像某个蠢蛋一样，呆呆等着自己爱慕的小女娃长大成人，一等就是好几年？”“那是过去，我担心的是……”突然间，她觉得自己蠢得好想哭。“你不必管我了，放我一个人去钻牛角尖就行了。”连她都对自己不耐烦。

“不，我想听。”他热切地握紧她想抽回的小手。“你在担心我们的未来，嗯？”好现象。

“这根本是在白担心，因为我们不会有未来。”“未来的我不会变心的。我承认我是有段风流岁月，但是再花心的浪子也有疲倦的一天。我已经玩够了，也老了，现在最大的野心就是娶个心爱的女人，生一大堆萝卜头，每天为老婆孩子的事烦恼。”“说得好听。”但她脑子里已经浮现一大堆全家福景象，嘴角露出一抹傻笑。

“我从少年时期就闯荡江湖，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如今冒险雄心不再，只要安安稳稳地过活。怎么样，这样的小小总镖头，你肯放下身段跟他一辈子吗？”她考虑了一下，摇头。

“嫌我穷？”他眯起双眼看她再度摇头。

“嫌我没有爵位、没有好出身？”她的头摇得更厉害。

他困惑地皱皱眉。“嫌我都二十七岁的老男人了，还妄想老牛吃嫩草？”百灵噗哧一笑。“平郡王那八十几岁的老家伙都敢娶我了，你算什么老牛！”“那你在犹豫什么？”她双颊绯红地飘荡着视线，不敢看他。

“娃……”他唱了好暧昧的一个长音。“你在想什么色情的事？赶快告诉我，人家也要听！”“我哪有想色情的事，你干嘛那么兴奋！”她的小脸红得快爆掉。

“喔，我知道了。你怕我年纪大了，不能在床第间让你满足。”“胡说八道！”她吼得几乎震破屋顶。

“显然我说对了。”北斗贼笑。

“谁担心你能不能让我满足了，我倒担心以后去哪里多抓三、四个女人一起伺候你这只大嫖虫！”她不顾声量地疯狂大吼。

“我干嘛要这么多女人一起伺候？”“你以前不都是……你不是向来……”她的舌头快羞得烧焦了。

“啊……”他大概知道百灵焦躁不安的源头了。“这里的姊姊们告诉我我过去的战迹了？”“我没兴趣当你的战利品之一！”“相信我，你只会是唯一。”他双臂搂紧她的纤腰。

“我不信！”“好吧，那我们以客观的方式来解析吧。”他诚恳地直直跪在她双膝之间。“我过去的的确爱玩、很会玩，而且玩得很疯。你要知道，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实在不太懂得如何控制自己，只想拚命发泄。”“喔。”这她倒没听额娘和嬷嬷提过。

“现在呢，我已经老到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了，所以不会再浪费一丝精力在不必要的人身上，只想全力贡献在最宝贵的人身上。”“嗯。”看她脸红、气不喘的乖相，北斗就知道她根本没听懂他话里的下流花样。

“所以我已经不需要一窝美女彻夜狂欢，只想搂个娃娃度过每个平安夜晚。”“那你去抱枕头不就行了。”“好，抱枕头！”他突然紧紧拥吻住她，百灵这才发现自己早被跪在双腿间的他箝得动弹不得。

“你干什么……你……”要在他放肆的吻吮间发言，实属高难度动作。

“这个枕头好软、好甜，我喜欢。”他得意地轻咬她的红唇，大手滑至她臀部用力一抱，两人最亲密处的紧密贴合令他为之呻吟。

“我在跟你讲……很正经的……”以下话语全融在他的唇舌撩拨里。

“我根本不需要三、四个女人同时伺候我，我只要把你训练成可以应付我所有欲望的女人就行。”“我才不……”“喔，别这么谦虚。相信我，你绝对可以胜任，因为我证实过你很有热情的天分。”“不要讲得这么下流！我……”

“对，不要用讲的，我们用做的。”他开心地抱她到床榻，压在她身上。

“北斗！”她死命推着他厚实的肩头。

事实证明，他有绝对的本事融化女人的抗拒。在他老练而火热的狂吻与摩挲下，原本推拒他的小手改为下意识的颤抖拥抱，迎接他未知的侵略。

“格格，点心来了。”淑儿端着餐盘，一脚踹开房门。

“噢！”北斗埋首到枕头里，狠狠捶了床板一记。然后，被铁面无私的淑儿驱逐出境。

第八章

隔日下午，北斗要带百灵会见豪邸主人之前，将坚持要同行的淑儿拉到一旁私下谈判。

“我一定得跟你们一起去，否则天晓得你何时会突然兽性大发，占了格格便宜。”北斗闭眸，等到情绪稳定了才睁眼。“你担心得很有道理，可惜我恐怕没那个闲情。”

我这次花了不少心力才弄到和容贵姑娘见一面的机会，事情一旦了结，我即刻带百灵回京。”“是喔。”鬼才相信。

“趁百灵不在，我坦白告诉你真相。”北斗低冷的语调冻住淑儿。“那个容贵姑娘是某一神秘流派的杀手，身分复杂。百灵只知道对方非正派人物，却不了解到底有多危险。”淑儿震惊地对着他张大眼睛及嘴巴。

“我不希望百灵再和这号人物有来往，所以这次我帮她安排的会面，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然这么危险，干嘛还安排她们碰面？”北斗比了个噤声手势，要她控制情绪。“这是百灵的心愿。”“她那是什么白痴心愿！她糊涂也就罢了，没想到你居然还跟她一起糊涂。”“只要是她的心愿，再蠢再笨我都会尽力办到。”北斗意味深长地勾起嘴角。“你不也是如此吗？”“我？”“否则你何必那么死心塌地的为百祺老弟卖命，甚至追到这儿来做他的眼线？”淑儿尴尬而错愕地张口结舌。“你……早就知道了？”“他虽然知道我和百灵就藏在宝月坊里，可是他不会派人来抓百灵回去。”“为什么？”“他已经率所有人返回北京。”“他已经走了？”难怪她一直痴痴等他率人来带回格格，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他为什么……”都不跟她说一声。

北斗双掌按在她的肩头，稳定她几乎崩溃的心思。

“淑儿，我以男人的立场和你说句话。与其爱一个永远瞧不起你的贝勒爷，不如爱一个懂得珍惜你的家伙。想想你在这场苦恋中，是得到的尊重多，还是失去的尊严多？”淑儿硬撑的强悍神情被赫然落下的泪珠划破，连忙掩嘴，泣不成声。

“我欣赏你的忠心和坚贞，但你该效忠的对象应是百灵而不是百祺。他们哪个把你当手足看、把你当人对待，我相信聪慧如你，不会不明白。”她知道，只不过她期待得到的尊重不是来自百灵，而是来自她爱慕的男人。

“如果你仍然对遥不可及的恋情抱着期望，总有一天，你会赫然发现自己不小心失去了身旁的幸福。”“你说来说去……就只是要我善待百灵罢了。”淑儿傲慢地哽咽着。

“百灵天真，但并不愚笨。当她哪一天领悟到你根本不把她当妹妹看，只拿她当攀权附势的工具对待，她还会愿意浪费感情在你身上吗？”“我……”她没考虑过这一点。“我才不在乎她怎么想。”“你该开始在乎了。”北斗在转身离去前淡淡留下一句，“当她以你轻视她的态度回报到你身上时，你失去的不光是一位好主子，也失去唯一肯放下身段承认你的妹妹。”

“北斗，你好象很忙。”前往豪邸的途中，百灵坐在马车内观察他的疲态。

“不是好象，我本来就很忙。”不然他这总镖头是干假的吗？“刚刚我们动身前跑来找你的镖师们有什么急事吗？”“一些琐事，我回京后会亲自打理，现在先把你的事搞定最要紧。”“北斗，”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为什么你要这么认真地帮我？你不会……觉得我的想法很蠢吗？”是很蠢，但他不会说的。“先别问我，问问你自己吧。”“我当然不觉得我蠢，可是周围的人几乎个个拿我当傻子看。”有时自己的立场还真孤单。“我是不是该改一改自己太傻气的人生观？”“不必。这世上的聪明人太多，有个傻子来平衡一下刚刚好。”“我是跟你讲认真的！”“我很认真啊。”他咯咯笑着抓住百灵气愤的小拳。“当傻子有什么不好？只有傻子才会不顾名利、或者浪费心力去关心帮助不相干的人，多善良啊。”“你的口气还真凉。”“那当然，你只顾着关心别人，从来都不管近在眼前的悲惨家伙。”他又开始卖可怜。

“你哪悲惨了？”她不自在地推开枕在她肩头上的大脑袋。

“我为你费心卖力，几乎快把我自己都给卖了，你却闪闪躲躲的不肯领情。”“我……哪有不领情？”不都已经承认喜欢他了？“成亲的事啊。”他硬是任性地把下巴靠在她肩上。“你到现在都还没正式回答过。”“那个……不是很明显了吗？”她都已不再拒绝了，这个暗示他会不了解？“不行！我要你亲口说给我听。”“我才不要，那好丢脸。”女孩子哪能大刺刺地讲这种话。

“我只是要你亲口说你愿意嫁给我而已，有什么好丢脸的。”“不要。”他知道，半年前她大胆向他表白爱意被拒的伤疤仍留在心里，让她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坦率地面对自己的感情。这是他的错，百灵的退缩也只有他能救。

“你的立场还真模糊不清，娃娃。”他靠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是不是想等回京后看看你阿玛替你重新指配的对象如何，和我比较过后再作决定？”

“我才没那么差劲，我也不想再任阿玛胡乱指配了。倒是你，”激昂的宣言突然止住。“如果……如果小姑姑退了替我嫁往云南的这门亲，你……会再度向她求亲吗？”“什么再度！我根本就从未向那妖女求……”他吼到一半才想起要顺应百灵的顽强误解。王八蛋……“不会！”“北斗？”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娃娃，你听好，我这辈子不会再向别的女人求亲，而且除非听到你亲口答应嫁给我，我死都不会成婚！”他在说什么鬼话啊？百灵愣愣地看他转过头去一个人环胸生闷气，心里却有隐隐的得意，他真的只要她一人？“到了，下车！”北斗大脚一踹，径自跃下马车。

“这是哪里？”“辛府，扬州有名的大户。”他一脸老大不爽，却依旧当众死抓着她的小手不放。

“也就是后天你将会见到容贵姑娘的地方。”“北斗，我们不是要偷偷潜入人家府里好见她一面吗？”为什么还敢正大光明地前来拜访？“啊，你是不是假借拜访之名，先来熟悉环境？”“启禀女侠，小的恐怕想不出这么精采的伎俩。”等到她和北斗踏入正厅会见主人时，她的期待和好心情霎时烟消云散。

辛府正如南方诸多大户一般，格于大清定制，即使富可敌国，也不敢在门面上太过招摇，避免踰矩。表面上看来简朴恭谨的宅院，关起大门来的奢华享受不输京城王侯。

辛府内的绚丽风雅不是百灵不爽的主因，而是统管这整座人间仙境的，竟是一位妖娆狐媚的寡妇。

“久等了，辛大娘。”“哪儿的话。”北斗和冶艳的辛大娘交换了个意味不

明的笑容。

“这位气嘟小脸的，就是你的夫人？”辛大娘浏览百灵的眼光充满媚意，看了就教人讨厌。

“是啊。”北斗刻意忽略百灵的挣扎，硬将她搂在身旁。“就是她要在此会见容贵姑娘一面，这件事有劳辛大娘了。”“别客气，我还不是偏劳你许多事。朋友嘛，互相帮忙是应该的。”这个妖妇干嘛一直笑看着她，下马威吗？还有北斗，宝月坊的妈妈他很熟，辛府的寡妇也曾受他恩惠，他到底和多少女人有一手？“不过有件事我得先声明。”辛大娘婀娜多姿地站近百灵，柔声告诫，“这次突然安排的会面，可能会让容贵姑娘非常不高兴。因为她是来这儿作客，可没料到会有个小夫人等着。”百灵脸色臭臭地躲到北斗手臂后头，她才不要跟这个狐狸精讲话。

“娃娃，你这是干嘛？”北斗好笑地看着她一脸敌意。“辛大娘的话你听清楚了吗？”她还巴不得听不见狐狸精的魔音传脑。

“夫人。”一名白发总管上前向辛大娘低语。

“怎么了？”一见辛大娘微蹙娥眉，北斗立刻警觉。

她回眼媚笑，依旧风情万种。“没什么。你们先坐会儿，我去处理一下私事，马上回来。”随即衣袂飘然地随总管远去。

不对劲，辛大娘会把客人放在大厅里，亲自出外应付的绝不会是小事。

“不用看了，既然这样舍不得她离开，何不干脆追上去？”百灵大方地建议着。

“干嘛，又吃醋啦？”“我吃醋？”她摆出一个演技拙劣的笑容。“怎么会呢？只是很佩服你这位风流帝王，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遇到跟你交情匪浅的女人。”“交情匪浅，有吗？”“你还敢笑！”百灵气爆了。“我看全天下的女人你全认识了。”“好说。目前虽然尚未达到这个标准，不过我会多加努力的。”“祝你早日心想事成！”她奋力一喝，立即走人。

“夫人息怒，我是开玩笑的。”他咯咯笑着勾回她的手臂。“辛大娘是我的一位恩人兼大客户而已。”“是吗？刚才你们之间的眉目传情可没那么清白了，那股暧昧劲儿我会看不出来？”当她是白痴啊。

“你放心吧，她根本不可能和我暧昧得起来，我还比较担心你咧！”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看你这个该死的小模样，什么人都勾得上。”他惩戒似地捏她的脸颊。“我可先警告你，不管对方是男是女，只要你给我绿帽子戴，我一定扒了你的皮！”“你到底在说什么啊？”笑得那么诡异。

远处的嘈杂声引走北斗的注意力，他的脸色顿时凝重。肯定有什么麻烦来了。

“娃娃，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外头看看。”“不要！”她反而紧紧抱住打算推开她的铁臂。

北斗不多迟疑，立刻带着她往大门方向的吵闹声赶去。

“别想耍赖！明明有人看见咱们公告缉捕的左北斗往这里来，快把人交出来！”“官爷，你没凭没据，就道听途说地闯到这儿来威吓我一个妇道人家，象话吗？”辛大娘娇语细斥。

“窝藏要犯的罪可不轻，识相的话就让开点！”十来名官兵摆起搜查架式。

“要犯？那左北斗犯了什么要不得的罪了？”辛大娘狐媚地疑惑着。

“据人传报，左北斗就是十年前莫名消失的虎霸山山贼——狂刀北斗！”刚好赶来躲在浓荫后的北斗与百灵，全听清楚官差的怒吼。

北斗倏地闭紧双眸。豪哥说对了，他救百灵逃出天香楼时，铁定会踢到那间妓院的强硬后台——扬州县太爷，更何况他在当时泄漏了隐呢十年的身分。

当他鼓起勇气睁眼望向百灵，果然看到他最不愿见到的表情。

“北斗，你……做过山贼？”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北斗不就是个平凡的老百姓吗？他父亲甚至是苦学出身的内院大学士，为什么他会和山贼这种身分扯上关系？他没有响应，只是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她，直到官差的怒骂打破他俩之间的震荡。

“再不交出人来，休怪我们手下不留情！”“喔，是吗？”辛大娘一个手势，庭院四周立刻跳出武装备战的家丁，个个身手矫健。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罪了。”官差们立刻引发一阵拔刀出鞘的声响。

“慢着，别破坏别人家的庭院！”北斗宏亮而慵懒地自树丛后高喝，自在地踱往官差包围之中。

“北斗！”百灵急急拉着他的手臂，却被他猛然推向辛大娘怀中，看也没看她一眼。

“来人，给我拿下！”众官兵一同扑打而上，将毫不反抗的北斗五花大绑。

“你这蠢蛋！”辛大娘忍不住低斥。

北斗露齿一笑。“我自己惹的麻烦，总不好拖朋友下水吧。”他轻松地任官兵们粗鲁地推押出去。

“等一下！你们不可以就这样带走他——”百灵的狂喊赫然被辛大娘一掌掩住，自她身后牢牢箝住她的行动。

“这丫头是他的什么人？”为首的官差犀利逼视百灵。

“我府里爱慕他的小姑娘啊。”辛大娘咯咯娇笑。“像左北斗这种英挺俊伟的男人，哪个女人不爱呢？”连她的笑眼都微含饥渴。

“呔，女人！”官差一声低啐，押人离去。

放手！快放开她，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带走北斗！无奈不论百灵如何挣扎，都挣不开辛大娘的箝制。

刹那间，北斗缓缓回眸，深深凝视被辛大娘掩住口的百灵，她无言的大眼盈满急切的水光。

“娃娃，会面的事情了结后，别忘了跟豪哥他们回北京喔。”他笑着交代最后的任务，随即被押解而去。

事隔两天，就是百灵和容贵姑娘碰面的日子。她端坐在辛府偏厅里静静等着，脸上没有丝毫情绪。

北斗被判斩首示众，三日后午时行刑。

宝月坊的妈妈知道他的过往，辛大娘也明白他曾是山贼的分，甚至只要在江湖上打过滚的多少都听过狂刀北斗的传奇——一个武艺神猛的少年山贼。

十年前北斗便封刀下山，脱离打劫掳掠的盗匪生涯，带着一票死忠于他的弟兄加入一间快挂掉的镖局，由小镖师做起。十年的改邪归正，十年的艰辛奋斗，他由血汗累积的成果即将随着他的人头落地而化为乌有。

他豁出一切，救她脱离险境，现在掉入险境的变成他自己。

此刻她如愿以偿地等着和容贵姑娘碰面，却一点期待或兴奋都没有。心里好象少了什么，空空的，就连面对这次的会面都提不起劲儿。

“不行，这是北斗好不容易替我安排到的机会，不能辜负他的好意。”她傻傻地瞪着无神大眼，喃喃自语。

北斗为什么要这么帮她？和大家一样地嘲笑她的看法、不用她的多管闲事不是比较好吗？何必顺着她的天真与莽撞，一起实现胡涂的梦想？总是她在冒险，他在犯难。

“我是不是傻得太离谱了？”甚至拖累北斗跟她的傻气同归于尽。

“你费尽心思来到这儿，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吗？百灵格格。”“呃？啊！”她身旁何时坐了个人？“容贵姑娘！”“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清逸灵秀的脸上毫无表情，低沉的柔语中却有明显的不悦。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扰你，而是关于我二哥的这封信，”她由袖口内掏出信函。

“我觉得必须再和你谈谈。”容贵姑娘轻蹙眉头，并未伸手接过信件。

“我以为那夜已经跟你说得够清楚了，我不会收的。”“我不是要强迫你非看信不可。你收下它后可以揉掉、烧掉、撕掉，我绝不会干涉。

我只是想问你，为何连收下它你都不肯？”容贵倏地收紧搁在桌上的拳头，神情冷漠。“是百祯贝勒要你来追根究柢的吗？”“不是，你别误会。”她虽然没有表现出怒意，可是百灵感觉到了。“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只是想问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委屈？”“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啦。”事到如今，连她都觉得自己傻得过头。

“我是怕二哥辜负了你什么、或伤害了你什么，不然你不会这么强烈地想摆脱他。”容贵沉默良久，神情萧索。

“对不起，容贵姑娘，”她挫折地垂下脑袋。“我太鸡婆了。很抱歉如此打扰你，我……”“我的确很想摆脱百祯贝勒。”百灵愕然抬头。就在她决定放弃的时候，容贵姑娘居然接纳她了。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和百祯贝勒之间的事，但我确实想逃离他的箝制。”她遥望门外天际叹息。

“我二哥他对你不好吗？”“正好相反，他对我无微不至。但我不需要他的庇荫及照料，我要自由。”这句话深深说入百灵心坎里。

“我有我的目标、我的理想、我的做事方式。我不想受人恩惠或受人安排，我只想做自己的主人。就算下场会无比凄惨落魄也无妨，至少路是我自己选的。”她也是。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涌上百灵心头，震撼得令她热泪盈眶。

长久以来她一直在府中孤军奋战，坚持自己对人对事的热忱与关怀，做一些无利可图的闲事，自找麻烦，活像个傻子。她不介意当个傻子，只是一个人坚持久了，总会感到孤单、彷徨。

“百灵格格？”“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坚强。”她勉强在泪意中挤出一抹笑。“我有时候会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错了？为什么大家的观点都和我不同？我该不该再继续坚持下去……”她硬撑的笑脸终于崩溃。“我知道大家都拿我当傻瓜看，我只是假装不在乎、装作没注意到，否则我会失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只好一路扮傻子扮到底……”这世上聪明人太多，有个傻子来平衡一下刚刚好。

北斗的这句鼓励和笑容，给了她无价的肯定与无比的勇气。而这唯一

支持她的人，如今正坐在牢里等着被砍头。

容贵温柔地拍抚她趴在桌上痛哭的身子。两天来百灵所强忍的不安与恐惧，终于翻江倒海地爆发出来。

在容贵的关切下，她把北斗的状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左北斗早查出我的身分了。”容贵淡笑。难怪他有办法找到辛府这项线索，安排百灵在此和她碰面。“你既然知道我并非正派人物，还敢找我谈？”百灵眨着泪汪汪的大眼，哽咽的说：“不管正不正派，你也都是个人啊。”容贵一愣，继而咯咯轻笑。“该说你初生之犊不畏虎，还是该说你傻人有傻福？”百灵不懂容贵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容贵两次和她碰面时都已经做好灭口的打算。不过容贵也懒得招供了，反正已经取消的念头，再提也没用。

“对不起，容贵姑娘，本来是想关心一下你的处境，结果反而都是你在安慰我。”她尴尬地笑着擦掉眼泪。“二哥托我的这封信我就搁这儿了，就算你不看也没关系，一切随你处置。”“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她这一问，问住了百灵离去的脚步。

“我回去再想办法，看该怎么救北斗出来。”容贵拿起桌上的信沉思一会儿。

“我就替你做个顺水人情吧，格格。”她微笑着将信原封不动地递还百灵。

“拿这封信到玉笙客栈，交给一位卿贝勒，他就会救左北斗脱离险境。”“他是谁？他会有办法吗？而且这是二哥给你的信，交给元卿贝勒就能救北斗吗？”“别问，因为我不回答的，格格照做就是了。”百灵疑惑地接回信件。

“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容贵顿了一下。“可能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来关怀的傻子吧。”百灵呆了呆，才和她相视而笑。

“我也要谢谢你，因为你替我做了一个完美的范例。”从此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式活下去，再也不傻，也不孤独。

“快走吧，超级大傻瓜。”再和百灵谈下去，容贵觉得自己快圣洁得升天成佛了。

等到百灵完全消失踪影，容贵才将一把毒针全射在桌上。这些原本应该射在百灵身上的，她深深叹息。

她居然再一次放走报复百祯的最佳肉靶。

“我才是个超级大傻瓜。”

幽暗潮湿的地牢里，霉味腐臭四溢。北斗独自禁闭在狭窄的牢中，就着上方高高的一小方通气口透进的月光打坐。

一阵娇嫩却嗲得过头的声音由远方隐约传来，令他倏地浑身警觉逐渐接近的动静。

“多可怕呀，官爷。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山贼，您居然一把就擒住他了。”

“再可怕的山贼到了老子面前，全成草包一个。老子根本不用使出全力，就轻松逮住他了。”今夜守牢的牢头大言不惭地吹嘘着。

“官爷好棒，不愧是堂堂男子汉。我再敬您一杯！”百灵，这是百灵的声音！北斗霍地跳起身子巴在牢栏上。她居然跑来这里！

“喂，别喝太多，省得总捕头巡查时当场逮到我们烂醉如泥。”另外三个守牢的小兵警告着。

“什么啊！你们居然不怕山贼，却怕一个小小总捕头。你刚刚说的英雄事迹该不会全是骗我的吧？”“格老子的，谁怕那个乌拉屁的总捕头。老子干了！”“官爷好棒！”百灵崇拜地拍拍手。“淑儿，再倒酒，别怠慢扬州的除暴英雄。”“你这娘儿们，嘴还真甜哪。”一窝男人淫浪而笑，饮酒作乐。“哪家的人啊？”“宝月坊。”所有男人发出如狼似虎的兴奋嚎叫。

“听说宝月坊的姑娘身怀绝技，能让男人欲仙欲死。是真的吗？”一阵暧昧笑声大作。

没钱上宝月坊逍遥的穷酸货，这种事也只能听说。

“待会儿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小姐！”淑儿怒斥。

男人们却全都为之疯狂。

“你再去打两壶酒来，别委屈这些替我们保卫家园的英雄。”她随即假装惊慌地娇嗔。“哎呀！这位爷怎么这么不胜酒力，才几杯就醉倒了！”“我还很清醒！小美人，我们……先来温存一下……”放浪的笑声将话语糊成一团，另外两个男人也叽哩咕噜地醉骂对打起来，抢着要上百灵。

“好啊，可是我要先看看山贼。”她稚嫩的笑语仿佛是要去看戏。“人家想看山贼可恶的模样，然后向他吐口水。”差不多快被酒内迷药醉倒的男人无劲儿地大笑。

“老子带你去！看那……瘪三家伙多窝囊……老子多勇……”一阵钥匙声叮当作响。

“你要护着我哟，官爷。”百灵一面跟下地牢，一面贴在他身后撒娇。“万一他吓到我了，你要救我喔。”“老子……嘿……”他连路都走不稳了，满脑子春光无限，根本没注意到身后佳人正抄起墙边木桩使劲击来。

一声猛然撞击声，牢头倒地滚落石梯底。

“百灵！”北斗激切地低唤。

“等我一下！”她拚命在幽暗的地上摸索钥匙。“这里怎么连一盏灯都没有？”她急得开始自言自语。

“娃娃，别慌！”她不可能不慌，因为远处已经传来巡查捕头大骂属下的声音。

“北斗，你在哪里？”她抓着整把好不容易找到的钥匙，巴在牢栏边沿路大叫，嗓音急剧颤抖。“北斗！”她看不见，地牢黑得令她什么都看不见。

“娃娃，向右边再走近一点！”他伸长手臂到牢栏外。

“你在哪里？”她几乎已经是在哭喊。

“过来，娃娃。”百灵恐怕有夜盲，光线太弱的地方就完全失去视觉。“顺着我的声音过来。”他柔声召唤。

“北斗！”当一只大掌抓住她腾空摸索的小手时，她崩溃地隔着牢栏紧紧抱过去，放声大哭。

“乖，别哭，没事了。”他一边轻柔安抚，一边抓过她手中的钥匙。“我们马上出去，你很快就能看得见东西。”偏偏他一把接一把尝试开锁的钥匙都不合，捕头追下地牢来的吼叫却愈来愈近。

当一整队带着火把的官兵照亮地牢的同时，牢锁适时应声而开，北斗霍地抽下整条锁链，破门而出。

“北斗！”百灵紧紧环抱住他的颈项痛哭，完全不顾身后压境的大敌。

北斗牢牢搂着双腿腾空的小身子，杀气四射地摆开战斗架式与大队人马对峙。

“来人，给我拿下！”所有士兵一拥而上，却还来不及挥刀摆阵，就被北斗赤手空拳打得昏死在地。

北斗脚尖一挑，一柄士兵掉落的大刀腾入他手中。“你们实在犯了个要命的过错。

要来抓我就不该佩刀，否则你们就会亲身体验到何谓狂刀北斗！”地牢内顿时爆出激烈打鬥，哀号与呼叫支持的尖嚷交杂错落，凌乱弃置的火把在牢栏边猛然爬升，照亮骇人的打鬥场面。

百灵什么也看不见，她闭眼紧紧拥靠在北斗的颈窝，毫无恐惧、也不担忧。

就此和北斗同归于尽，她死而无憾。

第九章

杀出府衙地牢后，北斗如暗夜厉鬼般扛着百灵疾行狂奔。扬州城的深夜被这一波混乱惊破，家家点灯、人人讯问，只见官兵们如无头苍蝇似地到处搜捕，一无所获。

百灵保持安静地任北斗扛着，看他快如鬼影地飞窜着。身旁的景物由市街变成稀落住户，由大道变为小路，山径变浓荫。

感觉到北斗浑身汗湿的衣衫，她开始担心却不敢开口。

他一定很累，可是飞奔的速度却丝毫未减，反而更见灵活。

“娃娃，吓昏了吗？”他居然还能一边逃命一边问候。

“没有。你会不会累？”“关在牢里不能动时才真的叫累。”现在的他快活得有如回归山林的野兽。

“北斗，你打算逃到哪里？你不怕山里的毒蛇或迷路吗？”北斗豪迈地放声大笑。“我可是个山贼啊！一旦进入野林，就是我的天下。”百灵开心地伏在他身上感受那份震动，笑声在她心中共鸣着。

直到北斗抵达一座房宅门前，才放她下来。

“这是哪里？”“被人弃置的粮仓。”停留扬州这些天，他早把城里城外、山上山下的地形资料全摸熟了。“这儿本来有人家住，不过听说全给鬼吓跑了。”他一说完，百灵火速紧贴在他身旁。

“怕啦？”“才没有。”她像抓救命浮板似的死揪着北斗。

“你先进去等着，我去附近溪边一趟。我快被我自己臭死了。”百灵一看房内几乎没了屋顶的简陋样，满坑满谷诡异的干草堆，仿佛随时会有什么从厚实的草丘内突然爬出来。

“我要跟你一起去。”她连忙巴在他身后。

“我就去那里而已。”他比比不远处的林间小溪。

“我要去。”他们互瞪一会儿，北斗投降。

百灵像是进入警戒状态的小动物似的，坐在最显眼、月光最明亮的岸边盯紧北斗，还不时左右张望，看看有无“可疑物体”出没。

“你是不是被我刚才的玩笑吓到了？”“怎么可能。我”她高傲的假笑突然转为一声抽息，双手掩面。“北斗，你怎么可以……我人就在这里，你居然就……”“啊？什么？”他故作无辜地继续脱光光。

她想骂他不要脸，却又不敢骂，是她硬要跟过来的。可是方才她怕在当头，根本没想到每个人洗澡时都会脱得一丝不挂。

她一直紧紧掩住眼睛，不敢妄动。

“北斗。”怎么没声音了？“北斗，你还在吗？喂！”他该不会跑掉了吧？还是……沉到水里去了？“北斗！”她赶紧睁眼，却完全不见人影，只见河岸一堆脏衣服。“北斗，你在哪里？北斗！”怎么突然不见了？“这样就吓哭啦？”一颗突然由她背后架上娇小肩窝的大脑袋，吓得她惊声尖叫。

“你无聊、大混蛋！”当她回身狠捶在赤裸的胸膛上时，才想到要赶紧把眼睛闭上。

“快点洗好身子，把衣服穿上！”“好嘛。”北斗扁着委屈的双唇乖乖进入溪中，悄悄地洗涤着。

“北斗，你还在吗？”她还是没胆睁眼。

“不在。”他开心地笑着，蜷坐在岸边遮眼的百灵，真是入浴最佳解闷良伴。如果她也一起下来永浴爱河就更完美了。

“你……你说说话嘛。”干嘛故意轻手轻脚地吓唬她？“好吧。大约在年初春，这座粮仓的主人在这林子里看到一条白影吊在河岸旁”“不要说这个！”“喔，那说说宝月坊吧。娃娃，你知道吗？宝月坊中被我宠幸过的女人虽多，但我最好奇的还是妈妈的胴体。她那对豪乳简直让男人无法一手掌握，但她的腰和臀”“我不要听你讲那个！”“你很刁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可以说说以前为什么会去当山贼啊。”北斗顿了一下洗涤的动作，眉宇间的微妙变化正好被偷偷抬眼的百灵瞥见。

“那件事嘛……”他以一贯的笑容打发掉刚才的神情。“只能怪我少不更事、脾气火爆又愤世嫉俗，所以才误入歧途啊。”“为什么愤世嫉俗？”“因为以前我两个妹妹生重病时，没钱延医，借到钱时她们早往极乐世界去了。我阿玛当年在乡试高中举人后，却差点因没钱进京参加会试而放弃大好前程。这种鸟事我受够了，索性干脆当山贼去也。”做不成大官，就做大贼！

“进京赶考……也需要用钱吗？”她完全不知道，还以为读书是好事，中了举会有赏金可拿。

“光是中举后要发给报喜者的红包、祭祖的开销、依照习俗开贺请客的花费就把我们一家整垮了。”百灵错愕地看着他开怀的笑容。

“我呀，那年还当场臭骂我阿玛，没事中举做什么，空有名分却无利可图，还得倒贴上全家家当，结果我被额娘狠狠甩了两巴掌。”她从不知道世上会有这种事，也从不晓得区区几文钱的重要。

北斗说得云淡风轻，她却听得黯然神伤。

“喂，你还在陶醉什么？”北斗浴毕着衣，牵她回到破宅草丘上休息时，她仍皱着眉头沉思。“知道我当过山贼，怕了吗？”她微愠地瞪他一眼。“谁怕谁啊！”北斗开心地撑头侧躺在柔软丰厚的干草中，帮她弹弹肩上的小草屑。

“你和容贵姑娘的事怎么样了？”“谈得很愉快啊，她还教我拿我二哥给她的信函向一位卿贝勒请求救援，我已经给淑儿去办了。”“元卿？”那个容贵姑娘对他的人脉居然也了若指掌？“不过我仍旧不放心，还是亲自出马救你比较保险。”她转身和他面对面地侧躺着。

“你在宝月坊学的那些嗲功还真管用啊，嗯？”他歹毒地拧拧她的粉颊。

“北斗，以后怎么办？”“看着办。先带你回京，逼你跟我成亲，生一堆娃娃兵，在镖局和家里疲于奔命。”

如果你喜欢冒险，说不定还可以跟我四处押货，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就这么办。”他说得像吃饭喝茶似的轻松。

“你想得美！”可是她的笑容好满足、好高兴。“为什么你都不怨我？”“怨你什么？”“我害你为我浪费好多心血，害你暴露了身为山贼的过往，害你被捕入狱，还有被小哥误解为抢亲恶徒……”“我怎么觉得自己好象变成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了？”他摆起“你饶了我吧”的神色。

“你是英雄啊！”她急切而认真地再度强调。

“你又在作梦了。”“我哪有！”他又来这副咯咯轻笑的死相。

他深深地与她相望良久，轻柔地撩拨着她的鬓边细发。“你还是不肯亲口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为什么一定要我亲口说？”“因为我想要一个你肯原谅我的承诺。”“原谅你？”他的唇温柔地吻在她额上，久久不肯离去。

“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半年前曾对你口出恶言，也抹不掉你当时受到严重伤害的印象。我没有好好对你，我不该犯下这么残忍的错。”“那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内心的澎湃在刹那间将伤痛消融，她从没想到自己会有听到这些话的一天。

“我不要你只是口头上说说。给我承诺，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真的原谅我。嫁给我好吗？”急剧的心跳令她呼吸困难，是因为无比的喜悦，还是感动？

“我愿意嫁给你。”他突然用力将她拥吻在怀中，几欲揉碎她纤细的娇躯。

“娃娃，我的娃娃……”他心疼地将她紧贴在脸旁。“我发誓，即使我穷得连一文钱也没有，也绝不会让你过苦日子。”“北斗。”她虚弱地回搂他的颈项。

“哪怕我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我发誓也绝不让你受丝毫委屈和伤害、绝不让你涉险、不离开你半步。”“你不需要这么做。”“为什么？你不需要我吗？”他警戒地盯着她的小脸。

她不知该如何开口。在鬼门关前厮杀打斗都面不改色的北斗，竟会为这种小事紧张。

“还是……怕官府会对我穷追猛打，害你被拖下水？”她痴迷地望着北斗的焦虑。

“娃娃？”她犹豫的眼神在他的面容上流转许久，才渐渐地、定定地、深深地锁进他的眼眸中。

“北斗，抱我。”有好一段时间他俩动都没动，无言地互视对方，百灵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北斗为何毫无反应？是他没听见她的大胆宣言，还是没想到她会有这么下流的念头？沉默的气氛令她紧张得连血液都为之凝结。

她觉得自己快羞死在他的面无表情之下，她竟然再次犯了和半年前露骨告白一样的错。

为什么不说话，北斗？“那……你早点休息吧，晚安。”她硬挤出一个笑容，随即背过身子闭紧双眸。没脸再面对他了，她连张开眼睛的勇气都没有了。

就在快被羞耻淹没的刹那，她感觉到身后的北斗起身离开，窸窣窣的不知在干什么。

“娃娃。”直到一只大掌轻抚上她肩头，她才勇敢地转过身来仰躺睁开眼。

那一瞬间，她连呼吸都自动停止。

透过屋上洒下的月光，她看不清撑手悬在她身上的巨大身影，背着月光的北斗只能显现隐约的轮廓，描绘出他浑身紧张、赤裸的精壮肌肉。

看不见他的表情，让百灵的羞愧减缓了些。但半陷在黑暗中的魁梧身躯，反而更显出强大的压迫感与攻击性。

“我以为我在作梦。”直到看见她饱受挫折的神色，他才确定自己刚才并没有听错。

他极为缓慢地一层层解开她的衣衫。

“北……北斗。”她居然在这个时候害怕起来了。“这……这样有点不太公平。”“什么不太公平？”他问得心不在焉，注意力全在眼前雪白丰艳的玉体上，发出难以置信的轻叹。

“我都看不清背光的你。”他却把在月光照耀下仰躺的她看得一清二楚。

“我没什么好看的。”他却快速迷眩在眼前妖娆的景象，被灼热的亢奋折腾着。

“可是你一直看我……”她虽然无法清楚看见那张隐藏在黑暗中的俊脸，但黑暗中闪耀的野性眸光，让她有种沦为弱小猎物的待宰感受。

“不喜欢我看你？”他神情不明地停顿一下。“好吧，那就用摸的。”随即他的双手抚向她的纤腰，上下游移，双眼在黑暗中分外闪亮。

亲昵的火热触感让她赫然抽息，上次坠崖时在林间相拥的怪异兴奋再度降临。

她不甘示弱地也将双手按在他身上，奇妙的感觉令她瞪大双眼。

“北斗，你好奇怪。”他的身躯和臂膀的肌肉好硬，蕴藏无比的劲道与爆发力。

他闭眸努力在她如蝴蝶轻舞般的抚触下保持自制。在她好奇双手游移至他腹肌上时，他忍无可忍地将那双柔荑分置在她身侧，手指牢牢地交缠着。

“你不能再往下探索了。”否则他会崩溃。

不等她开口抗议，他直接倾身吻上去，以他硬实的躯体摩挲着柔软的她，沉重的体魄几乎将她压陷到蓬松的草堆里。

“等一下……”她硬是逃开他贪婪的唇舌。“你怎么可以这样？放手！”她奋力扭动被他缠得死紧的小手。

“我这是奉命行事。”他贴在她唇边邪笑。

“我只叫你抱我，谁教你箝住我的手不放了！”“因为你的手会妨碍我执行任务。”只能怪她对他太具挑逗性。“而我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悍的男人，凡是阻碍，都必须全力排除。”他狡猾的双唇笑着由她脸上滑向颈项，轻松游走至两团丰挺雪白的山谷中。

“这样不公平！我……”之后转为一声惊喘。

“我会很公平的，只是目前只能暂时专注在这边。”他将柔嫩的蓓蕾轻咬在齿间，好奇地玩起探索游戏。

“北斗，我拜托你……”为什么每次都拿她脆弱的感官来戏耍？“拜托我什么？这样吗？”原本舔绕着她乳峰的唇舌突然深吮上去，引发她愕然的震颤。

“你根本是在耍着我玩！”她已经分不出此刻的情绪是气愤还是兴奋。

“答对了。”他开心地攻击另一边的蓓蕾，施以相同的把戏。“看，我果然是个很公平的男人吧。”顽皮的舌尖挑了一下挺立的乳头。

她的思绪变得一片乱七八糟，所有神经也全揪成一团。

“真是甜美……”他终于放开双手，埋首拥抱着柔软得令人疼惜的娇躯。
“我们早在半年前就该享受今晚的一切。”如果没有那场要命的误解的话。

“北斗，松手一下……”他的拥抱紧得几乎将她勒毙。“你为什么老是一副饿很久的模样？”“因为我的确饿了很久。”他望向他垂涎多年的宝贝。“打从第一次进你家承揽任务而认识你时，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变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而已，你有恋童癖啊！”简直胡说八道。

“娃娃，”他从她怀里抬脸瞪视她。“你真的把我惹火了。”多年来的痴心等待居然被她说成变态！

“是我先惹我的。我很诚意地请你抱我，你却一直在耍我。”尚未发觉他正逐渐往下滑的百灵，无所警戒地勇敢抗辩。

“我可是很有诚意地在耍你。”“感情的事哪能这样开玩笑！感情是很神圣的——北斗！”一声惊叫中断了她的金玉良言。

他置身在她粉嫩的双腿间，粗糙巨掌摩挲着雪白大腿内侧不可思议的细腻。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神圣的感情，现在先来解决关于变态的问题。”他的双掌愈来愈往上游移，逼近神秘领域。

“等一下，北斗！”她惊恐地高声哀求。“你要做什么？”他勾起邪恶的性感笑容。他真是爱死她可怜兮兮的颤抖模样。

“你不是说我变态吗？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番美意，我决定牺牲小我，为你变态到底！”顽皮的双唇随即轻柔覆上娇弱的瓣蕊。

美妙的月夜开始天旋地转…… “拜托你，北斗。别再像个白痴似的不停傻笑，看了让人倒足胃口。”元卿在玉笙客栈的上房内蹙眉用膳，一脸不爽。

“我有吗？”他摸摸自己的脸庞，还真的是在笑咧。

“你的娃娃呢？”“供在宝月坊里，准备上路返京了。”一想到百灵，他又咧开大大的幸福笑容。

“你是怎么替我摆平扬州府追兵的？”今天一早他和百灵潜回宝月坊后，不但听说官差不再追捕他了，连县太爷都派人大礼小礼地扛进宝月坊向他赔罪，给他压惊。

“你去谢谢你的宝贝娃娃吧。”元卿看也没看他一眼，径自吃饭喝茶。

“百灵？怎么回事？”元卿放下筷子，整理一下仪容才淡然开口，“事情很复杂，我尽量把缘由交代清楚。

我在两个月前不是秘密前来扬州查办私梟猖獗的盐务吗？当时我和我的搭档搜查到两封官商勾结的盐务密函，其中一封在返京回朝的途中被人劫走。”北斗懒懒地挖着耳朵。

“劫走密函的，是一直与朝廷任务作对的神秘流派‘四灵’的人马。我确信遗失的密函绝对还在他们的组织人脉中流转着，最后一定会转回它最初的源头，就是扬州。”这也正是他再度前来的主因。

北斗听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他扯这些做什么。

“这似乎是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事，但是，”元卿冷然由袖中抽出信函。

“这封容贵姑娘要百灵转呈给我的书信，正是我四处追查的遗失密函。”北斗一震。“那不是娃娃她二哥要给容贵姑娘的情书吗？”“谁说这是封信情书来着？”元卿斜眼讪笑。

北斗这时才想到，百灵的二哥百禎贝勒只说要她秘密将信送到容贵姑

娘手上，可从没说这封信的性质为何、内容是什么。

是百灵自以为是地将它幻想成一封情书，虚构出一大堆自我陶醉的浪漫情史。这份未曾拆封的信件根本是封政治密函！

“你的娃娃等于被自己的二哥利用了。”“他早料到娃娃会把它当成一封重要情书来看？”“应该是吧。”元卿闲闲地要侍从挑本书来。“就算她二哥没有捏造一段故事蒙她，也绝对故意给过她明显的暗示，让她误以为这是一封由血泪交织而成的悲恋情书。”由一位单纯的少女传递信件，可以成功躲过追踪者的耳目。元卿正是如此给骗了。

加上百灵浪漫的天性与满腔热忱，铁定会不顾一切地非把信件送到对方手上不可，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妈的！我等于是在替百祯那混蛋卖命了！”“是啊，他一定很感谢你的鸡婆。”元卿笑得好不凉快。

“那个容贵又干嘛死不收信？”害百灵急得团团转。

元卿耸耸肩。“可能和百祯贝勒闹意见，或窝里反。”情况到底怎样都无所谓，能意外得回这份密函他就该偷笑了。

“我知道那个容贵来路不明，绝非善类，可是我没料到与她挂勾的黑道流派会是‘四灵’！”若他早知对方是邪异组织的一员，拚着老命也要硬扛百灵回京。

“你该谢谢容贵姑娘才对。”元卿慵懒地翻看手中书卷。“要不是她卖了个大人情给百灵，要她把这封信交给我，你现在恐怕仍是全国通缉的山贼。”

“这封信跟我被通缉有什么关系？”“老兄，你可是地方官用来缉捕立功的上好肥肉，连我都没有把握能将你救出来。”毕竟他曾做过山贼是不争的事实。

“那你到底耍了什么把戏？”元卿晃晃手上的那封信。“若说你是查办大员搜索密函的秘密帮手，一切情况就不同了。”“你唬别人说我是你的秘密帮手？”扯得太离谱了吧。

“恐怕不是唬的，因为我回京后确实会如此向皇上禀报。如此一来，寻回密函的大功就加在你头上了，足以抵销你当过山贼的过往。”难怪县太爷会态度一变，赶紧巴结他。

但北斗可不笨，他眯起冷眼瞪视元卿。

“你该不会就此顺便把我收为真的秘密帮手，和你一起搭档执行朝廷的机密任务吧？”“讨厌，你怎么一下子就把人家的心事说透了？”狡猾的呵呵笑声由书后娇嗔传来。

“你少跟我耍这烂把戏！”北斗狠手打掉元卿掩面偷笑的书卷，一把揪起他的衣领。

“我跟你说过几百次了，老子不屑蹚官家浑水，休想我会加入你的行列！”

“不加入我，你会被捕喔，到时百灵一定会很伤心。”元卿轻松一句，就准准抓到他的弱点，教北斗恨得牙痒痒。

“免谈！我的北斗镖局绝不会就此成为你的手下班底！”“我对你的镖局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你。”“谢了，这种话由一个男人说出口，我实在高兴不到哪去。”北斗一掌甩开元卿的衣领，重重坐回椅上。

“想想看，当年叱咤风云的‘七星蟠龙、狂刀北斗’，如今一个被禁封在破烂布卷中，一个拿盖世武功当个小小总镖头，多么大材小用。”“我就是喜欢大材小用！”要你啰唆。

“既然你不介意大材小用，那偶尔让我借来用一用也没关系了。”“放屁！”元卿无奈一叹。“好吧，那你就别怨我告诉百灵她二哥利用她传送政治密函的真相。”“你敢！”元卿呵呵笑，他有什么不敢的。会把百灵当心肝宝贝捧着的是北斗，可不是他。

若不是为了百灵，北斗真想一拳揍扁元卿这只狐狸。

“乖乖认命吧，北斗。”这回扬州之行元卿真是赚翻了。轻松坐在客栈里就得回遗失的密函，还不费丝毫力气就把他觊觎已久的顶尖高手网罗到。“你该小心的是百灵的家人，他们才是真正对你的镖局有兴趣的危险家伙。”“我知道。”北斗当初加入一间破镖局当小镖师时，根本没人把他这种小角色放在眼里。等到多年奋斗、顶下镖局改号“北斗”，靠着当过山贼的过往及人脉吃遍山路，靠着漕帮弟员的势力打通水路，北斗镖局的任督二脉畅通无阻，成为陆上另一股强大势力后，别有居心的人便缠上来了。

百灵的阿玛端王爷便是其一。

“承接端王府生意的这几年，我早感觉到端王爷有意吞收我的镖局据为己有。半年前我上门求亲，他之所以不反对，便是想用结亲的方式笼络我。”否则以端王爷高傲的性格，怎会愿意和他这种无名小卒搭上关系。

“端王爷同意你的提亲？”“就是因为事先已经征得他的同意，才会拍板下聘。谁知道聘礼扛进端王府时，顾琳那女的以为我要娶的是她，老大不爽的就把我的东西全摔出门外，把我的人全轰出去。”“喔，她以为你这只癞蛤蟆想吃她的天鹅肉？”“就算全世界只剩她一个女人，老子我碰都不屑碰！”呸！

“嗯，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悲壮往事。”元卿心不在焉地打个呵欠。“你和百灵的婚事怎么办？只要你一和她成亲，北斗镖局又会沦入端王爷手里。”

“他吞不下我整个北斗镖局的。”“他不用吞，只要利用百灵来控制你来为他卖命就成。这跟百禄利用百灵和你替他送信的伎俩，是一样的道理。”北斗双眼闪露凶狠的怒气。“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次利用百灵的天真，去干他们的龌龊事！”“元卿贝勒，有访客在外头候着，说要找北斗少爷。”随从轻声传讯。

“找我？”北斗起身向外，居然看见一脸惨白的豪哥。

“总镖头，大事不好了。”“啊。”他平静地随便应。“自从下扬州来找百灵之后，我好象随时都有很不好的大事缠身。”“这次事情真的严重了。据京里镖师快马传来的消息，副总镖头他……他把整个总局给吞了，现在各个分局也陷入纷乱中。”“海叔？”居然有内部的人开始侵吞他的事业。“状况究竟如何？”“北方四大分局：天枢、天璇、天玑、天权，总镖头全变成了海叔；南方三局：玉衡、开阳、瑶光，因为消息不明，目前谁在掌权还不清楚。”怎么会七个分局几乎同时沦陷？就算海叔要篡夺权位，也没那么大的通天本领。

背后必定另有其人。

当北斗带着百灵及所有人马赶回北京，追查出幕后详情，他再也自由自在不起来。

真正的大麻烦果然来了。

在海叔背后支持他篡夺北斗镖局的，正是百灵的阿玛，端王爷。

第十章

“干嘛回到北京后不住进左家或回端王府，反而又住进客栈里？”淑儿拎着一大堆刚才上街买的日用品抱怨。

“我才不回家，我要跟北斗一辈子。”百灵帮忙淑儿把东西搁下。

“他既然要娶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点行动也没有？”“你别火嘛。目前好象镖局出了问题，他得先处理。还有他的家人……”百灵坐在桌边撑头一叹。

北斗的父亲是个道德严谨的文人，一听到他是抢婚夺得百灵，平日温文的左大人骂得差点气晕过去。连他母亲左夫人都不方便迎她住进家里，毕竟婚礼未成，她不算是个左家人。

“北斗根本没有抢婚，我们是两情相悦才共结连理的。现在全北京的人居然都在胡说八道，没人肯听我说的的事实。”“人人都有一张嘴，凭你一人说得过人家千百张口吗？”淑儿冷哼，动手替她换上新衣服。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啊，事实应该最禁得起考验。”“你少白痴了。事实哪有流言来得精采花稍，别人才不管事实究竟怎样，只要自个儿嚼舌根嚼得快乐就好。”“太过分了，这样北斗岂不委屈！”“委屈的是我们！”脑子有毛病的笨格格。“现在你清白没了、名声毁了、婚礼还音讯渺茫、回不得端王府又进不了左家门，这象话吗？”“我只要有北斗就好了。”“你这个……”淑儿气得几乎想扛椅子砸她脑袋。

“我就不信他们有本事把我格在门外！”北斗“砰”地一声踹门而入，火气冲天地杀往内房卧榻。

“北斗！”百灵错愕地起身。“你不是才出去解决镖局问题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别说解决了，总镖头今天连自己的镖局大门都进不去。”豪哥在后头拖着脚步进来。

“为什么？”“那群篡夺者全堵在门口，不准总镖头这个‘外人’擅闯入内。”“简直胡闹！”百灵的指甲全陷入掌心。“镖局是北斗一手建立的，成就也是北斗带起的，名号是他率弟兄打下的，居然有脸说他是外人？！”“现在局里一片混乱。”豪哥看了都没力。“有的弟兄是追随总镖头到底的死忠派，有的则是见风转舵的海叔派。偏偏总镖头人单势孤，比不上海叔那混蛋的背后支持者端王”“豪哥！”北斗杀气十足的怒吼，震得人人耳朵发麻。

“北斗，你要做什么？”百灵心惊胆战地看着他取出卧榻上的长包袱，愤恨地解开布条。

“我自己的镖局，竟然不准我踏进去？！”他倒要看看那些小人有多大的能耐。

“北斗……”百灵看见七星蟠龙刀由布条内展现时，脸上血色尽失。“你和他们……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判吗？”“不是总镖头不肯，是他们连谈的机会也不给咱们！”豪哥提起这件事就火。“总镖头原本甚至计画好，凡是悔过者一律既往不咎，镖局照样接纳他们，可是那帮王八蛋简直欺人太甚！”“豪哥，叫下头的人准备一下，咱们要决一死战！”要抢他的镖局，就拿命来换！

“等等，北斗！”百灵顽强地死抓着他的衣袖。

“别拦我！”“我不拦你，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这不是去玩、去看戏，

别凑热闹！”“我算是北斗镖局的女主人吧，我为什么不能去？！”要比顽固，她的能耐绝不输北斗。

北斗低咒一声，再度投降，用力牵起她的小手前往镖局。

快马抵达镖局门口时，百灵才确实明白事情有多严重。北斗这方的人马几乎全是十年前一起改邪归正的山贼弟兄，如今个个驾马带刀，气势活像江洋大盗下山打劫。海叔负责堵守大门的手下个个都是没见过大世面的镖师，一看北斗卷土重来的这副阵仗，两腿都开始打颤。

“你们要拦、要让，自行决定。若不小心死在我马蹄下，概不负责！”北斗一喝，一夹马腹直接杀往门内，凶猛的骏马不顾一切冲往屋里，吓得喝酒聊天的海叔及手下们魂飞魄散。

“左北斗，你……你放肆！”海叔一时还回不了神，结结巴巴地说着。

北斗冷哼，抱着百灵翻身下马。“怎么，没想到我会突破你的人马直接杀进来吗？”“来人！来人哪！”海叔愤怒地拍桌大喝，立刻冲出一群身手矫健的侍卫。

百灵不可置信地眨眨眼，这几个侍卫看来好眼熟。

“可别当着我的面吓得尿裤子了，海叔。”阴狠的笑容在北斗脸上浮现。

“谁是你海叔，叫我海大爷！”百灵皱起眉头。这个嘴上一撮胡子的中年男子，小头锐面，斯文相中流气十足，开口讲的话更是臭屁到极点。这家伙根本不是成大器的料，当个狗头军师比较恰当。

“你们这几个，”北斗环顾同站海叔那方的背叛镖师，其中还不乏他视为心腹的高手。“居然把我的镖局和你们的良心一起卖了！”亏他还曾掏心挖肺地与这几个称兄道弟。

“你怎么不扪心自问，你配不配当一名总镖头？”几名站在海叔那方的重要镖师群起抗议。“京里有一百五十万两的红货正等着你处理，你却率着大队亲信下江南去抢亲，你把我们看做什么了！”“哟，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有关大局的能耐，可以放手让你们亲自承接重要委托。

没想到你们还是一群大事小事要我关照才行的小毛头。”北斗笑得好不轻蔑。

“你……”大伙气在心头，却无力反驳。

“而且北斗没有抢亲，我本来就想嫁给他，是自愿的！”这时众人才发觉别扭的北斗身旁站着个娇小娃儿，昂首睥睨地大胆发言。

“百灵格格！”“她不是端王爷的……”海叔赶紧嘘了属下一声。他没想到他的后台端王爷的么女会站在北斗那方，也没料到她会跟着跑到这儿来。

“不知百灵格格驾到，有失远迎，请格格见谅。”海叔马上换副必恭必敬的和蔼笑容，请她上座。

“你身为北斗信任的左右手，为什么要篡夺他的镖局？”百灵叉腰立在原地，展现正义侠士的气魄。

“格格，您有所不知，这左北斗并非善类”“老子去你妈的王八蛋！你当年穷途潦倒差点死在路边的时候，是谁给你饭吃、给你床睡、还让你在局里做管帐工作的？”豪哥忍无可忍地指着海叔破口大骂。

“如今你也有脸说总镖头并非善类？”站在北斗这方的弟兄火得几乎要上前宰人。

高张的紧张气氛被北斗一手拦下。

他自己原本也快气爆了，却在百灵倨傲地站在他同一线抗辩的刹那，

温暖的情绪融化了凶狠的怒气，恢复冷静。

“这样吧，我们不妨做最后一次的谈判。你们说说，到底对我有何不满、我愧对了你们什么，足以让你们一个个都倒向海叔那方。只要能给我个心服口服的理由，这个北斗镖局就任你们宰割。”他抽刀狠手一甩，整把骇人的七星蟠龙霍然钉在地上，如同立誓的证明。

“总镖头！”北斗这方的人最感震惊。

大伙多年来的奋斗与心血结晶，难道真要就此拱手奉送？“当年我和这群弟兄拚了老命才打下今日江山，若是就此丢了整间镖局，我就让它丢了！”北斗的表情愈来愈慑人。“丢了这里，我照样可以再建第二个、第三个北斗镖局。给我个理由，我马上把这整间空壳让给你们！”霎时海叔的人马哑口无言。

他们之所以会倒向海叔，一是被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鼓动；二是贪图海叔背后撑腰的端王府的权势与财富。真要说北斗有什么不好，恐怕也只有海叔拚命挑拨的那一点。

一见人心动摇，海叔马上发动攻势挽救。

“左北斗，你以为你是凭什么才有今日的成就？要不是我以一介文士的优异资质坐镇局里打点一切，凭你的草莽性格能成大事吗？”“我承认你有管理镖局的本事，但你没有统御大局、开疆辟土的能耐。”不是人人都有天分坐上最高的位置。

“你也没有，左北斗。你靠的也不过是鲁莽和蛮力，更何况你一点涵养也没有、地位卑贱、出身平庸”“你何不先秤秤自己的斤两再说！”百灵气得咬牙切齿。

“格格，您根本不明白他的真面目！”海叔像是让妖魔现形的疯狂道士。

“左北斗和他那群弟兄全是落霸山的山贼呀！”“对，山贼！”原本有些动摇的叛徒们立刻恢复顽强气势，紧咬这点不放。

“我们可以为镖局卖命，但我们不屑做山贼的爪牙！”“胡说八道！”百灵几乎要冲上去抓烂他们的脸。

“冷静点，娃娃。”北斗箝住她张牙舞爪的攻势。“我都还没发火，你气什么？”“什么叫作山贼的爪牙！北斗有叫你们去偷、去抢过吗？他有拿刀架在别人脖子上威胁非把生意委托给他不可吗？他们都已经改邪归正，你们还有什么好啰唆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们难道就没听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攻讦北斗。

“格格，我说句坦白话。”海叔正义凛然地迈前一步。“左北斗的山贼性格是改不了了，否则他怎会丧尽天良地破坏您的婚事，抢亲掳人？”百灵的脾气完全爆炸。“我跟你说过他没有抢亲，是我自愿要嫁给他的！”她猛然挣脱北斗的双手，冲往海叔大展鹰爪神功，野猫似地拚命攻击他的臭脸。

“格格，海叔说得没错，他们确实是山贼。”“乱讲乱讲乱讲！”她发狂地抓得海叔抱头鼠窜，旁人又不敢冒犯地制止她。“北斗早已不是山贼，你才是贼！背着北斗偷他镖局的恶贼！”“格格，请停手！格格！”海叔满脸满手花乱的爪痕，高声求饶。

众人全都吓傻了眼。拿着刀来讨伐叛徒的弟兄们愣在原地，手无寸铁的百灵却杀得对方呼爹喊娘。

“好了，娃娃。”北斗带着大大的笑容轻松抓她到怀里。“我相信他已经‘没脸’做人了。”“何止没脸，如果你胆敢再污辱北斗，本格格就让你没命！”

她愤恨地腾空踢着两只小脚。“放开我！北斗。”她要踹死海叔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偷。

“豪哥，我们……撤退！”北斗箝着百灵，笑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嗯……”豪哥颇富哲理地支着下巴点头。“倘若咱们仍在虎霸山里做山贼，格格不失为押寨夫人的最佳人选。”

深夜的客栈卧榻上，才刚翻云覆雨完的身躯缠绵地搂抱在一起。

一想到早上到镖局时引发的闹剧，北斗到现在仍会会心微笑。

“你在笑什么？”他轻抚怀中佳人红艳而慵懒的娇颜。想到她的梦幻神情与全然的满足都是因他而起，一股纯男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你都不担心吗？”“担心什么？”他将口鼻埋入她的颈窝，深深嗅闻她甜美的气息。

“万一镖局真的没了，怎么办？”“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当他知道镖师们倒戈的关键是在于他曾为山贼的过往时，他就知道他赢了。因为他决定接受元卿的要挟，成为他的秘密帮手，届时由皇上亲下的功勋与恩赦，将会一举击溃海叔造反的立场。

“真的？”“你怕我没了镖局，就一事无成？”“就算你一事无成，我也不在乎。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别人拿你的过去一再打击你，否定你所有的努力。”他深深凝视她担忧的双眸，一阵阵难以言喻的狂潮在内心翻涌。

百灵从未嫌弃过他的贫穷、他的出身平庸，也未曾看轻他经营镖局的小小成就，知道了他当过山贼的过往也不曾鄙视他、排拒他。为了他，不顾面子地亲口大胆告白；为了他，以格格的身分纡贵降贵地扮妓女，不顾一切地赶到地牢救人；为了他，和镖局的叛徒们对骂，大打出手。

他何德何能，竟会得到如此的宝贝。

“还有……”她深深叹息。“抢亲的事也很伤脑筋，这项谣言实在太过分了。”“我不在乎，你就当我真的抢亲掳人吧。”“我在乎，我不要你莫名其妙地背黑锅、扮坏人。”“娃娃……”他笑着将她的身子揉进怀里。

“我发觉你没有我还是不行的。”她很认真地微微推开他的肩头。“很多该在乎的事你老是马马虎虎，难怪会引人误解，散布流言。”“那你打算怎么解决？”他吮吮着她细白的肩头。

“我想和你一起回端王府一趟。”“回去？”他愕然抬头。

“我阿玛恐怕不会因为我已非完璧就放弃替我婚配，他一定会再找一个有利的对象，拿我当工具一样的嫁出去。想要和你在一起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断绝我和端王府的关系。”北斗从没想过这些话会出自她的口中。

“我豁出去了。反正嫁人就是一段新人生的开始，没了格格的头衔和家世也无妨。

虽然我和家人断了关系，但不代表就断了亲情，如果他们想念我，还是可以来找我聊聊的。”北斗不知该如何开口，也不知该不该告诉她这项行动背后会替他带来多大的解脱。

他可以永远得到百灵，却再也不必担心端王爷会趁此关系掌控他的一切。

“这样你就不再是个抢亲的莽汉，而是和我私奔的情人。”她开始闪露梦

幻的眸光。

“私奔……你不觉得我们这一路上的艰辛，真的很像一对私奔的苦命情人吗？”“我的天哪！”他埋首到她怀中不住发笑。“你又来了。”“所以我们早点找一天回府里去”突来的抽息中断了她的伟大计谋。“北斗？”“一切都听你的。”他专注地品尝着柔嫩的蓓蕾，享受雪色乳房的丰润。

“我们应该先讨论……回去和我家人对谈的问题。我担心……”在她臀上不住摩挲的大掌，突然放任一只修长手指探入其间。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他狂野地吮嚼她的喉咙，将她的娇躯紧压在他胸膛上。

“你在干什么……”之前的狂欢已经让她筋疲力竭，他居然现在又士气高昂地打算再度开战。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没有你还是不行的。”他开心地撩拨着她嫩弱而敏感的核心，让她无可自制地在他身上拱起玉体，无助地迎接他的蹂躏。

什么镖局、什么抢亲的谣言，一切都不重要了。拥有百灵，胜过拥有全世界。

端王府百灵静静地坐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厅里，等着在书房里和阿玛极力抗辩的北斗出来，从此告别府里的一切。

北斗不知道她有多害怕和他一同踏进这府里，她也不敢说。她怕的不是向阿玛提出断绝父女关系、被逐出家门的事，而是……“格格？”“啊！”她被身旁淑儿的低唤猛然吓了一跳。

“你这是干嘛呀？”莫名其妙地吓成这样，她又不是突然才站在这儿。“左北斗为何这么久了还没出来？”“可能……和阿玛谈得不是很顺利吧。”她心不在焉地转着眼睛东看西看。

“你从一回来就怪怪的，到底在怕什么呀？”看了就教人不耐烦。

“喔，没有。”原来她的表现那么明显。“淑儿，如果我真的被逐出家门，你怎么办？”“你说呢？”她冷眼斜睨百灵担忧的神情。

“我……我是很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作伴，可是如果你觉得留在王府的生活比较好，我可以安排你到四姨娘身边。她大概是府里脾气最好、最容易伺候的一个。”“是吗？”“那你说说看，你希望归入谁的名下，我尽量替你安排。”淑儿面无表情地瞪了她许久。“你知道一只鸡要多少钱吗？”“啊？鸡是一只一只算的？”不是几只鸡腿、几条脖子地要吃什么算什么吗？“那你知道一匹上等蓝绸要多少钱吗？”她摇摇头。“等师傅把尺寸量好、衣服做好再算不就得了？”“你知道锅碗瓢盆、筷子铲子汤匙在厨房里什么时候该用哪个？知不知道清蒸大闸蟹时要水烫螃蟹、翻眼冒泡、剔肉取膏？”百灵的头像博浪鼓似的一路摇到底。

“我才随便问问你就答得一塌糊涂，你这样还能做人家的媳妇吗？更何况嫁入左家后你既要侍奉公婆、应对兄嫂，又想跟左北斗闯荡江湖，你有那本事吗？有那常识吗？”百灵摇着头快昏了才停下来叹息。“那该怎么办？”“你这白痴除了靠我，还能靠谁！”淑儿不屑地一哼。

百灵愣了许久才转回脑筋。“淑儿，你愿意跟我一起走？”“算我命苦，只好一辈子委屈到底。”“淑儿！”百灵高兴地由椅子上弹起，勾抱住她的颈

子，又叫又跳。“我一直担心你要是不肯跟我该怎么办，我又没有什么好处能说服你。”“放手啦，一个主子对下人搂搂抱抱成何体统！”羞死人了。

“我们不光是主仆啊。”还是亲姊妹。她开心得不得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孩子气。”如冰一般的低语淡漠地由门口传入。

百灵还未回头，就认出这声音出自何人。她不想回头，不敢回头，却不能不这么做。

“小姑姑……”这一见，百灵差点在颐琳冷艳雍容的气势下无地自容。

“颐琳格格吉祥。”淑儿立即跪安。

颐琳极其轻淡地扫了一眼，继续冷睇百灵。“跟了左北斗之后，生活如何？”“我……我觉得很满足了。”她只需要北斗，其余的世俗条件都不在乎。

“是吗？”颐琳脸上的神情几乎辨不出是有笑或没笑。

“娃娃，我们回去吧！”北斗快步跨入的刹那，百灵几乎血液冻结。

她一直害怕的时刻还是来临了。

北斗愣了一会儿，淡淡地勾起嘴角。“走吧，娃娃。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格格，回去专心当这小老百姓的宝贝吧！”“北斗！”他像是没看见颐琳这个人似的，开心地牵起百灵向外走去。

“等一下！北斗。”他居然完全不跟小姑姑打招呼。

“百灵！”行经庭院，百灵的另一只手臂猛然被人攥住。

“小哥！”“你真要跟这家伙走？你真的要完全脱离这个家？”百祺追得满头大汗。他没想到阿玛和左北斗在书房吵到最后的结论，竟是真的要撵百灵出门。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就在书房里看他们吵，怎么会不知道！”“百祺老弟，我这宝贝的心思可是很纤细的。别那么粗暴，会吓坏她的。”北斗语调懒散却独占欲十足地拉百灵入怀。

“北斗！”在小哥面前他也照敢放肆。

百祺冷静地调匀喘息。“百灵，我要私下和你谈谈。”“你要，她不要。”北斗哼哼一笑。好个臭屁的贝勒爷。

“北斗！”她难堪地捶他一拳。“你和淑儿先去大门口等我，我一会儿就来。”北斗一脸不甘不愿地悻悻地离去，留下兄妹俩在庭院中。

许久的沉默中，百灵一直咬着下唇，低头绞手。

“你还在讨厌我吗？”百祺轻柔地问。

她其实没有真的讨厌小哥，上次是因为一时激动，才会又哭又骂的说出蠢话。结果，让自己尴尬得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我们讲和，好不好？”她实在抗拒不了小哥的温柔太久，诚恳地点点头。

“你真的要为了那个左北斗而离开我们吗？”她仍旧垂着双眼点头。

“你为了跟他，连阿玛和额娘都不要了？连小哥都不要了？”“如果你们想念我，我很欢迎你们来看看我。可是……我不会再踏进王府一步，也不再做格格了。”免得大家不是辱骂北斗抢亲，就是说他为了攀权附势，强娶格格。

“你真的很喜欢他吧。”“嗯。”此刻她脸上漾起的花般笑靥，美丽得令人悸动。

百祺无奈又疼惜的一叹，由怀中抽出一份绣金大帖。“既然如此，我再多说也没什么用了。这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贺礼吧。”“这是什么？”她不解地

接过。

“这是左北斗半年前提亲时下的龙凤帖。”贵族结亲，按大清规矩必有一道过帖的程序。精工细裱的龙凤帖内记有婚配男女的生辰年月，随即才是放大定的工作——下聘礼。

然而这本北斗半年前提亲的龙凤帖内，记的竟是她和北斗的生辰。

“这……不是小姑姑和他的生辰？”“左北斗一开始就和阿玛讲明要娶你为妻，可是阿玛只交代要我们准备婚礼，没有说他娶的将是谁。小姑姑一直对左北斗有意思，就以为他要娶的是她。直到她看到龙凤帖的时候，才知道新娘不是她。”“小姑姑一直喜欢北斗？”她震惊地瞪大双眼。

百祺苦笑。“所以你要谅解她在左北斗下聘时做出的疯狂举动。若不让他难堪，高傲的小姑姑面子哪里挂得住。”而北斗竟然默默承受这份羞辱和她顽固的误解。“小哥，我……”“可别怨小姑姑喔。”他爱怜地捏捏她发红的小鼻子。“她准备替你嫁往云南，又专程找左北斗去护送你，就已经是在向你致歉了。”可是她刚才对小姑姑的态度却畏缩得几近排斥、疏离。

“好了，我得去打点小姑姑出嫁的事宜，免得时间一直延误下去。”他老被挑来做送嫁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自己保重。”“小哥！”她激切地抱着龙凤帖唤向他的背影。“你有空一定要来看我喔！”百祺只是笑笑，消失花丛林荫中。

“去他妈的混蛋元卿！我最近光是整顿镖局和筹办婚礼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居然这时候叫我去关外替他执行查办的密令！”“北斗，你讲脏话！”百灵坐在客栈上房内严厉指控。

“好嘛，人家再也不敢了。”他乘机突袭她的红唇，轻轻盗走一个吻。

“你……”“你在干什么？”他由百灵身后搂着她摇啊摇的，鼻子贴在她的颈窝旁。

“我在分析一件暧昧的事。”“喔？赶快告诉我。”他好兴奋。

“你觉不觉得容贵姑娘要我把二哥的信交给元卿贝勒，很不可思议？”

“喔……”他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你听我说嘛。”换她兴奋地追他到内房里。“我觉得这三人的关系很不寻常，恐怕是两男争一女的三角恋情。”“啊啊啊……”他快没力气了。

“我猜呀，我二哥太痴恋容贵姑娘，可是她不领情，只想自由独立。元卿贝勒也是一个多情种子，爱慕她却只能做她的朋友，成不了情人。所以容贵姑娘一有事情要麻烦他时，他都会无怨无悔的……北斗！不要装睡！”她火大地捶打突然倒在床上的死人。

“你饶了我吧。”“我在跟你讲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那么爱胡思乱想、多管闲事？”他霍然坐起身子，将她夹在双腿间。

“我关心他们啊。”“你干嘛老爱浪费心思在外人身上？”“哪有浪费，这些付出都很有代价的。”她站在他身前合掌梦呓，“像是淑儿，你不觉得她改变了很多吗？”“喔？”他紧搂百灵的纤腰，下巴枕在她胸口上专心听讲。

“她的态度虽然和过去没啥两样，可是以前她都只会顾虑自己，现在她会考量到我。

你看，这不就是对人付出关怀最无上的回馈吗？”“嗯，娃娃真伟大。”他只是笑。他喜欢看她双眸发亮的模样，透过她无邪的眼眸，世界仿佛是美好的。

元卿问过他，把她瞒在百衲利用她送政治密函的鼓里好吗？不让她知道端王爷有多想利用她来掌控北斗镖局行吗？不说明容贵的真实身分有多可怖对吗？他不在乎。既然百灵喜欢作梦，就让她开心的沉醉下去吧。再卑鄙的人，在她眼中都有良善的一面；再贫贱的人，在她眼中都有无价的地位。

他愿意一辈子做她的封印，将世上一切的丑恶、贪婪、诡诈全隔绝在外。他愿意一辈子听她对人间怀抱的希望与理想，愿意一辈子和她沉醉在梦里。

“所以，我倒希望你接下元卿贝勒委托你的任务，我们也可以顺便到关外玩玩。”“我的小祖宗，我若接下任务就等于是去办公事，哪有玩玩的余地？”“一边玩一边办啊。”“拜托，你也把我想得太神了吧。”他埋头闷在她怀里呻吟。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耐。”她笑得好有自信。“因为现在你有了我这位霹雳搭文件，再困难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都只是芝麻绿豆小事罢了。”她还没开始办事，就已经摆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傲劲儿。

“有道理。”北斗抬头邪邪的笑。“可是关外异族众多，大盗横行，那儿的危险可不比江南。”“有狂刀北斗在，怕什么！”自从打扬州一路冒险犯难、平安归来之后，她就跩得愈来愈不知死活。

“我上次教你防身的擒拿法练得如何了？”他挑眉一问，立刻戳破她的牛皮。

“那个……不重要，有你那把七星蟠龙就够教敌人丧胆。”“万一只有你一个人被捕呢？”“你会来救我。”“在我来之前呢？你怎么脱困？”“我可以……那个……以智能和胆量取胜。”有点快掰不下去了。

“喔，要是碰到这种状况呢？”他拍拍被他以幔绳悄悄绑在一起的两只小手。

“你什么时候弄的？”她惊讶地用力扭转着双手，腕上的绳子却愈绞愈紧。“你怎么可以这样？还不快放开我！”“我现在要亲自示范行经关外可能的危机。”他霍地扒开衣衫，暴露精壮的胸膛。

“北斗，快点解开啦！”“我不是北斗，我是关外专门辣手摧花的霸王。”他轻轻勾起百灵双腕上的死结，将她拖上床。“来吧，小美人，今夜你是我的俘虏了。”“我才不要跟你玩无聊游戏，快点解开我！”他歹毒地笑着解开她所有的衣扣，直到她全身上下只剩下腕上死紧的绳索。

床幔之内，迅速掀起激切狂野的梦，一切甜蜜尽在不言中。

——全书完——

